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字数 138,000

1974年4月第1版 197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315 定价: 0.47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在“自由”的泥潭中

——评《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常 峰（1）

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苏修电影剧本）……（11）

贝特西（美国长篇小说·梗概）……（165）

不良少年（日本中篇小说·梗概）……（183）

苏修文艺动态（3则）……（163）

美国文艺动态（3则）……（181）

日本文艺动态（3则）……（188）

在“自由”的泥潭中

——评《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常 峰

一九七三年七月，莫斯科吹吹打打地又搞了一次“国际电影节”。苏修一部影片得头奖。该片的名字就叫：《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苏修舆论界很为这部影片鼓噪了一阵子。说什么这是“我们电影的十分巨大的成就”，宣称“革命是影片的主题，政治是它的内容”云云。

今日之莫斯科竟摄制了一部“主题”“革命”的电影，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把本子拿来一看，原来又是一场骗局。说“政治是它的内容”是不错的；说“革命是影片的主题”则未免令人嗤之以鼻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的作者虽然煞费苦心地在影片主人公房间里挂上一张列宁的照片，但是他所竭力表现的主题却是对列宁的教

导的直接背叛，对革命的直接背叛。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多少年以来，在苏修叛徒集团那里，“革命”已经成为反革命的同义语了。这部影片的主题恰恰是反对革命，镇压革命。它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的产物，是为这条路线制造舆论的。

该片完全歪曲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它杜撰的情节是，拉美某国共产党议员拉米列斯、康杰、卡列拉等“被控为煽动军事叛乱罪”而被反动当局逮捕了。面对着法西斯政权制造的白色恐怖，共产党内出现了矛盾。矛盾的一方以弗兰西斯科、他的妻子玛利娅和党书记诺维拉为代表，反对群众运动，反对武装斗争，而主张以“忍耐”和“缓慢的劳动”达到目的。矛盾另一方以别涅季克托为代表，“急躁和狂暴”，主张以绑架和暗杀活动进行报复。结局是作者出于政治目的安排好的：前者化了四年时间，挖了一条通向囚室的地道，几经挫折，终于救出被捕议员，得到胜利。作为反衬，后者先是绑架陆军部长的哥哥作人质换取释放被捕议员未遂，后来又冒险暗杀陆军部长，杀人未成，自杀身亡。影片正是在比较对照中歌颂了这样一个主题：为自由而作的斗争，不只需要英勇牺牲的热情，它更需要忍耐、坚持、精细而又缓慢的劳动。谁都不会误解，这正是作者竭力向人们兜售的那条所谓“革命”的“政治”路线。

为了让这个“忍耐”和“缓慢”取得视觉上的效果，如此简单的情节，竟被拉拉扯扯地搞了上下两部。年纪轻轻的玛利娅也因此而闹了个“高堂明镜悲白发”，差点为了头发变白被弗兰西

斯科丢掉。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条长仅八十七公尺的地道，三易其人，还死了一个，竟挖了四年之久……。“忍耐”啊，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只有“忍耐”才能“自由”，阿门！

历来的宗教都把“忍耐”当做愚民的主要信条。佛教有所谓“娑婆世界”（按：“娑婆”即“能忍受”之意），据说那里的众生由于受到释迦牟尼的教化而能忍受种种苦难和烦恼。现在，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千世界”，苏修叛徒集团多么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学会“忍耐”啊！

为了证明“忍耐”和“缓慢”的必要性，影片作者站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立场上，用歇斯底里的白色恐怖来吓唬群众，并且把引起白色恐怖的原因归之于“山里有共产党的队伍在活动”。

看吧，一个“小伙子两手抱头，跌跌撞撞地走着，在水泥场地上留下赤褐色的血迹。”“一个姑娘被两个警察抓着头发，拖到燃烧着的汽车跟前”。“接着，从窗户里又飞出一个人来，未必是他自己决定跳窗的”。在刑讯室里，上了电刑的人们，“身子佝偻成两半，象一条扔在船甲板上的鲭鱼，或者象一只在柏油马路上被汽车辗过的猫一样。”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露骨的、本能的恐惧。”在这部影片中出现的十几个有名有姓的“革命者”，其中的大多数被枪杀、活埋、击毙，充满了血淋淋的恐怖场面。而所有这些被作者用来制造死亡恐怖的人们，除了别涅季克托，都被影片别有用心地表现为共产党搞武装斗争的“无辜”牺牲品。请看一个被捕的“共产党议员”与检查官的一段对话：

检查官：“你否认山里有共产党的队伍在活动？”

拉米列斯：“……为什么您认为山里的游击队——全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呢？……把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都看做共产党员，这是不对的。如今每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请看这个叫做“共产党员”的议员同武装斗争的界限划得多么清楚！而那位名叫康杰的议员一听到“被控为煽动军事叛乱”，赶紧“用一双手掌捂住耳朵”。多么“圣洁”的人啊！他们本来在一门心思地走“议会道路”，搞“和平过渡”，怎么想得到会有人去搞暴力革命呢？作者替他们抱屈，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我们看来，这里却提出了一个历史学上的老问题：究竟是压迫引起反抗，还是反抗引起压迫？究竟是暴力镇压引起暴力革命，还是暴力革命引起暴力镇压？千百年以来的反动剥削阶级都主张并宣扬后者。被苏修叛徒集团捧上了天的孔老二不就认为“君子中庸，小人中不中庸”么？这就是说，剥削者都讲“仁爱和平”，只有被剥削者才喜欢斗争，喜欢造反，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搞乱了。看来，剧本作者和他的后台勃列日涅夫一伙正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但是，如簧的巧舌却掩盖不了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历史上所有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是依靠反革命暴力维持其统治的。劳动人民之所以拿起枪来闹革命完全是剥削阶级教会的。这就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什么不公平呢？就拿拉丁美洲来说，为什么会响起暴力革命的枪声？还不是因为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勾结各国反动派对人

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压榨和暴力镇压的结果么！以巴西为例，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一千二百万农民完全没有土地，而十万个庄园主却拥有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法西斯政权又榨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广大农民只好离乡背井、乞讨流浪，到荒无人烟的山区去开垦荒地。可是，一待他们以自己的双手开垦了土地，嗜血成性的大庄园主就拿出反动政府发给的所谓“证件”，依仗反动军警或武装打手，烧掉农民的房屋，把他们赶走，稍有反抗即进行血腥镇压。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愤然拿起砍刀和鸟枪，同反动军警英勇搏斗。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历史的规律，革命的真理。

用反动派的血腥恐怖吓唬群众，借口“避免牺牲”反对人民拿起武器，这是新老机会主义者的惯用伎俩，实际上是要人民永远“忍耐”于当牛做马的奴隶地位，永远忍受“缓慢”的无限制的痛苦和牺牲，永远不准革命。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暴力革命所引起的分秒阵痛，无论如何总比旧社会“缓慢”的痛苦和牺牲少得多。列宁说得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受无数的牺牲。”在革命斗争中，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是对的。但宣传完全避免牺牲则无异于从根本上取消革命。影片鼓吹的“忍耐”和“缓慢”正是以取消革命为宗旨的。然而革命真的会被“取消”掉吗？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有。血腥恐怖吓不倒要革命的人民，“忍耐”和“缓慢”也骗不了要革命的人民！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告诉人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

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这个真理当然不是一部颠倒是非的电影所能够抹杀的。

但影片作者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为了给那条“忍耐”和“缓慢”的机会主义道路制造根据，不惜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影片中挖地道的组织者诺维拉是这样说的：“潘乔，我们这件事（按：指挖地道）……其意义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党需要清醒的头脑……极端派分子能够毁灭党，就象在印度尼西亚那样。当然还不仅在那里。”

在印度尼西亚究竟发生了什么？正如印尼中央政治局的《自我批评》指出的，造成印尼人民和印尼共产党人在一九六五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面前毫无准备，致使几十万印尼人民优秀儿女惨遭屠杀的，不是别的，正是印尼共五届四中全会不加批判地通过了同意苏修二十大路线的报告，并把“通过议会道路、以和平方式达到社会主义”作为党的路线。这也正是影片以形象表现的那条“忍耐、坚持、精细而又缓慢”的路线。这条错误路线染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而苏修叛徒集团正是间接的刽子手。印尼共产党人早已唾弃了什么“忍耐”和“缓慢”的鬼话，正在武装革命的旗帜下阔步前进，他们的行动是对这部反动电影的最有力的批判！

“当然还不仅在那里。”还有哪里？大约是智利吧？智利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后，曾幻想过可以这样平平稳稳地搞社会主义，苏修叛徒集团也曾利用这个“经验”又一次地宣传过“和平过渡”

路线。结果如何呢？有目共睹，结果是阿连德总统在反革命的暴力下饮弹身亡。阿连德总统显然不是什么“极端派分子”，他的牺牲使拉丁美洲人民得到一个血的教训：为了反对枪杆子就要拿起枪杆子。如今，甚至象阿连德夫人都认识到，应该“把人民武装起来”，而苏修叛徒们却仍然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这儿武器不派什么用场”。但奇怪的是，他们一面宣扬“武器不派什么用场”，一面又以自己的军火源源不断地供给拉美各国反动派。原来反动派需要武器，人民不需要武器！用意何在，昭然若揭。

影片另一个卑劣的手法，是以反对“极端派分子”的名义反对一切武装革命，或者说将一切主张武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歪曲成别涅季克托式的“极端派分子”加以否定。

在影片中，别涅季克托被表现为疯狂的个人复仇主义者。议员被捕，他主张以绑架敌人的办法来调换。父亲被杀，更如火上加油，使他下决心非杀死陆军部长不可。影片作者以卑鄙的欣赏态度，对他的死不惜以长得令人厌烦的镜头加以渲染。意在告诉人们，凡是搞暴力革命的都没有好结果。这是一种流氓和无赖的逻辑：别涅季克托主张暴力——别涅季克托错了——因此一切主张暴力的都错了。

稍有革命常识的人都不难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和别涅季克托式的恐怖主义之间划清界限。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反对以个人暗杀和绑架的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反对个人或少数人脱离群众的冒险恐怖行动，因为这种做法有损于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列宁就在许多著作中痛斥过民意党人

所采用、后来又为社会革命党人所继续采用的那种个人恐怖策略，指出以这种策略代替群众斗争，只能危害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应当由密谋家而应当由依靠工人运动的革命党来进行。”因为这种密谋家的活动同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毫无共同之处。恰好相反，它正是“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另一个极端的产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因此别涅季克托这个苦果子，还是修正主义的先生们自己吃下去的好！

影片作者煞费苦心地杜撰一个别涅季克托来作为弗兰西斯科的反衬，其目的很显然。第一，通过别涅季克托这个捏造出来的形象影射和攻击拉美广大革命共产党人，诽谤和诋毁他们选择的武装斗争的道路。第二，企图把他们拉到弗兰西斯科那条“地道”里去，走“和平过渡”的道路，以便埋葬拉美人民革命。因此作者就不惜以极卑污的语言通过辱骂别涅季克托来发泄苏修叛徒们对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的刻骨仇恨。什么“点缀人世间的疯子”呀，什么“害了自己，也要害了我们大伙儿”呀，什么“他自己需要”死呀，……。但是，别涅季克托既然同拉美革命者毫无共同之处，那末，这种种恶毒的咒骂，便只能奉还给苏修的大人先生们。面对“天下大乱”的大好革命形势，正是苏修叛徒们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成了“点缀人世间的疯子”。因为只有疯子才会相信这样的白日梦：通过处死一个伪造的别涅季克托就能够扼杀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运动。

那么，这条经过正、反面烘托的弗兰西斯科的“地道”即“忍

耐”的路线通向何处？据说通向一个叫做“自由”的理想王国。那个为了挖地道而活活累死的矿工卡尔洛斯，作为作者的传声筒，不是嚷嚷着“为革命！为自由”干杯吗？那个迫不及待地表白自己同武装斗争毫无关系的议员拉米列斯不也说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吗？可见影片是把“自由”当作“革命”的纲领提出来的。难怪它的题目也叫《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人们知道，自由同民主一样，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在不同阶级的手里有着不同的内容。“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人到处都以主人的资格来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于温和的、规规矩矩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在和平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微妙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这部电影根本不提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根本反对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反而把廉价的“自由”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只能暴露出苏修叛徒集团在这个“风暴时期”，也把它和各国反动派“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了。

事实正是如此。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自从篡党夺权以来，已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弄成了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企图用集中营、疯人院、苦役和流放来镇压苏联人民的新觉醒。对外，则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和扩张。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互相勾结，共同出钱、出枪，帮助各国反动

派镇压各国人民。害怕本国人民造反同害怕世界人民造反是一致的。镇压本国人民革命同镇压世界人民革命是一致的。而在这内外两个领域，廉价的“自由”和带血的刺刀都是可以交相为用的。

资产阶级用虚伪的“自由”的口号欺骗人民已经有几百年了。修正主义者用这个口号为资产阶级效劳也接近一个世纪了。历史证明，他们的下场都是不妙的。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列宁的论断来回答今天莫斯科的“自由”论者：“是呵，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向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向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向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广大亚、非、拉各国人民正在踢开苏修及其走狗们设置的种种泥潭和重重障碍，粉碎他们用以破坏革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拿起武器，一往无前地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在这熊熊的革命烈火中，苏修叛徒们必将在“自由”的泥潭中陷于灭顶之灾。对此，世界革命人民将鼓盆而歌！

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苏修电影剧本)

弗·叶若夫、弗·扎拉克雅维楚斯

黄色衬底的字幕:

“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国 会

国会大厦。上空飘扬着一面国旗，远处是起伏的群山。几个参议员沿着楼梯下来，其中年轻的阿里别托·拉米列斯，身材出众(镜头停止)。在呆照上，在拉米列斯的身上，出现一个十字架，仿佛是用浓颜料打上的。接着，在这个参议员的头上绕上一个圆圈。镜头下出现字幕：“共产党参议员阿里别托·拉米列斯，30岁”。

他在和一个同事谈话。那个人踮起脚尖，几乎俯在他的耳边，忧心忡忡地讲着什么。拉米列斯笑笑。

首 都

从高处，从鸟瞰的高度闪过大厦。群山。峭立的山峰。

国会旁的林荫大道

阿里别托·拉米列斯只剩下一个人了。他依然在笑，依然自由自在。他在林荫大道的背阴的一边，在浓密的法国梧桐树下，沿着议员汽车车站走着。远处，他看见一个头发浅黄的女人和一个手拿红色阳伞的小姑娘。

绿色衬底的字幕：

“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国会旁的林荫大道

女人向他招手。小女孩挣脱母亲，迎着他奔来。突然，出现三个男人。衣着、发式一模一样。他们遮住那把红阳伞。他们还未映在焦点上，由于光距过近，人已变形。

他们先给拉米列斯戴上手铐，然后一个人说：

“依法……”

拉米列斯：“什么法?! 你们发疯了! 我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委员!”

拉米列斯脸朝下栽倒在汽车里。他的两条长腿伸在汽车外面。那个坐在他身上的家伙，干脆用手拉着车门。汽车开动。红阳伞戳汽车的玻璃窗，戳了几下。一会儿给甩下了，完全甩下了。

红色衬底的字幕：

“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

国会旁的林荫大道

拉米列斯的那个同事，这时正在汽车中间绕来绕去。心事

重重。匆匆忙忙。(银幕下面的字幕：“参议员季耶若·冈扎列斯，35岁，激进行动党”。)

他拉开车门。坐在驾驶盘后面。从后面伸进四只大手，抓住他的肩膀和手腕。手铐咔嚓一响。(镜头停止。他的胸前出现一个圈着圆圈的十字叉。)

人行道上。海军陆战队的一队巡逻兵，慢悠悠地踱来踱去，缠住姑娘们，说些下流话。

国会。走廊

一个长着拳击家下颔的男人从电梯里走出。在他那精心刮过的脸上，凝结着神经质的微笑。(银幕下面的字幕：“共产党众议员瓦里杰尔·康杰，25岁”。稍后，也许是同时，出现了有圆圈的十字叉。)这个众议员的身边还有一个人物，但是我们只能瞧见他的一个肩膀和一部分面孔。康杰在厕所的门口停下，对他的同伴说：

康杰：“您要不要进去一下？”

同伴：“不。”

康杰：“小解一下也不要？”

同伴：“不，不。”

康杰(耸耸肩膀，表示歉意)：“我要进去一下！”

国会。厕所

康杰和同伴走到瓷砖的墙壁跟前。康杰抬起一只手。手腕上套着手铐的铁环。康杰举起手的时候，伴随他的那个特务也抬起了一只手，手铐的另一只铁环，就套在他那只手上。康杰的

手举到条纹的宽带前，整理领结。

国会。办公室

在一张大写字台的旁边，在一叠叠堆积的公文和信封中间，看得见一个花白卷发的脑袋和一张红润润的脸膛。（银幕下面有字幕：“共产党众议员哈克托·卡尔夏·弗列塔斯，56岁”。）电话铃响，弗列塔斯拿起话筒。（镜头停止。圆圈里有个十字叉）。他皱起眉头，嘿嘿冷笑，一边咳嗽，一边同那个看不见的对方交谈：

弗列塔斯：“您要警告我吗？……荒唐！……您，我的素不相识的亲爱的，这类玩笑，您选别的时间，找别的对象去……”

在他讲话时，他背后的房门打开了，两个穿灰西装的人走进办公室。

第一部

双层汽车房

一幢房子的白墙。显出一个墙洞——汽车房的“入口”。紧挨着有个两米宽的“出口”。这是双层汽车房。汽车房前，有几根冲洗汽车的水龙带，柱子和崭新的、摞成垛垛的汽车轮胎。前面的水泥场上，有肥皂水泡沫，这是汽车房的小伙计马努艾礼在给顾客洗刷汽车。汽车的窗子紧闭。驾驶盘后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的身旁有个男人，脑后满是汗水。在冲洗汽车的时候，那男人在翻阅报纸，汽车的窗子流着肥皂水。

男人手中的报纸

逮捕拉米列斯和康杰的照片。还有好些人在警察和士兵的包围之中。标题的个别词句：“参议员……”，“省里有300人……”，“秩序……”，“无政府状态……”，“未来……”。

双层汽车房

响起枪声。甚至在这儿，在关得严严实实的汽车里，在肥皂水流的冲击声下，也听得出这就是枪声。那男人抬起头，透过晶莹的肥皂泡沫，看见那个惊慌的小伙子——马努艾礼。（在银幕的肥皂水的画格下出现字幕：“马努艾礼，16岁。这个小青年很快要被打死”。）

双层汽车房。水晶宫

这里有个玻璃亭叫水晶宫，是建在汽车房内部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只床和一个小保险柜。还有一张床，稍许小一些。一架晶体管电视机摆得位置很适中，朝它一看，既可以看见“入口”，也可以看见“出口”。在两个洞洞里，仿佛在两块大银幕上，展现出汽车房前的小场地、两边房屋鳞次栉比的小巷（五颜六色的百叶窗关得严严的）、一家窗台上放着一只石膏白天鹅的药房、一个在围着铁栏杆的走廊上放中国风筝的混血小孩。

在银幕上，一个军人指手划脚，他的两手和上下颌有力地动着，没有声音。

银幕上的字幕：“陆军部长……”姓名无法看到。下面画格

的框边把他的姓名遮掉。面对电视机坐着一个女人，穿着一条破旧的白裤。她那栗色的长发，留下了用千百只卷发条卷过的波纹。（字幕：“玛利娅”。）

一个黝黑的男人，半躺在床上，一双浅色的眼睛，显出疲惫的神情。他在吃三明治，直接从铁罐头里喝着啤酒，眼睛望着那个将军的面孔。（他胸前的字幕：“弗兰西斯科”。顷刻，又出现一条字幕：“他也可以叫潘乔，这是小名”）。

弗兰西斯科没有从床上起来，就瞧见一个小伙子，向汽车房拐了过来。这小伙子两手抱头，跌跌撞撞地走着，在水泥场地上留下赤褐色的血迹。

坐在驾驶盘前的女人和手拿报纸的男人，默默地，惊惧地望着这个受伤的人。小伙子把臂肘支撑在汽车上，在肥皂泡沫里又留下咖啡色的痕迹。女人尖叫一声：“哎呀”。马努艾礼立刻用一股清爽的肥皂液把血迹冲掉。接着，他又把小伙子的后背和裤子冲了冲。

伤者摇摇晃晃地走进“入口”。

弗兰西斯科已经来到汽车跟前。那男人打开车窗，付给弗兰西斯科一些钱。弗兰西斯科只说了一声：

“请原谅。”

谁也不想责怪他：“是呀，是呀，这样的年头嘛。”

汽车开走了，也带走了音乐。

弗兰西斯科把“入口”处的红铁链挂了起来，一步跨上垫板，沉浸在汽车房的幽暗之中。他看见伤者躺在水泥池中的袋子上。玛利娅给他洗伤口。（出现字幕：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与今后的事件无任何关系。）然后，弗兰西斯科看见玛利娅朝那个陌生小伙子俯下身子。听到玛利娅的声音。

“好啦……会好的。”

洛兹高原

弗兰西斯科回想起洛兹高原和第一次的旅行。一条小河。他们捉到一条鱼，把鱼装在柳条篮子里，放在冷水中，这样，鱼儿到晚上也不会死掉。虽说它不能自由地游来游去，但还活着。他回想起玛利娅少女时代的双肩和她那无人吻过的双唇，还有第一次的抚爱柔情。玛利娅向他俯下身来，那时他总觉得，他在做不公道的事情，她的两眼闪出多么痛苦的神情！玛利娅说：

“潘乔，要把他运走……运出去……”

双层汽车房

玛利娅把陌生人运走了，但不知她往哪儿运去。弗兰西斯科放下链条，于是玛利娅把汽车开了出去。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汽车，有几十辆，弗兰西斯科只向她点了点头。人群的喧嚣声，警笛的尖叫声，打碎玻璃的哗啦声，一直没有停止。马努艾礼把血迹污染的袋子从水泥池收拾掉。

市内一条街。白天

几辆警用卡车横挡在马路上。从车上跳下宪兵和海军陆战队。马路中间，有一辆翻倒的小轿车在燃烧。几百名大学生和青年工人挥舞着拉米列斯的画像，高喊着：

喊声：“给众议员自由！给参议员自由！”

报 纸

逮捕拉米列斯的几幅新照片。而后，还有一些目前我们还不懂得什么人，字幕：“全国大逮捕，800多人被捕。”

喊声：“自由！……自……自……由……由……”

市内一条街。白天

街心火旁，愤怒的激情还没有安静下来。一个姑娘被两个警察抓着头发，拖到燃烧着的汽车跟前，她的棕黄色的长发，突然闪出光晕。

报 纸

头上发出光晕的那个姑娘出现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字幕一部分：“……共和国？”

印刷厂。白天

一所不大的印刷厂的几个狭窄的小房间。老工人艾尔涅斯托·列查多手里拿着一张刚刚印出的报纸，他向门口转过身，看见几个警察正在砸门。老头子用报纸遮住头，警棍又打在头发闪着光晕的姑娘身上。工人们把那些被永远禁止发行的报纸扔到窗外。这儿有皮诺索和卡尔西里。这两个人物，今后我们在那边，在公路上烈日炙烤的地方，还会遇到。警察冲了进来，挥舞着警棍，工人们和他们扭打，并把报纸一把一把地扔到窗外。

市内一条街。白天

从一幢破旧楼房的五层楼的窗户里，飞出一叠叠报纸，在寂静、无风的天气，报纸纷纷飘落在铁梯的栏杆上。接着，从窗户里又飞出一个人来，未必是他自己决定跳窗的。闪过一个青年的面孔。

双层汽车房

弗兰西斯科用海绵在揩一辆小轿车的挡风玻璃。汽车里坐着阿里方索·诺维拉。他从车窗递出一支香烟。

诺维拉：“要把米盖里·卡列拉送走。这是我们党唯一尚未被捕的书记。对他说两个字：‘贝壳’。这里有他的秘密住宅的地址。……然后我们把他弄到国外去。”

弗兰西斯科（喊了一声）。“马努艾礼！”（对诺维拉说）“让马努艾礼去……他已经不是新手了。”

马努艾礼跑过来。几辆摩托车从汽车房旁边急驰而过。弗兰西斯科把那支香烟交给马努艾礼。小伙子跑了。轻快。有弹力。

双层汽车房

水晶宫。将军无声地说着，两手作手势，表示自己对过去的愤怒，对未来的信心。两个男人望着屏幕。其中一个我们已经认识了。他是弗兰西斯科。第二个——一个戴墨黑大眼镜的小伙子，头发很长，留着北美式的发型。（字幕：“别涅季克托”。）

别涅季克托：“给我一辆‘穆斯登’。”

弗兰西斯科：“不行……”

将军在讲什么。两个男人望着屏幕。各自想自己的，说自己的。

别涅季克托：“你……不相信我？”

弗兰西斯科：“相信。”

别涅季克托：“给我一辆车子。用两天……送还。你怎么样？胆怯啦？”

弗兰西斯科没有回答。耸耸肩。说道：

“你把我烦死了……我说过了，现在顾不上这个……。”

弗兰西斯科望着那个在讲话的将军。听见别涅季克托站了起来，水晶宫的门在他身后啪地一声。看见他向“出口”走去。

双层汽车房附近的一条小巷

别涅季克托站在汽车房前的小场地上等候着。孩子在哭号，警笛在尖叫。开来一辆汽车。“穆斯登”。别涅季克托走到街上，说道：

“停住！”

“穆斯登”停下来。车里坐着玛利娅。她认出他，微微一笑。

玛利娅：“你好，别涅季克托！”

别涅季克托：“我在等你。你要把车子交给我！……我跟弗兰西斯科讲好了，……用两天，就还……”

玛利娅从汽车里出来。她信以为真。

玛利娅：“你要当心啊。”

别涅季克托坐上汽车。对着车窗真诚地说：

“我会想着你。这是有好处的。”

弗兰西斯科奔到水泥场上，看见“穆斯登”一闪就不见了。

新建住宅区的一条小巷。白天

马努艾礼沿着空荡荡的人行道奔跑着。眼望着一户户的门牌号码。他开始走了。浑身汗水涔涔。右边有一幢房子是门牌17号。

米盖里·卡列拉迎面走来。（他们还不相识。他们将在楼上相识。）卡列拉放慢脚步。（银幕下面的字幕：“参议员米盖里·卡列拉”。）他手里拎着一个公事包。他准是想把小伙子放过去。他甚至走过了自己的家门。马努艾礼看来没有发觉卡列拉有可疑之处。他走进大门。

卡列拉的家。白天

马努艾礼沿着楼梯走了上来。他又看了看那支香烟，把香烟丢到垃圾箱里。他揪揪4乙门上的电铃。一个穿便服的男人出来开门。微笑着。这不可能是米盖里·卡列拉同志。这连马努艾礼也看出来了。马努艾礼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

马努艾礼：“请原谅，尊……先生，麻烦您啦！在那家住着……”

嘴巴干涩。他为防备万一已经想好一个名字，可是在这节骨眼上不知忘到哪儿去了。所有的名字都无影无踪，所有的西班牙的名字。他——马努艾礼……

不错。他的母亲叫弗兰契斯卡。

“……在那家住着弗兰契斯卡太太？”

何塞·德里加尔多上尉，那个穿便服的男子，又笑了笑。

上尉：“在这儿！”

马努艾礼：“唔，不对，请原谅，我是想说乌尔苏拉太太……”

德里加尔多上尉：“她也在这儿。你找对了。进来吧！”

马努艾礼不想进去。他往后退了几步。上尉不得不掏出手枪。

德里加尔多上尉：“我敢说，你没有找错。”

卡列拉的住房。白天

几个房间都站满宪兵。除去上尉以外，还有两个穿便衣的。听见爱莲·卡列拉的声音。

爱莲的声音：“米盖里?! 是你吗? 你别急! 一切都好! 我们在这儿, 你瞧!”

马努艾礼向敞开的客厅门望去, 看见了她们。一个穿长裤、戴眼睛的女人, 坐在一张陈旧的西班牙式的沙发上。一个浅黄头发的十二三岁小女孩, 双腿盘曲, 坐在她的身边, 急得直嚼糖。爱莲看到马努艾礼很惊讶。她问上尉:

“是他?”

他们叫马努艾礼面对墙壁站好, 命令他举起两手。电话铃响起来, 但是谁也没有看它一眼。

卡列拉的家。白天, 同一时间

米盖里·卡列拉沿着楼梯走了上来。走到门前。停下。上尉隔着门缝, 看见他的面孔露出警惕神情。房门没有用钥匙, 也没有按铃就打开了。德里加尔多上尉微笑着。

德里加尔多上尉：“请进，参议员先生，我们久候啦。”

卡列拉：“爱莲！”

他向前冲去。谁也没有阻拦他。

卡列拉：“爱莲！”

爱莲(现在已经安静下来)：“米盖里，是你吗？我们在这儿。一切都很好。你别着急。”

卡列拉想起自己是参议员。

卡列拉：您是什么人？

德里加尔多上尉：“德里加尔多上尉。”

卡列拉：“您凭什么权利到我的家里来，上尉！”

他被推到墙边。

卡列拉用肚子把皮包挤住，举起了双手。看了一眼马努艾礼。

卡列拉：“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马努艾礼：“我来卖贝壳……”

卡列拉：“到我的家里？！”

混血儿宪兵：“不许讲话！”

卡列拉对着墙壁说：

“我抗议，您听见了吗？上尉！”

上尉：“听见了，听见了，您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参议员先生。”

上尉在翻书桌。

卡列拉：“你们的行动，是公开地、粗暴地践踏宪法。宪法第四十三条：‘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

爱莲：“米盖里，别激动。此刻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冷静。你要想着自己的心脏……”

卡列拉：“巴布洛在哪儿？”

爱莲：“我们都在这儿。我对你说了——我们都在这儿。巴布洛在他的房间里睡觉。我已经和士兵先生们打过招呼，让他们脚步放轻一些。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米盖里！”

上尉向那个年轻的中士作了一个手势。

“中士，您把参议员先生的皮包递给我！”

卡列拉用肚皮把皮包紧紧地挤在墙上。

卡列拉：“不行。”

中士拉皮包，卡列拉不放。中士为难地望了望上尉。

上尉：“中士！我的命令——‘皮包’。”

中士又拉皮包，卡列拉用力推开他。

一个长腿的混血种宪兵，从一个房间斜穿过来，走到卡列拉跟前，抡起木棍，朝参议员的脑袋，猛地一击。一个穿便衣的关上通向客厅的门。

卡列拉栽倒，但是皮包又压在他的身下。于是又跳过三个人来，他们开始用脚踢躺在地上的参议员。

爱莲的声音：“米盖里！”

他们不慌不忙地踢着。踢头，踢两肋。然后，那个混血儿用脚把他背朝下翻了过来，用大皮靴的尖头，朝他的下身，使劲地踢了一脚。马努艾礼对着墙壁低沉地呻吟着。他们每打一下卡列拉，他就忿恨地、无可奈何地呻吟一声。在隔墙的客厅里，爱莲在尖叫着，玻璃破碎得震耳响。上尉说道：

“住手，混蛋们，你们在干什么？”

“混蛋们”停住手。

上尉：“中士，您到底把参议员先生的皮包拿来了没有？”

中士从卡列拉的无力的双手中夺过皮包。上尉把皮包里的东西抖落在桌上。文件。信封。然后他把这些东西扔在地板上。

卡列拉鼓足全身力气站了起来。开头——四肢着地，然后，两腿站起。脸上满是伤痕，两眼青肿，右耳流血。他望着马努艾礼的惊惧的背影，望了很久，然后，吃力地向周围扫了一眼，目光在寻找德里加尔多上尉。

卡列拉：“这是谁在叫？……爱莲吗？我的妻子？为什么？……我知道，他们是怎样打人的，上尉……我已经尝过了。她也……可是这个小伙子？为什么你们把他扣在这儿，上尉？难道说，这儿有个见证人，上尉，对你们有好处？”

卡列拉踉跄着，朝墙那边迈了一步。

他问道：“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快离开这儿！”

马努艾礼尖叫了起来。他突如其来地从最高音开始了。他的额头撞着墙，喊叫着。（也许，他是可怜卡列拉吧？）

马努艾礼：“我不走！我也受得了！我的哥哥就被他们杀死了。这一群生虱子的臭狗腿子！……”

卡列拉：“小伙子，快住嘴！”

马努艾礼：“他们杀了我的哥哥！……也要杀我们！他们是畜牲！他们是吃狗屎的畜牲！”

那个漂亮的、长腿混血儿朝他抡起“黑约翰”大棒^①，正巧爱莲到屋里来了。她手里抱着四岁的巴布洛，叫着。

爱莲：“巴布洛，你看！他们把你吵醒的！你要看看这一切！这是你爸爸——你要记住！这是德里加尔多上尉！这是一群当兵的，他们毒打你爸爸……你看，你看啊！”

一个大兵打算阻止她，把她往回推，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爱莲一晃头，于是她的头发——一束白绸衬底的假发就留在大兵手里了。她又一晃脑袋，这一次显出剪得短短的短发。她骄傲地抬起下颏，似乎，这一点点小胜利，也使她感到高兴。她低声

^① “黑约翰”大棒：美国警察使用的大头短棒。

地说：

“看呀……瞧啊！”

小巷。一幢殖民地式的古老楼房，
外有一道透孔的围墙。夜

小巷。两边尽是一幢幢豪华的独家洋房。三辆小轿车鱼贯地开进小巷。

在这幢殖民地式的古老的楼房旁，站着一个哨兵。哨兵看见三辆小汽车开进小巷。第一辆停在墙角。

汽车底板上躺着三个小伙子，上穿绿卡叽军衣，下穿便服，手里拿着自动步枪。

报 纸

第二天，报纸的第一版上有一幅照片：上边是那同一条小巷，画面好象平面图。墙角，停第一辆汽车的地方出现一个画成的十字叉。照片的上边有一行字幕（用西班牙语写的）：“陆军部长的哥哥，巴恰诺，昨晚被绑架。”

讲解员（今后称电视讲解员）译成俄语。

小巷。一幢殖民地式的古老楼房，
外有一道透孔的围墙。夜

第二辆小汽车绕过这幢楼房，在对面的墙角里停了下来。

报 纸

在照片上，象在地形图上一样，有一条长长的箭头通过。在远处，在第二辆汽车停下的地方，出现了第二个十字叉。第二只箭头一直移动到大门前，在大门口绕上一个圆圈。箭头还没有停下来。

小巷。一幢殖民地式的古老楼房，
外有一道透孔的围墙。夜

第三辆，海水泡沫颜色的“穆斯登”牌小轿车，轻柔地停在围墙前。开车的是一个戴墨镜的小伙子。这是别涅季克托。

他从汽车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封公文，好象一个大信封。他说：

“给上校送公文来啦。”

他绕过汽车，拿着信封的那只手向前伸出。哨兵迎着他向前跨了一步。

报 纸

照片上的箭头停下。出现第三个十字叉。

小巷。一幢殖民地式的古老楼房，
外有一道透孔的围墙。夜

看来，手枪是藏在信封底下的。不管怎么样，枪口已经顶在

哨兵的胸前了。从汽车里钻出四个手拿武器的人。哨兵出汗了。似乎,他开始发寒热。

哨兵:“是,先生们!……是!”

一个人的手切断发信号的电线。

上校全副戎装的照片

(字幕:“巴恰诺上校,……哥哥”)

上校公馆的浴室。夜

上校穿着浴衣。把自己反锁在浴室内。厕所水箱的上边,有个小窗,窗口朝街。

小巷。夜

一辆宪兵巡逻车的警笛歇斯底里地吼叫着。车顶上旋转着蓝色的小灯。它从小巷旁边急驶过去,又停下来,倒车,开进小巷。开到停在墙角的那辆汽车跟前(第一个十字叉前)。

一个混血种宪兵中士走到那辆汽车前,象敲房门那样敲着车门。

中士:“证件,先生们!”

汽车门上的玻璃沙沙地落下。一挺美国人称之为“洗衣机”的手提机枪的枪口探出窗外。中士苦笑着,仿佛有人硬要他听一个粗俗无味的故事。他颤抖着手,往一旁拨枪口。

上校公馆的浴室。夜

上校赤着脚踏在水箱上。打开小窗,想从窗口爬出去。但

是,对这么个对象来说,窗口实在太小啦。几只粗黑的大手抓住他那红润的双脚。

小巷。夜

一个穿绿卡叽军上装的小伙子,开着宪兵那辆汽车,一直开到一幢独家洋房前。从里面走出别涅季克托,他身后是身穿便裤,赤膊披着军上装的上校。

小巷。汽车。夜

上校没有等无谓的让请,就自己拉开车门,坐在后座上。他发现军上装里还有几支烟,便掏出来向别涅季克托敬烟。

汽车猛地向前一冲,两个人撞在一起。上校竭力笑了笑。开了口:

“我会有什么危险?”

别涅季克托:“死。如果你的兄弟、陆军部长不释放被捕的议员,要你死!”

热带夜晚的粘湿空气透过半开的车窗,吹了进来。上校在打喷嚏,接着,别涅季克托也打喷嚏。别涅季克托关车窗。

咖啡馆(在郊区或者在城外)。白天

栅栏门上了锁。几个小青年喝着啤酒,观看着老式的电视机。一个戴黑墨镜的小伙子——这是别涅季克托——站起身。

他走向柜台里面的电话机旁,开始摸身上的口袋。问:

“谁有一个夸特^①？”

大家懒洋洋地摸起自己的口袋。酒吧间的侍者，或许是老板，打开了现金柜。已经到中午了，现金柜里竟找不到一枚二分半的铜币，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他大为惊异，嘟囔着说道：“没有。”

别涅季克托：“见鬼啦！我在问，谁有一个夸特，好打电话。”

别涅季克托朝屏风后一瞥，在那儿的一个无窗的小房间里，陆军部长的哥哥，那个上校，坐在一张孤零零的铁床上。

别涅季克托问道：

“上校先生，您身上有没有一个夸特？”

上校扭过脸去。

别涅季克托：“可惜。这是您获得自由的代价。”

上校赶紧转过来。他知道，这个小伙子不是开玩笑。他拍拍身上的口袋，开始寻找。

上校：“啊，有，有！请等一等！”

他终于找出一个夸特来。

别涅季克托：“您算走运，上校。（对着话筒）小姐，请给我接陆军部……（稍顷）我要找陆军部长……我并没有问您是哪一位？我打电话是为他的哥哥、上校的事。我想，将军对这件事比你我更关心，不是吗？（稍顷）日安，将军，您好哇？我也……关于您哥哥……您可以把他接回去，即使现在……怎么？您为什么要枪毙我？枪毙我们大家？听我说，拿破仑！你住嘴！我命令——你住嘴！要不我把话筒摔掉了，要再打一次电话，我可没有第二个夸特了，你懂吗？！我不是还没有告诉你令兄的地址嘛！我还没有提出我们的条件。”

上校：“请把话筒给我！”

^① 夸特：二分半的硬币。

别涅季克托(没有瞧他,对其它人说):“唉,唉,真他妈的臭狗屎!跟他谈下去,还是把话筒摔掉?!他发誓咀咒要枪毙我们。”

小伙子们没有说“谈”,也没说“不谈”。他们喝着啤酒,嘿嘿地笑着。他们的头脑被这样的想法陶醉了:决定权在他们手中。其中一个说道:

“叫他给我们道歉!”

别涅季克托:“你说得有理!”

朝话筒里吹了一下口哨。

别涅季克托:“将军,您必须向我们道歉。”

陆军部长的官邸

陆军部长。军官们。陆军部长攥着话筒。

陆军部长:(用手紧捂着送话器,压低声音说):“到底……你们能不能确定他们的地址?”

军官们沉默,斜视门口。一个人跑了出去。

陆军部长(对着听筒):“是的,我知道了。(竭力克制)我把我的话收回。你们的条件?”

咖啡——香烟店

别涅季克托手攥着送话器,转身对小伙子们。

别涅季克托:“他唱起高调来了……(对着话筒)道……歉……!将军先生,立即释放全体被捕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对,对!……全体!噢,您的手足之情太淡薄了,将军!在这种场合……。”

上校——陆军部长的哥哥——忍耐不住了,奔到别涅季克

托跟前，对着听筒惊恐地喊着：

“喂，巴布洛……是我……巴布洛，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巴布洛！……”

迪赫波里。初审法院检查官的办公室

一张普通的书桌。桌后坐着一个花白胡须的人。这是检查官。在他头的上方挂着一盏天蓝色的霓虹吊灯。

检查官：“带进来！”

一个宪兵赶紧拉开办公室的正门。

走进阿里别托·拉米列斯。高大的身材。面带嘲弄的笑容。他走到办公室中间停下来。

检查官微微欠起身，手指着一张椅子：

“请坐，参议员先生。”

阿里别托·拉米列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对不起，最好让我站一会儿。”

检查官挺尴尬。

然后，他假装到桌子的那一边去拿一张纸，站了起来，就不坐下了。

他们站着对话。

检查官：“参议员先生，给您宣读一下最高法官的执行命令吧？”

拉米列斯：“谢谢！已经有人对我讲过了。”

检查官：“谁？”

拉米列斯：“警车的司机……他讲了个大概的意思。”

检查官沉默了一会儿，眼睛把那张公文浏览了一遍，然后竖起食指，叫阿里别托·拉米列斯更注意一些。

检查官：“第一号。共产党参议员阿里别托·拉米列斯被控为煽动军事叛乱罪。”

拉米列斯：“哦！”

检查官：“您否认山里有共产党的队伍在活动？”

拉米列斯：“第一，我还什么也没有否认。第二，为什么您认为山里的游击队——全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呢？第三，把那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都看做共产党员，这是不对的。如今每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第四……（他沉默了一会儿，微笑一下。）您近来怎么样，检查官先生？”

检查官摊开双手：

“……您应该相信，我的职务……”

拉米列斯：“我相信。您要把我放到哪儿去？”

检查官：“‘圣斯坦方诺’，那是最安全的……”

两人（同时）：“……休息的地方。”

检查官微微一笑。大概是表示歉意。检查官指指旁门，拉米列斯下。

检查官坐下来，忽然生了气。他生自己的气。

他用非常非常轻的声音说：

“带进来！”

瓦里杰尔·康杰进来。他从门口就喊叫着：

“你能给我解释吗？！”

检查官：“能！您请坐下，瓦里杰尔·康杰先生……。我给您宣读一份执行命令。”

康杰：“我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我要求解释！”

检查官：“我宣读。‘第十三号。革运（革命运动）众议员瓦里杰尔·路易斯·康杰’。是您吗？”

康杰：“第十三号？为什么？”

检查官：“什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编号。”

康杰：“这不是解释！”

检查官：“被控为煽动军事叛乱。我命令……”

众议员康杰用一双手掌捂住耳朵。

检查官把执行命令扔在桌上。看得见他的嘴唇在蠕动。

检查官只把两手摊开。显然他结束了谈话。他用手指指旁门。康杰站了起来，望着沉默不语的检查官。哑场。

两个人都呖了呖牙，作了一个不愉快的、不自在的微笑。然后，这位众议员哈了哈腰，向旁门走去。

迪赫波里。理发室，或许是医疗站

卡列拉被按在前面有镜子的一张高椅子上。一个穿白罩衫的军人给他脸上敷上一块热布。镜子里看得见站在门旁的那混血儿。然后，穿白罩衫的那个人（我们叫他化妆师）拿起毛笔，用浅色为卡列拉修饰脸上的伤痕。

化妆师：“您碰上车祸啦？”

卡列拉：“没有，没有！我是从十八层楼上掉下来的。”

化妆师惊讶地扬起眉毛。

“这么说你可真走运！下面有什么东西呢？”

卡列拉：“一辆警车。”

混血儿在镜子里咧嘴哈哈大笑。

化妆师作了个会意的姿态，也吃吃地窃笑起来：

“您忙不忙？我还要给您整整眉毛，您就要象马伦布兰多^①了。”

卡列拉：“我倒希望象我自己，但这恐怕是已经不可能了吧，

^① 美国电影演员

艺术大师？”

迪赫波里。检查官的办公室。十九点

检查官竖起食指。坐在他前面的卡列拉点了一下头。

检查官：“‘第三号。共产党参议员……’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卡列拉：“暴力、非法一定会引起暴力的回答。不是这样吗？”

检查官摊开两手。

“开庭之前，您将要关在‘圣斯坦方诺’要塞，卡列拉先生。那边，您将有很多时间和很多朋友，来详细地讨论这一切。谢谢。”

他用手一指旁门。卡列拉已经走到门那儿，突然又转身返回到桌前。他打算笑一笑。但是在他那肿胀的脸上的笑容，倒是很象一个怪脸。他说道：

“想请您做一件好事。”

检查官：“看在上帝的面上。”

卡列拉：“和我一同被捕的还有一个小青年，他是偶然敲了敲我的门，正巧宪兵已经在那里了。应该把他放掉，检查官先生，这一点点好事，您自己是做得了主的。做了好事，人们总会记着的，不是这样么？”

检查官：“他叫什么？”

卡列拉：“好象叫马努艾礼，这是名字。”

检查官：“我尽力为之。”

检查官刷刷地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卡列拉哈了哈腰，就向旁门走去。

迪赫波里。刑讯室(可能这间屋子还有其它名称,但
是在这儿进行的主要工作,是刑讯。) **同一晚上**

室内有七个宪兵。

地上。印刷厂老工人列查多被捆着双手躺在地上。旁边的一只椅子上坐着马努艾礼。这里发号施令的是那个两只大眼睛向外凸出的中士。

他命令道:

“上电!”

列查多直着嗓子叫喊起来。他骂不绝口。

只有这时才看清楚:老工人的手指上都拴着电线。列查多在地板上翻滚乱撞了一阵,然后身子佝偻成两半,象一条扔在船甲板上的鲭鱼,或者象一只在柏油马路上被汽车辗过的猫一样。

中士走到马努艾礼跟前。

中士:“小伙子,你自个儿能够帮帮自个儿。你说说,你是在哪个码头上卖贝壳的?”

马努艾礼的眼睛里充满了露骨的、本能的恐惧。

他想说点什么,可是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连润润嘴唇都不会了。舌尖伸了出来,但不知拿它怎么办了。

中士俯下身,对着他的脸,两眼直盯着他的两眼,问道:

“你不帮帮自己,小伙子?”

马努艾礼吓得快失去知觉了。

中士抓住这个时机。大喊一声:

“第二个上电!”

马努艾礼从椅子上摔下来,拚命地喊叫。他在地板上滚了一会儿,和电线搅在一起了。

现在，已经是两个人在地板上“跳舞”。他俩不时地碰在一块儿，身躯互相撞打。这儿管这叫“公鸡打架”。

中士对马努艾礼说：

“小伙子，你别糊涂了！我可以搞得你一辈子生不了孩子！电这东西，可不是开玩笑的，小伙子！它能叫男人那一套家伙象电灯泡一样爆炸掉。”

他们让马努艾礼喘口气。

马努艾礼浑身瘫软，伸展四肢躺在地板上。

老头儿还在“跳舞”，又撞在马努艾礼身上。马努艾礼睁开眼，看到中士，又赶快避开中士的眼光，蹒缩起来。

双层汽车房。晚上

弗兰西斯科往玻璃窗外一望，看见一辆“穆斯登”开到地下甬道跟前。弗兰西斯科等待着，不知里面坐的是谁。双方都在等待。弗兰西斯科熄灭了“水晶宫”的电灯。小轿车的车灯一灭一亮。弗兰西斯科走到地下甬道前，拉起链条。“穆斯登”驶上二层楼。

弗兰西斯科甚至没有感到吃惊。这辆车子只剩下几个轮子了。车身打了个稀巴烂，象筛老玉米的筛子，满是洞洞。玻璃碎光，油漆褪落。别涅季克托说：

“对不起。”

弗兰西斯科：“你没有尾巴吧？”

别涅季克托：“我一整天都在僻静的地方避风头。”

弗兰西斯科：“出了什么事？”

别涅季克托：“我们输了……他们侦察到了我们所在的地方。一切都做得准准确确的……可我们还是输了……。”

弗兰西斯科：“你们把他干掉了么？”

别涅季克托：“没有……大概，没有……他们人太多了，他们把我们骗进圈套。”

弗兰西斯科把这辆汽车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十来遍，在轮子旁边坐了下来。

别涅季克托：“这儿怎么样？”

弗兰西斯科：（近于愤恨地）“你爸爸被捕了。在印刷厂。”

别涅季克托坐在破碎了的挡风玻璃后面。浑身一抖。他问：“谁出卖的？”

弗兰西斯科不知道。

别涅季克托：“要是他们敢把我父亲怎么样，我一定把陆军部长干掉。我发誓。”

他哭了起来，刹那间又仿佛他在笑。

弗兰西斯科发了脾气，他说：

“算了吧！”

别涅季克托：“我能在汽车房过一夜么？”

弗兰西斯科：“不行。”

别涅季克托：“为什么？我父亲被抓走，我就没法回家……我大难当头。你总该帮我一把。”

弗兰西斯科：“马努艾礼，我那个下手，还没有回来。他有事出去还没有回来……我自己也大难当头。”

别涅季克托：“你是老鼠！你还只是可能大难当头，你就放出臭气来啦！”

弗兰西斯科：“要不，你给我出出主意，这辆汽车怎么办？……你走吧！”

别涅季克托：“我走。你别怕。”

别涅季克托出来，从那辆汽车的残骸里爬了出来，活动了一

下手脚。

弗兰西斯科：“我怕……(站起身)……我怕当头给你一拳，深更半夜没地方找医生！”

别涅季克托蓦地浑身一振，眼睛里又现出生气。他说：

“岂有此理！我就冒雨走。你可别忘记——是你把我撵走的。”

他走了，急急地离开了。弗兰西斯科开始端详这辆残破的汽车。

一辆带篷的警车。时间——拂晓

车里有四个宪兵和四个犯人。在转弯的地方，车子也没有减低速度，于是几个人一下子都跌倒了。

老工人和马努艾礼回想起昨晚的一幕，两个人都睁大眼睛，彼此凝视着。胡利欧在吹口哨。

胡利欧(吹着口哨)：“我们是青年近卫军。”

卡尔西里缩在皮上衣里，惴惴不安。他挨个儿端详着几个宪兵。其中有两个人是欧洲人的后裔，至少有一个一定是。一个是黑人，一个是混血儿。

卡尔西里问混血儿宪兵：

“我们上哪儿去？长官？”

混血儿宪兵：“去执行任务……”

卡尔西里：“这是什么意思？”

几个宪兵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也是坐立不安。混血儿宪兵从卡尔西里的那包香烟中抽出了一支烟。应该提出这个混血儿的名字，因为他在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中，占有一定位置。他叫费利齐奥。他拿了卡尔西里的香烟，就不声不响了。连

打个呵欠，也是轻声轻气的。马努艾礼提醒他：

“人家问你，我们上哪儿去？你怎么啦，为啥不开腔？”

费利齐奥：“我回答过了，去执行任务。”

卡尔西里插嘴说：

“别纠缠他了，小伙子。他不是说过了么。”

汽车路干线

三辆汽车。第一辆是坐着军官的小轿车。接着是一辆装着四个犯人的带篷的绿警车，最后是一辆载兵的吉普车。三辆车子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公路隧道。

军官的小轿车。汽车路干线

德里加尔多上尉和开车的中士并非坐着。他手里拿着一张印满小号铅字的判决书。上尉决定，任务可以执行了。于是他也就这样做了。

上尉：“要不，我们开始执行吧？！今天处理三个。”

坐在后座上的拉达上尉纠正他说：

“四个，上尉先生。”

德里加尔多：“三个。”

拉达弄不懂。

拉达：“请原谅，我自己亲自把四个犯人关进篷车的。”

德里加尔多：“是四个。其中有一个不算数。这个小家伙……马努艾礼。检查官命令把他放掉。”

拉达上尉说：

“嗯，可是他也在车里呀，我不知道啊。”

德里加尔多上尉皱起眉头回答说：

“让他跟着跑跑吧。作为将来的教训……”

在树荫下

三辆汽车从公路上拐了下来。

德里加尔多上尉对中士说道：

“就在那边，在树荫下，停车。”

汽车停了下来。

“艾尔涅斯托·列查多！”

这是中尉的喊声。就是在后座和拉达并排坐在一起的那个中尉。

一个宪兵把老工人推到树荫下。

德里加尔多：“法庭判决：以……名义枪决。褫夺上诉权。”

老工人脸都变形了。他吃力地朝同志们转过身。点了一下头。他觉得是点了一下头。观众看得很清楚：他只是微微动了动肩头。

中尉：“彼特洛·卡尔西里！”

宪兵往下推卡尔西里，但他一动不动。

中尉：“卡尔西里！”

两个人抓住他，把他拖到军官乘的小轿车跟前。

德里加尔多：“法庭……以共和国的名义……枪决。”

中尉：“胡利欧·皮诺索！”

胡利欧自己走到树荫下。颤抖着双唇微笑着。

德里加尔多：“法庭……”

士兵们站在毒辣辣的阳光下。马努艾礼也站在那儿。汗水象一道道小河一样流到领子里。费利齐奥凑到马努艾礼的耳

边,轻轻地说道:

“小伙子,把你的小戒指送给我吧?怎么样?”

马努艾礼的食指上,真的戴着一个嵌着宝石的老式戒指。还在他们坐车往这儿来的路上,费利齐奥就一直盯着这个戒指。小伙子没有吭声,这个混血儿就想把它从他的手指上捋下来。

马努艾礼抡起拳头朝他的脸上、牙上刮了一拳,那个戒指也打在他的脸上。费利齐奥跌倒。

德里加尔多不作声,瞧了瞧马努艾礼。马努艾礼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但是费利齐奥爬起来了,要赶紧打主意。

混血儿的嘴巴鲜血淋淋,显得又红又大,仿佛是马戏团的小丑。

马努艾礼拔腿就跑。他转身,沿着晒得发白的、滚烫的柏油马路跑下去。他的两腿发软,不听使唤。混血儿奔过去紧紧追赶。德里加尔多说:

“让他跑……”

看得出,逃者和追者之间的距离逐渐加大。

拉达上尉高声喊叫起来:

“不许开枪!让他跑掉!”

费利齐奥举起卡宾枪。开了枪。一枪接一枪,把一梭子子弹全都射了出去。马努艾礼栽倒。

费利齐奥返回,等待夸奖。德里加尔多上尉迎着他。

德里加尔多:“你听见‘不许开枪’的命令吗?!”

费利齐奥用手掌抹掉嘴唇上的血。

费利齐奥:“没有,先生……是的,先生!”

德里加尔多:“为什么你开了枪!”

费利齐奥:“我控制不住自己!上尉先生。”

德里加尔多:“把他的卡宾枪拿过来。”

中士把费利齐奥的卡宾枪下掉。上尉问道：

“叫什么？姓什么？”

费利齐奥：“费利齐奥·瓦尔高斯。”

德里加尔多：“你要受处罚！”

费利齐奥：“是，上尉先生。”

德里加尔多(对拉达)：“桑乔斯，你把他带到监狱去吧！”

拉达无缘无故地放声大笑。军官们坐上车子开走了，而烈日炎炎下的事件进行得又快又干脆。几个大兵从吉普车上拿来几把铁锹。那个黑人宪兵把铁锹抱到被判死刑的犯人面前，命令道：

“挖坑！”

三个人在等这一手。他们听说要自己挖坑，老头子瞧了两个朋友一眼。

艾尔涅斯托·列查多：“怎么？”

胡利欧·皮诺索：“根据哪一条？我不干。”

彼特洛·卡尔西里：“我想，我也不干。”

三个人都觉得，他们算是自由了。他们的话语很平静，眼光很泰然，没有通常在这种场合中的狡黠神情。

老人摊开双手，转向黑人宪兵：

艾尔涅斯托·列查多：“只好你们自己动手了，我们只有为党工作才是不要报酬的。”

黑人抱着几把铁锹去找另外几个宪兵。那几个家伙向他摆摆手，背过脸去。他们认为，当兵的职务是放枪，所以坐在吉普车里，把卡宾枪推上子弹，就划起十字来。正在他们喃喃祈祷的当儿：

艾尔涅斯托·列查多：“怎么啦？我们为啥在这儿戳着？走吧！”

他是对两个朋友说的。三个被判决的犯人转过身，沿着烈日烤焦的荒芜道路静静走去。这条道路，除了宪兵的汽车以外，已经很久没有车子经过了。他们静静地走着，说着。

艾尔涅斯托·列查多：“再也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了。只剩下我们了。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我们的亲密的、最最亲密的亲人。他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现在和我的儿子……和别涅季克托……别涅季克托在一起！”

胡利欧：“杰列萨……杰列萨……我的杰列萨啊！……是！是！是！我知道！你找的这个丈夫不是人间最好的……”

他试着笑了笑。这时响起轮胎的沙沙声，一辆载兵的吉普车，慢慢地接近他们。

卡尔西里：“我没有什么人了……我没有亲人……以前曾有过……我要想着你，艾尔涅斯托……也要想着你，胡利欧……”

老人点了点头，而胡利欧说：

“谢谢。”

吉普车赶上他们了，非常近了。近得令人难以忍受。可是三个人依旧兀自走着。

远处，起伏着他们祖国的青山。

几个大兵直接对准艾尔涅斯托·列查多、皮诺索·胡利欧和彼特洛·卡尔西里的脊背开了枪。（死者的背上出现十字叉，好象是用铅笔在画面上做的标记。）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地下长廊。时间不明

要塞监狱内部分成几个区：“烟洞”，“鸟笼”，“Ф-1”和“Ф-2”。每个区和邻区都用隔墙隔开。手持自动步枪的哨兵成散兵线地站在附近。这儿的牢房各种各样：有的有盥洗室和电视

机,有的简直就是狭窄的、牢固的石头匣子,没有床和被褥,一丝阳光也照射不进来。在这下面,还有一个地窖,这儿就叫它为“地窖”。这是一条空荡荡的地下长廊,潮湿,阴冷。

在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宣布绝食后的第三天,他们就被从“烟洞”转移到这个“地窖”里来。

一个监狱的医生在要塞司令和拉达上尉的陪同下,在又湿又滑的地下长廊的地板上走着。墙边,每隔十步一岗。在长廊的拱顶上,有一束青色的幽光从金属罩子里洒下来。哨兵向要塞司令举枪敬礼。

司令对医生说:

“您认为绝食的人情况危急吗?”

医生:“可以说,情况严重。”

拉达上尉跟在医生的背后,一边留神地谛听着,一边眼望着医生和要塞司令,讨好地说:

“应该说,还过得去。”

医生问拉达上尉:

“您过去挨过饿吗?”

拉达:“在童年。饿够了!……”

拉达觉得,他似乎还有什么话没有说,于是又补充说:

“……我们不应该忘记,医生先生,现在世界上经常还有二亿左右的人在挨饿。”

司令向他转过脸来:“您不是共产党吧,上尉?”

上尉哈哈大笑起来。现在,他只望着司令,眼睛里流出泪水。

在长廊的尽头,在向单身囚房转弯的地方,三个人碰上一辆给监狱送饭的小车。医生机械地在车旁停住脚,掀起铝锅的盖子,然后,向小车的底层一瞥。

几个人停下来。医生惊讶地问那个推小车的混血儿士兵:

“他们开始吃饭了？这儿少了四块干饼啊！”

混血儿士兵：“是，先生……不，先生。我把干饼自己留下了。”

他从士兵的短军上衣里掏出四块干饼，给医生看了看，又放在盘子里。

司令蹙起眉头，仿佛他的牙齿发起痒来。他向前走去。拉达上尉留了下来，他盯住混血儿的眼睛：

拉达：“啊哈，鬼东西，我把你的名字倒忘记了！”

混血儿士兵：“费利齐奥，上尉！”

费利齐奥的眼睛流露出祈求宽恕的神情，他哀求地笑了笑，看得出，上面缺了两只牙。

拉达：“你是农民出身吧？”

费利齐奥：“是，先生。”

拉达：“我觉着就是。为四块干饼也不值得过分委屈你，费利齐奥！”

费利齐奥：“是，先生。”

拉达：“七天禁闭！”

费利齐奥：“谢谢，先生。”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地下长廊。

单身牢房。时间不明

在单身牢房的幽暗中，现出要塞司令的身影。牢房的门上闪着绿色的萤光。医生走进来。走到一只床前。躺在床上的人的面孔看不清楚。医生拉过他的手，按脉，说道：

“拉米列斯病员，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床上有个绿色的人影蠕动起来。

拉米列斯的声音：“很好。”

医生：“您看得见我吗？……我不是您的敌人。停止绝食吧，拉米列斯。您应该保持清醒的理智和体力，准备开庭打官司。”

拉米列斯：“不会开什么庭了，也不会有什么官司好打，医生。把我们象现在这样一直关下去……不宣不判，无期无限。一辈子啦。”

医生：“您的头脑饿昏了，您这是幻想，拉米列斯。”

拉米列斯：“这是政治，医生。政治总比幻想更丰富。”

司令：“不许谈政治！”

医生走到第二只床位前。

医生：“是病员卡列拉吗？”

卡列拉：“参议员米盖里·卡列拉。”

医生拉过犯人的手腕搭脉，默默地数着跳动不匀的脉搏。过了一会儿说道：

“您有心肌梗塞的毛病吧，参议员先生？”

卡列拉：“您总不会说，这是您搭脉搭出来的吧！”

医生：“我看见过您的太太，参议员先生。”

卡列拉：“哦，我应该和她见见面！”

医生：“她要我转告您，叫您不要挂念，她们那儿一切都好！”

卡列拉：“谢谢。”

医生：“她要您把心保护好……你的，也是她的。”

医生走到第三只床位前，在昏暗的牢房中，在空空的床铺上，用手摸了起来。

康杰：“我不在那张床上。我在这里。”

康杰躺在第四张床位上，躺在湿漉漉拱顶下的角落里。医生走近他身边的时候，他低声问道：

“街上有什么消息吗？”

医生：“街上？……太乱了。街上太乱啦！”

康杰：“大学生？”

医生：“不仅仅……《政治》杂志上刊登了党中央的公报……”

司令：“我警告！监狱里禁止谈论政治。”

康杰：“咳，我还以为，监狱这地方，是唯一的能够自由谈论的地方……”

客人们走了。牢门上的门栓咔嚓一声。绿色的幽暗中又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拉米列斯吃力地咳嗽起来，咳了好久。突然，一道白光射进牢房。简直太亮了，照得室内一片煞白。眼前的一切都浮动起来。牢门打开。宪兵们闯了进来。拉达上尉的脸孔。他的脸孔有两个。

他的声音：“起来，搜查！”

囚犯们站起身。几个宪兵在床上，在衣服里乱翻乱摸。

康杰：“阿里别托，瞧，他们好象在这儿寻找潜水艇呢？！”

拉达上尉：“牢房来过外人，按规定，要搜查。”

拉米列斯：“如果您指的是医生，那末，他在临走的时候，在我的床下留下了一挺机枪……”

上尉毫不难为情地俯下身，朝床底下看了看。这时候，搜查拉米列斯的那个年轻士兵，闭着嘴巴喁喁地说：

“三千人被捕……枪杀。”

搜查的人都走了，亮光熄灭，又是绿幽幽的昏暗。

雪白的房间。白天

墙上挂着列宁、胡志明、卡斯特罗的肖像。屋里有六个人。

弗兰西斯科和玛利娅站在稍微靠边的地方，在门口附近。桌子上有一只高水壶和一些橙子。空气中充满了劣质雪茄烟的蓝色烟雾。

在胡志明的像下站着戴着墨镜的别涅季克托。弗兰西斯科开始讲话了，急急忙忙，眼睛不住地打量着自己的双手，橙子和玛利娅。

弗兰西斯科：“巴布洛！你知道，我们做了工作……也尽了努力……可是现在我们没有出路……我们必须离开你们……也离开政治……暂时只搞搞自己的个人生活……也许做做生意……”

别涅季克托想要说点什么，但自个儿又用手掌捂住了自己的嘴。

一个有四角形脑袋的秃顶男人，可能他就是这儿的头头，他用刀子切开一只橙子，轻轻地问道：

“你逃跑？”

弗兰西斯科：“巴布洛！我们不是逃跑……我要去做生意。你知道，我每个月都要给在欧洲的母亲汇一笔钱啊。我应该丢下政治……”

这时，别涅季克托吼叫起来。

“哎——哎！还在那个时候，在汽车房，我就看出你的尾巴打颤了！你说说，老鼠，你是不是认为我们的事业要失败了？！”

拿橙子的男人：“别涅季克托，闭嘴！……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无权强迫谁留在组织里……”

弗兰西斯科汗流满面。玛利娅的左眼掉进什么东西，右眼也有什么东西。她开始用手指揩眼睛。

别涅季克托：“让他们走吧！但是谁能禁止我说：他们是老鼠，他们是叛徒呢？！这样的货色，就要把他们捏死在淫荡的床

上!”

拿橙子的男人：“我对你说过了，别涅季克托，快住嘴！”

他瞧了瞧弗兰西斯科和玛利娅，嚼了几口橙子，而后用手掌揩揩下颏，说道：

“很多人在这些日子里离开了我们……有的人献出了生命。有的人当了逃兵。投敌……他们以为革命完了，斗争完了。玛利娅……弗兰西斯科……你们两个年轻人过去还不错。我没有料到，我们将要这样分手……你们走吧！”

弗兰西斯科倒退到门口。似乎他怕有人朝他背上开一枪。走出去。

哈波涅利亚大街上的一幢房子，32号。

未来的“旧金山”小店

房屋的女主人马诺拉太太仔细地打量着玛利娅，但是她只跟弗兰西斯科讲话。

马诺拉：“先生贵姓……”

弗兰西斯科：“弗兰西斯科……”

马诺拉：“弗兰西斯科先生……您觉得这一切怎么样？”

弗兰西斯科：“还凑合……说实在的，我本来希望‘这一切’稍稍‘好一点’……”

马诺拉：“要是您觉得‘不行’，我们就可不必往下谈了，先生……”

弗兰西斯科：“弗兰西斯科。”

弗兰西斯科皱起眉，又一次地环顾四周。这所无人照管的不大的房屋，使人觉得象一个破烂仓库。只有一个木柜台证明这儿曾经开过什么店。

窗外响起尖锐的哨子声。象是此呼彼应。马诺拉太太一抖。

玛利娅：“他没有说‘不行’，他在考虑，太太。”

马诺拉：“你们打算在这儿干什么？”

玛利娅：“开个小店……我们想开个小店……”

弗兰西斯科：“这总共——多少钱？”

马诺拉：“我说了：作半价出租。”

弗兰西斯科：“您还没有说全价呢。”

马诺拉：“四千！”

弗兰西斯科：“四百！”

马诺拉：“半价——就是二千！”

弗兰西斯科：“一年的租金？”

马诺拉：“半年。这房子从前做过军官理发馆，这点房租可不算贵呀。”

弗兰西斯科：“我们不是那么有钱。再见吧！”

马诺拉：“我早就知道嘛！……再见！”

玛利娅怕女主人不挽留他们，赶紧说道：

“为什么‘再见’，潘乔只是对您说：我们不是有钱的！”

马诺拉：“我觉着先生要告辞，他一直好象要走。请坐……一千五。我自己先说啦——一千五，因为你们还一点儿也不懂什么叫讨价还价……”

弗兰西斯科刚要坐下，但在这时候马路上又响起履带的隆隆声。马诺拉太太又一抖。

马诺拉：“哎哟……”

弗兰西斯科：“这是什么东西？”

马诺拉：“坦克。”

玛利娅：“为什么坦克？”

马诺拉：“还有大炮……就是这么个规矩……”

隆隆的履带声振得窗框上的玻璃哗哗直响。马诺拉太太开始抽搐。

玛利娅：“潘乔，这种音乐，我可受不了！”

马诺拉（轻声地）：“一千四。”

弗兰西斯科：“一千！对屋顶上过坦克的房子来说，这个数目已经是加倍的价钱了！”

马诺拉：“不是屋顶上过坦克，是街上，先生。要是屋顶走坦克，我就不争了，一千一也就租出去了。”

马达和履带的轰鸣声越来越响，它和哨子声、玛利娅的“哎哟”声交织在一起。

弗兰西斯科：“七百！”

接着他又说：

“六百……五百五十。”

弗兰西斯科站起身，绕着房子看这看那。玛利娅也站了起来。马诺拉太太用手掌摩挲自己的面颊和颈子，但抽搐并没有停止。

马诺拉：“在这个时候会有坦克开过，这种情形从未有过……真要命！……一千……”

谁也没有听她的。

玛利娅用口红在描画房子的平面图。果断地说道：

“两只电冰箱挨个儿放在角落里，就这样！……”

她比划着她打算怎样摆两只电冰箱。

“旧金山”小店。几天之后

两只镀镍的电冰箱闪闪发光。柜台上立起锥形的玻璃货架。

最后的准备工作在进行。

在酒吧间，在一只还未被顾客的肘臂磨光的小柜台上，安装一个摆瓶子的支架。

两位新老板的主要助手，士兵们，在给地板打蜡。

玛利娅一边发号施令，一边给电工开发工钱，一边和阿里耶奇中士打诨说笑。阿里耶奇中士已经打开第一瓶“可口可乐”。

弗兰西斯科亲手在一块横幅上写上：“‘旧金山小店’星期一开张，顾客光临，招待殷勤。”他又在横幅上点上一个句号。

士兵们卸卡车。他们把几把椅子和一张床搬进店房。这张双人床，应该想到，是给玛利娅和弗兰西斯科预备的。

中士哈哈大笑。

弗兰西斯科闪身让士兵们进来，而后走到街上，沿着橱窗，挂上横幅，回来。他从柜台上拿了一只小铜铃。门旁放上一把椅子，中士帮着他把铃儿拧在门上。然后，阿里耶奇中士走出去，又进来，去试试小铃。铜铃响起悦耳的玎玲声。玛利娅第一次颤抖。中士走出去，又走进来。然后又一次。

玛利娅(呼喊)：“阿里耶奇！现在，为庆贺我们的新居和感谢大家的帮忙，弗兰西斯科先生要请诸位先生喝一杯。”

谁也不想反对。于是弗兰西斯科打开一瓶酒，一杯一杯斟满。街中心停着一辆坦克。坦克的大炮顺着哈波涅利亚大街直指着。在大街的一旁，是“旧金山”小店，而在另一旁——小店的直对门——“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

“旧金山”小店。夜

柜台上点着一盏电灯。玛利娅一边拨拉着算盘，一边用铅笔勾勾划划，她在算账。岗楼上的探照灯射出的耀眼白光，偶尔

地横扫小店。刺耳的哨子声不时响起。弗兰西斯科躺在卧室的床上，望着天花板。他听见玛利娅的声音。

“潘乔?! 四季豆你付了多少钱?”

弗兰西斯科：“什么?……七十。”

她继续写着，又用同样的音调说道：

“潘乔? 我可受不了你啦……”

弗兰西斯科的声音：“我也受不了你啦!”

弗兰西斯科朝着天花板微笑着。

玛利娅的声音：“我马上来。你要我来吗?”

弗兰西斯科：“不……玛利娅?! 你可记得我们到洛兹高原的旅行吗?……我当时真没想到，你会跟了我。”

玛利娅开始收拾账册。这时传来马达的吼叫声。透过橱窗的玻璃可以看得见有一辆坦克，从要塞的敞开的大门，慢悠悠地爬了出来。

酒吧间的架子上的高脚杯，发出轻微的簌簌声。弗兰西斯科在床上坐起来，开始寻找香烟。

玛利娅的声音：“你说谎! 你想到了，你知道，你要和我在一起。你一直在动这个脑筋! 要不，我才不会跟你到那儿去呢。当时你简直粘在我身上啦，我没法把你从我的皮肤上剥掉，简直无法剥掉……”

稍顷，弗兰西斯科看见她站在床前。她一踪身跳到床上，朝他当胸捶了一拳。

玛利娅：“我当时也想，以后永远会这样的，可是你欺骗了我! 疼不疼? 不疼? 现在疼不疼?”

弗兰西斯科也不打算不战而降。两个人倒在床上，滚到地下，在地下滚来滚去。镜头转到洛兹高原，那儿，在冰冷的水中，有一条鱼在网里乱跳。

洛兹高原。外景。白天

玛利娅一阵冷、一阵热，浑身直哆嗦。潘乔的狂吻和她自身的挣扎和反抗，使她累得精疲力尽了。水里有一条鱼，拚命地乱跳。它是活的，但已不是自由的了。响起警笛声，短促而刺耳。玛利娅浑身一抖，她用弗兰西斯科的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接着，一辆坦克的呼隆声淹没了警笛的尖叫和小河的淙淙声。

“旧金山”小店。白天

一辆满载蔬菜的小型卡车开到小店门前。开车的是弗兰西斯科。他动手把篓子和纸板箱卸在人行道上。传来音乐声。这是在赌棚里，在一条巷子里，执完勤务的大兵们正在狂赌。赌场的音乐声从早到晚吵得周围居民不安宁，它并不次于哨兵的相互呼喊声，更正确地说，哨兵的口哨声。

玛利娅从小店里走出来，她身后跟着一个混血儿士兵。这是费利齐奥。

玛利娅：“他们请你到要塞去一趟，潘乔。”

弗兰西斯科：“为啥？……谁？……”

费利齐奥：“拉达上尉！”

弗兰西斯科(稍迟疑)：“来杯罗姆酒吧？”

玛利娅：“我让过了。他不喝。他说，免得闯祸。”

费利齐奥：“喝罗姆酒要费好多钞票，我可不是有钱的人。”

然后，他俩横穿马路走了过去。

玛利娅看见，费利齐奥一下把弗兰西斯科推进要塞大铁门的洞洞里。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办公室

窗户上钉着铁栏杆。陆军部长的肖像。桌边坐着一个军官。这是拉达上尉。

拉达：“您是葡萄牙人吗？什么原因使您到我们国家来啦？”

弗兰西斯科：“生活所迫。”

拉达：“为什么您做生意的地方偏偏选在这儿？”

弗兰西斯科：“因为‘圣斯坦方诺’要塞……市中心并不是我这点资本开店的地方，您懂吗……郊区住的都是穷人，那儿我也没什么生意好做……这儿有士兵们，有时还有军官，做做看……”

拉达：“做做看……您的政治信仰怎么样？”

弗兰西斯科：“生意和老婆。”

拉达：“孩子呢？”

弗兰西斯科：“孩子以后再讲。还早呐！”

拉达：“早呐，早呐，有朝一日想要可就晚啦！我也是拖啊拖的，后来想要了，整整忙了一年，目前才有点结果了！”

弗兰西斯科：“男孩？还是女孩？”

上尉倒挺坦白。他苦笑一下，默默瞅着弗兰西斯科的乌黑的眼睛，瞅了好半晌。而后才言归正传。

拉达：“弗兰西斯科先生……您是外国人……在‘圣斯坦方诺’关的都是国事犯。这不是秘密……我们不想妨碍您做生意……但是我们应该相信，您对您居住的这个国家的利益，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弗兰西斯科：“我也希望您相信这一点。”

拉达：“弗兰西斯科先生，酒吧间来来往往人很多，不可避免

地要谈这谈那。当然喽，这些话，您不会听而不闻。我们有责任了解‘圣斯坦方诺’区发生的一切。这是为了安全。您准备跟我们合作吗？”

弗兰西斯科：“一定，上尉先生。”

上尉递给他一张打印的文件。

拉达：“您看看，签个字。”

弗兰西斯科开始看。他想抽支烟。他一边看，一边问道：

“您想要了解些什么？首先要什么？”

拉达：“所有一切，所有一切。我手下当兵的，总得上您那儿去，在一定程度上……最主要的，您要想方设法，接近所有的人，取得他们的信任。”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2区

拉达上尉把弗兰西斯科一直送到大门口。在两道铁丝网的围墙里面站着自动枪手。闪过囚犯的身影。

拉达：“我们的代表们……”

弗兰西斯科：“什么人？”

拉达：“国会议员……没看过报纸吗？开庭的日子不定期地推迟了。”

弗兰西斯科：“我从来不看报纸。”

拉达：“这也对。”

弗兰西斯科觉得，拉米列斯和康杰正站在铁丝网的那边。

在军官食堂的墙边有一辆功率强大的“雪佛兰”牌小型卡车。车身满是灰尘，四只轮胎，气已经放掉一半了。弗兰西斯科不禁问道：

“这辆车子怎么快死啦？”

拉达：“快死啦？哈！这字眼儿……”

他喊住费利齐奥：

“喂，鬼东西，你……你的名字！”

“费利齐奥！”

“这是谁的车子……快死啦？！从哪儿弄来的？”

费利齐奥不知道：

“它一直停在这儿，上尉。”

拉达(对弗兰西斯科)：“您对汽车有癖好吧？”

弗兰西斯科：“有一点。”

当然喽，弗兰西斯科对汽车是爱好的，但是此刻可以看得出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关在铁丝网里面的一些人。

他在人群中看见了卡列拉。

拉达：“要买下吗？”

弗兰西斯科：“可能。我的小卡车太小，可要运的货物很多……”

拉达叫来门口的哨兵：

“放他出去！”

哈波涅利亚大街。晚上

在要塞的墙边，在小店直对过，有个哨兵踱来踱去。弗兰西斯科出现在小店的门口，他隔着马路喊道：

“冷吧？”

哨兵：“妈的这冬天真该死！”

冬天毕竟是冬天。或许，那个士兵说得对。南风呼啸，夜里气温下降到十八度。

“旧金山”小店。晚上

弗兰西斯科穿过马路，直奔那个哨兵而来。走到跟前，递上一杯酒。弗兰西斯科用一支臂肘倚在要塞监狱的墙上。

弗兰西斯科：“别客气。在这阴湿的天气，一杯罗姆酒，是非常需要的。”

双层汽车房。晚上

弗兰西斯科的小型卡车开进汽车房。在门口担任纠察的那个小家伙向他点了点头，挂上入口的铁链。汽车在栈桥上打圈子，打了好半晌。

弗兰西斯科从汽车里下来。看见诺维拉。两个人面对面地走过来。又出现了第三者。弗兰西斯科不认识。周围，一堵小轿车排成的墙。诺维拉握了握他的手说：

“来认识一下……弗兰西斯科……这是‘龟甲背’卡尔洛斯。是个矿工。”

卡尔洛斯：“小伙子，是你要来帮我的忙吗？”

诺维拉：“不是。弗兰西斯科要在上边。暂时你是一个人。”

卡尔洛斯并不争。他只是问一问。一个人就一个人。他的两只长满老茧的大手，活象两只大锤。嘴里嚼着什么东西。仔细端详着弗兰西斯科。弗兰西斯科也已经有数了，他眼望着诺维拉。

弗兰西斯科：“马努艾礼有什么消息吗？”

诺维拉：“一点影儿也没有，不过我担保，我们一定能找到他。不管怎么样，您没个帮手总是不行的。”

听得见有辆汽车开进汽车房。也许是开出去。卡尔洛斯吃力地呛起来。很窘。他从地上拎起一包东西。

卡尔洛斯：“到时候了，走吧……开车走吧……”

一辆小卡车从汽车房开了出来。车上只有弗兰西斯科一个人。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晚上

一辆小卡车开进一幢汽车房兼仓库的门里。弗兰西斯科关上门，只有这时他才扭开电灯。他动手把空箱子、空篓子卸了下来。汽车的底板上躺着卡尔洛斯。睡着了。弗兰西斯科在他的肚子上拍打了一下。

弗兰西斯科：“起来吧，到啦。”

卡尔洛斯：“就是这儿？”

他环顾四周。

他打开包袱。里面是工具。一把凿子，一只大锤。卡尔洛斯跪了下来，开始用手指琢磨石板之间的隙缝。伸手拉过工具。

弗兰西斯科：“为啥人家叫你‘龟甲背’？”

卡尔洛斯：“这个你从来没看见过吗？”

他抬起头，心想，他也许没见过。然后，他仍然是两膝着地的姿势，把绒布衬衫往头上一扯。弗兰西斯科想起来了。他听说过这件事，卡尔洛斯的脊背象个乌龟壳。无数伤疤结在一起，长出一层硬皮。从肩头直到腰部。

卡尔洛斯：“是用宽刃长刀打的。懂了吧？平着拍的。伤口刚刚愈合，又是一顿长刀。这样，伤疤摞伤疤，脊背就长厚起来了。活象乌龟的甲壳。”

他放下衬衣，茫然不知所措。似乎他忘记了，他为啥在这

儿，在石板上。而后他恍然想起了，摸摸凿子。

卡尔洛斯：“这儿周围有什么？在这四堵墙的外面？”

弗兰西斯科：“这儿有一条大街。有个大兵的赌场，有一家汽车修理场。那儿有一家商店。那边是邻居的墙。这儿没地方好去。今后，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用同刚才带你来的一样的方法，在夜间到城外去一趟。吸吸新鲜空气。

卡尔洛斯点点头。他刚要干活儿，但是弗兰西斯科又来打扰他。“龟甲背”于是皱起双眉。

弗兰西斯科用手指着挂在门上的一只红色小灯泡说：

“瞧，卡尔洛斯！这是信号灯。如果灯亮了，那就是店里有了什么摸不准的事儿。就是说：危险——注意——安静！”

卡尔洛斯：“这有道理……小伙子，你给我点水喝喝。我总想喝水。必须在这儿放一只水桶。这不费什么劲。”

弗兰西斯科拎起两个篮子，刚要往店里走，但走到狭窄边门的洞洞里又停了下来。他不想放过机会，这不能不看看。卡尔洛斯的手臂一抡，大锤敲在凿子上，石板上飞出第一块碎石……

“旧金山”小店，同一时间

玛利娅在柜台旁洗杯盘。弗兰西斯科走了进来。他把一只装着农产品的篮子扔在柜台旁。这时候，忽然听到有人敲着上了锁的店门上的玻璃。在落满灰尘的玻璃外，现出阿里耶奇中士的微笑面孔。他打着手势请求着：“开开门。”玛利娅咋地一按柜台下的电灯开关（汽车房里亮起了红色的信号灯），就走去开门。阿里耶奇挤了进来，向四下一瞥。他手里拿着一个背囊。

玛利娅：“我们已经休息了，阿里耶奇先生。”

阿里耶奇：“我知道。我知道……”

汽车房里面不断传来锤子敲凿子的清晰的铛铛声。玛利娅一只手咔咔地按着柜台下的开关，另一只手扭开收音机。阿里耶奇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吵声，不由皱起眉头。

弗兰西斯科：“您要弄瓶酒带走吗？”

阿里耶奇：“不，不，我是外出过夜的，我没有请假，我能不能在您们这儿换套衣裳，暂且把我的军装留在这儿，留到明天早晨？”

玛利娅：“当然可以。潘乔，你带他去。”

“旧金山”小店的附属建筑物。同一时间

卡尔洛斯一锤一锤地敲着。只是当玛利娅的手掌碰到他的脊背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了。他攥住大锤，但脑袋没有抬起来。他按照老流放犯的习惯，先看一眼来人的双脚。他看见一双女人的便鞋。

玛利娅用目光向他示意那只亮着的信号灯。卡尔洛斯眯缝起眼睛，尽力回想弗兰西斯科那个小伙子讲了些什么，这只小灯泡起点什么作用。他想起了，灯泡一亮——就是说有点什么问题。

玛利娅：“我是潘乔的妻子，我叫玛利娅。我送水来啦。”

街上传来警笛的尖叫声，接着响起履带的轰隆声。卡尔洛斯喝足了水。而后，手里仍然那样攥着那把锤子，走到汽车房的门前。脸贴在门缝上。他看见一辆坦克从大门里开了出来。看见要塞监狱，岗楼上的哨兵。他转身走到玛利娅前，他的脸上慢慢地浮现出由于伤疤而扭歪了的笑容。

卡尔洛斯：“这是那边？”

玛利娅点点头。是的，是的。卡尔洛斯又把脸贴到门缝前。

看得见，他半开口地笑着。

卡尔洛斯：“嗨，好家伙！”

酒吧间门上的小铜铃叮铃叮铃地响了起来。信号灯熄灭了。

玛利娅：“走吧，卡尔洛斯！我指给您睡觉的地方！”

卡尔洛斯赶紧跑到石板上。玛利娅又碰了一下他的脊背。

玛利娅：“卡尔洛斯，我指给您……”

卡尔洛斯：“别打扰我啦。我已经睡足了。”

“旧金山”小店里的一间小卧房。黑夜

玛利娅和弗兰西斯科躺在床上。墙上挂着一个装有阿里耶奇中士的军装的塑料袋。听得见街上的警笛声。坦克的隆隆声。在这嘈杂的响声中，偶尔还传来锤子敲凿子的铛铛声。

铛、铛。一下，又一下。墙上，阿里耶奇中士军上装上的铜钮扣，闪闪发光。玛利娅侧过身来，一头扎在枕头上。

玛利娅：“它就一辈子挂在这儿啦？”

弗兰西斯科：“军装？不，这个我来解决。明天吧！”

“旧金山”小店。早晨

哈波涅利亚大街上，有辆坦克懒洋洋地转动着身子。这条商业大街还在沉睡。阿里耶奇中士顺着墙跟溜了过来，走到小店跟前。敲门。发现两个新写的大字：“叛徒”。这是用油漆直接写在橱窗的玻璃上的。

弗兰西斯科来开门。他还没有穿好衣服。阿里耶奇指给他看新写的两个字。弗兰西斯科笑笑：

“这是孩子们！捣蛋鬼们！”

阿里耶奇溜了进来。

“旧金山”小店。一小时后

玛利娅在洗橱窗上的玻璃。出现拉达上尉。他身旁有一个大腹便便的女人。

拉达上尉：“玛利娅太太，我想给您介绍一下我的妻子。”

玛利娅：“太好了！”

拉达上尉：“平常我们都是到市中心去买小菜。可现在我的妻子有孕在身了。”

玛利娅：“您来照顾我们生意，好极了！”

她走进柜台，咔地一下按开关。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同一时间

信号灯亮起来了。卡尔洛斯没理会，仍旧一锤一锤地敲着，花岗石地板上弹出一块块碎石。

“旧金山”小店里的一间小卧房

窗前，看得见鳞次栉比的屋顶，屋后是峰峦起伏的青山。弗兰西斯科走到房门前，他听见铛铛的锤子声，看见拉达夫妇和玛利娅。他看见，上尉正在和自己的妻子讲话，同时把一只手搭在玛利娅的背上。（噢！你这个混血女人！）弗兰西斯科走进店房，扭开收音机。然后，俯身凑到上尉的耳边，说道：

“我可以告诉您……”

“是吗？”

“阿里耶奇中士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夜，把军服放在我这儿了。”

拉达上尉：“阿里耶奇？他是调皮鬼。（哈哈笑了起来。）让他去吧，您放心……谢谢您……”

小菜场旁边的仓库。白天

弗兰西斯科把自己的小卡车装满蔬菜。一个名叫阿里方索的黝黑小伙子给他当下手。我们已经见过这个小伙子了，即使根据咖啡—香烟店那段情节也应该想得起来。那时，有几个小伙子，他也在其中，要给陆军部长打电话，通知上校被绑架的事，但谁也没有打电话要用的一夸特硬币。

弗兰西斯科坐在驾驶盘前。

阿里方索砰地一声关上小卡车的后门。

小卡车的后门上，用白粉和油漆写着六个大字：“给议员们自由！”

小卡车开走。

离商业中心不远的一条街上。白天

弗兰西斯科的汽车飞驰着。车后跟着一辆宪兵的巡逻车。坐在司机身边的那个宪兵，用手指指点点。

小卡车后门上的几个大字：“给议员们自由！”

宪兵的汽车赶上小卡车，把它逼向人行道。小卡车停了下来。弗兰西斯科从汽车里爬出。宪兵中士把他带到车后小门问道：

“运的什么东西?”

弗兰西斯科:(很快地)“蔬菜!”

他说完,就奔过去用袖子去擦车后门上的几个大字。

弗兰西斯科:“流氓们干的!(用脚踢了一下车门。)请您相信我,中士先生,我自己决不会!……”

他又抬脚踢了下车子,然后拉住中士的手。

弗兰西斯科:“准是一伙竞争者!一伙坏蛋!一伙开玩笑的鬼东西!”

他的样子老老实实,诚惶诚恐。眼里转着泪珠。他喊:

“我要打死他们!把他们打成肉饼!打他们个半死!”

这一切活象真的,中士只得相信了,但为防备万一,他把小卡车的号码记了下来。他咕哝着说:

“揩掉!”

要揩掉可不那么容易。油漆挺难弄,弗兰西斯科只好用袖子着实地苦干了一阵,直揩到几个字的意思看不清才停止。然后他又用那只袖子擦掉汗水。

“旧金山”小店。白天

音乐轰鸣。墙边、小桌旁坐着几个当兵的。这儿也有费利齐奥,他用汽水送着吃意大利的干酪沙拉。有个人开了口:

“您这音乐,太太,把头都搞昏啦。”

玛利娅:“你的头要是这样,那你别一早就喝个没完。”

拉达太太进来,玛利娅伸出双手。

玛利娅:“我还以为您已经生了哪!?”

拉达太太:“没有!(她似乎脸红了。)我还……四季豆。三听,太太。(低声地、彬彬有礼地加了一句。)还有柠檬汁;劳驾。(一面把几

听柠檬汁罐头塞进提包。)……拉达请您的先生上他那儿去一趟……(她的头朝要塞摆了摆。)谈汽车的事儿。”

玛利娅：“汽车？”

拉达太太：“您的先生想买一部汽车，不是么？”

玛利娅：“我还不晓得呢！”

费利齐奥走拢来，把几个铜币往桌子上一放。玛利娅甚至数也没有数。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院子

军官食堂的厨房旁边有一辆“雪佛兰”，上一次来要塞监狱时弗兰西斯科就对它发生兴趣了。

弗兰西斯科老远就发现，这段时间这辆车子稍许收拾了一下。至少是洗了一次。拉达上尉欢迎弗兰西斯科，并把他介绍给一位留着香蕉色黄胡须的军官。

拉达：“弗兰西斯科先生……库利洛中尉……我的事儿完成了，现在你们自己商谈吧。”

拉达走开。弗兰西斯科打量着汽车。

弗兰西斯科：“这部车子您要多少钱，中尉？”

库利洛耸耸肩膀：

“您肯出多少？”

弗兰西斯科绕汽车兜了个圈子……坐进驾驶室，开动引擎……然后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他朝“鸟笼”笔直地开去，囚犯们正在那儿放风。他看见，拉米列斯背朝他转过身去。弗兰西斯科兜了一圈，又把车子停在库利洛身边。

弗兰西斯科：“联合器有问题。”

中尉耸耸肩膀。

弗兰西斯科：“引擎都锈透了。”

中尉耸耸肩膀。

弗兰西斯科：“说个价钱吧。”

库利洛中尉耸了耸肩膀：

“就算……五千。”

弗兰西斯科：“三千。三千块，外加一年之内，随时可以到酒吧间去吃去喝。当然喽，只限一个人。”

中尉耸耸肩膀。

哈波涅利亚大街。白天

先是汽车房，昏暗。卡尔洛斯用脚把“雪佛兰”推出汽车房。

弗兰西斯科的新汽车从汽车房滚了出来。他快活地吹着口哨，把车子停在小店门前，隔着车窗喊道：

“我上菜场去。”

玛利娅向他招手。挥动着手腕和手指。

阿里耶奇从一大早就在赌场附近兜来兜去，嘴里不住地说：“去吧，去吧！”

弗兰西斯科撇了撇喇叭，猛地向前一冲，车子开足二百五十匹马力。

菜场附近的仓库。白天

弗兰西斯科的“雪佛兰”停在门槛旁边。在拱门下，在堆积的箱子中间坐着别涅季克托。他微笑着，当弗兰西斯科的目光和他相遇时，他也微笑。

一个小伙子（我们已经认识他了——他叫阿里方索）把装着香蕉和蔬菜的箱子装上“雪佛兰”。

弗兰西斯科坐在驾驶盘前。他想吹吹口哨，想摆出快活的样子。车子沿着狭窄的小巷轻快地转动着。弗兰西斯科满不在意地打量着过往行人。他看见，他们朝他的车子指指划划，他看见，他们笑着，挥着手，欢迎他。

弗兰西斯科停下车子。跳下来。向车后小门奔去。看见门上，有用油漆刚刚写上的几个大字：“给议员们自由！”他就两膝着地，擦呀，抹呀，刮呀。

一个宪兵从旁走过。

弗兰西斯科向他打个招呼，苦笑了笑。表示遗憾、歉意。

双层汽车房。同一天

“雪佛兰”停在二层楼上。弗兰西斯科坐在后轮的旁边。坐在那儿，闭着眼，抽着烟。呸呸地吐着唾沫，一声不吭。

诺维拉问道：

“你确信，这事儿是别涅季克托干的？”

弗兰西斯科没有回答。他想，他已经说过了。两手摸东摸西，不知抓什么好。

诺维拉：“我问你，你确信不疑吗？”

弗兰西斯科：“我说过了。还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你讲过了！可你一点儿也没有怎么着他！”

诺维拉俯首下看，他看见赫苏斯正在放下的链条附近踱来踱去。这小伙子在这儿接替了弗兰西斯科的工作。

诺维拉：“或许是他。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点缀人世间的疯子中的一个……”

弗兰西斯科：“他要害了自己，也要害了我们大伙儿。”

诺维拉：“你看怎么办呢？”

弗兰西斯科：“要把他赶走，现在还不晚。”

诺维拉眯缝起眼睛，问道：

“你知道，这该怎么做？”

弗兰西斯科(马上)：“是，是，我知道！”

“旧金山”小店。早晨

别涅季克托走进小店，在角落里的小桌旁坐下来。玛利娅瞧见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随后咔地一按柜台下的开关。

弗兰西斯科这时正在汽车房。他们正在往“雪佛兰”上装满装沙土的塑料袋。

弗兰西斯科走进小店，他竟没有认出别涅季克托，背朝他站下来，问玛利娅：

“你叫我？”

玛利娅给弗兰西斯科递了个眼色，示意别涅季克托在那边。她相信弗兰西斯科，相信他没有认出来。

弗兰西斯科朝别涅季克托转过身，大为惊奇。店里一个人也没有，更是加倍惊奇了。

弗兰西斯科：“看到你，我很高兴，有什么话说吗？”

别涅季克托是个老地下工作者。他走到柜台前，轻轻地说：

“派我来当助手。到你这儿……当‘龟甲背’的助手。”

弗兰西斯科：“暗号？”

别涅季克托：“出版书。”

弗兰西斯科向小房间走去，别涅季克托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旧金山”小店里的小房间。同一时间

弗兰西斯科用手指戳着别涅季克托的胸脯说：

“向后转。”

别涅季克托不情愿，但他顺从地向后转了过去。

弗兰西斯科把手伸到他的短上衣的下边，抽出一支短筒、粗口径的手枪，说道：

“这儿武器不派什么用场，他们没有对你讲过？”

别涅季克托着实大吃一惊：

“潘乔，难道在这个城市没有武器能够走路吗？”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同一天

弗兰西斯科和别涅季克托站在敞开的井口上边。

弗兰西斯科：“这就是。”

别涅季克托两膝跪下来，朝井下一瞥。

卡尔洛斯的声音：（从下面）“谁呀？”

弗兰西斯科：“你的助手来啦！”

卡尔洛斯：“到底来了！”

别涅季克托忽然明白了：

“地道？”

弗兰西斯科：“眼下还是井。”

别涅季克托吹了一声口哨，又朝井口俯下身：

“四米左右？”

弗兰西斯科：“稍多一点……五米。”

别涅季克托把两腿伸入井口，脚后跟踩着木梯的踏板，向井

下一潜，就隐没在灰尘中，在黑暗中，在自己的监狱中。

地 道

卡尔洛斯的脑袋。

别涅季克托的两脚。

别涅季克托的脑袋。

两人以目致意。

别涅季克托：“别涅季克托。”

卡尔洛斯：“好哇！”

他没有讲自己的名字。也许他确信，即便他不讲，他们也应该晓得他。接着，卡尔洛斯呛起来，上气不接下气，额上沁出汗珠。费了好大劲才把这阵呛压了下去。

别涅季克托：“现在让我……你闪开。”

别涅季克托匍匐着倒退回去，让卡尔洛斯从洞里爬出来。

从洞里——就是从将要成为地道的那个不大的深坑里。

卡尔洛斯躺下来——脚在地道里，头在井里。他闭上两眼。

别涅季克托：“你就是‘龟甲背’？”

卡尔洛斯不响。

别涅季克托抓起十字镐。一家伙。土落下一点点。

别涅季克托：“瞧，给咱们找的这个活儿！……四周是土……现成的坟墓，你听见吗？”

卡尔洛斯眼睛也不睁，就大嚷起来：

“少废话，小伙子！……少讲废话！！！”

一台破旧的通风机啪啪地响着，低沉的音乐声阵阵传来。卡尔洛斯双目紧闭地躺着，微微地喘着气，看来，他在节约空气。

“旧金山”小店。白天

店里只有玛利娅一个人。从附属建筑物的门里传来弗兰西斯科的焦急的声音。

“玛利娅！来点水！”

玛利娅向街上看了一眼，看见什么人也没有，便拿起一瓶可口可乐，走进附属建筑物。卡尔洛斯浑身湿漉漉地坐倒在屋子深处的一个箱子上，喘着气，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了。弗兰西斯科和别涅季克托在他身边忙碌着。

玛利娅走拢来，递过水……正在这时光，店门上的小铃叮铃叮铃地响起来了。

弗兰西斯科一抖，向井那边望了望。井口只用石板盖了一半，他连忙奔过去，刚刚把石板移好，附属建筑物的门口就出现了混血儿费利齐奥。他瞅了瞅卡尔洛斯和别涅季克托，看见两个人龌龊龌龊，汗流满面，浑身是土，他大为诧异。突然，弗兰西斯科粗暴地吆喝起来：

“别他妈的磨洋工啦！”

这话想必是对别涅季克托和卡尔洛斯说的。

弗兰西斯科：“水喝足了——就干活！把一切都抹上灰泥，门呢，油漆它两层！……”

他朝费利齐奥转过身。

费利齐奥又朝卡尔洛斯和别涅季克托瞅了一眼。看见小伙子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弗兰西斯科推着费利齐奥，往店里让。

费利齐奥：“我就要一包香烟。”

弗兰西斯科大咧咧地作着手势：

“谁也不想干活！这些该死的油漆匠！”

然后，弗兰西斯科稍稍过分地乱摸了一阵，拿来一包好烟。

费利齐奥：“对我来说，这太高级了，弗兰西斯科先生。我平常抽‘绿鸚鵡’。”

弗兰西斯科拍了拍他的肩膀。

“拿着吧，拿着吧，费利齐奥，这是送给你的——不要钱。我早就喜欢你了，真见鬼！”

费利齐奥：“谢谢你。”

弗兰西斯科：“不值一谢。来玩啊！”

费利齐奥走了。透过窗子，看得见他迈着猫儿一样的脚步，慢慢地穿过马路。

哈波涅利亚大街。白天

费利齐奥还没走到要塞，突然又转过身，往回朝小店走来。走到小店跟前，小铜铃叮叮地响了起来。

附属建筑物的两扇门敞开着。里面有卡尔洛斯和别涅季克托。他俩浑身是泥，疲惫不堪，准备着应付一切。弗兰西斯科尽力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他们。他推推搡搡地往店里让费利齐奥。

“旧金山”小店。白天

费利齐奥走进小店。玛利娅正在柜台旁洗餐具。弗兰西斯科站在附属建筑物的门旁，手里拎着一只打开了的油漆桶。他用抹布蘸了点油漆，刷在门上。退后一步，眯眼看了看，又刷上一下。

玛利娅问道：

“还要点什么吗，费利齐奥？”

费利齐奥：“我忘了，我不知道，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记了……他们吩咐我通知你们，拉达太太生了。”

玛利娅：“我的上帝，这真是大喜讯啊！生个什么？”

费利齐奥：“儿子！”

弗兰西斯科：“碰上这样的喜事总得喝一杯。来，玛利娅，给我们一人来一点儿。”

玛利娅：“真叫人太高兴了！潘乔，在这么个日子里上尉还想着我们。对吗？”

费利齐奥：“明摆着的事儿，指望您们送点礼，没别的。”

玛利娅敬过一杯酒，但是费利齐奥只轻蔑地笑了一下。

费利齐奥(站在门口)：“谢谢，可是为上尉的后代干杯，我不干。”

郊外公路。荒芜的大道。荒芜的采石场

弗兰西斯科的“雪佛兰”在公路上飞驰。它降低了车速，轻快地拐上一条荒芜的、严重毁坏了的大道。

它陡直地向山上爬去，在采石场附近停了下来。

弗兰西斯科从车子出来。向四下一瞥，然后打开车后门，别涅季克托从车上跳下，他又扶着卡尔洛斯爬了出来。“龟甲背”挺直身子，深深地呼吸一下，仰首望了望蔚蓝的苍穹。他说：

“天空……”

沙袋一个个拖了下来，倒进黑漆漆、象苍穹一样深邃无底的深渊。然后，他们躺下，在万籁俱寂中侧耳倾听。“龟甲背”躺着说：

“山里一点动静也没有……”

别涅季克托：“将军做了他该做的事。”

卡尔洛斯：“革命有高潮、有低潮，小伙子！”

别涅季克托：“这么说，现在是低潮喽？”

卡尔洛斯：“这是你说的。”

别涅季克托：“不是低潮，是完结！革命不会再有啦！革命给出卖啦！那些死了的人……只有那些死了的人才值得尊敬！只有他们才保持了忠贞气节！”

弗兰西斯科：“要是死——能证明……”

他没说完，啧啧舌头，就不吭声了。

卡尔洛斯问他：

“你估计，到年底我们来得及吗？”

弗兰西斯科：“要提前一些。”

卡尔洛斯扳着手指计算着，算了出来：

“七个月就行了。”

别涅季克托甚至颤抖了一下：

“潘乔，是你把我塞到地道里来的吧？”

弗兰西斯科：“是我。”

卡尔洛斯：“为啥说‘塞’？难道说你不是自己来的？”

别涅季克托(对弗兰西斯科)：“你真有两下子！”

他甚至上来了兴头，哈哈大笑起来。“龟甲背”也呛起来，他们俩象是比赛谁的声音大。稍顷，卡尔洛斯走到一边去了。

地 道

卡尔洛斯把脸凑到通风机前。他望着别涅季克托的湿漉漉的脊背。那小伙子正抡着十字镐，使劲地挖着石质的土壤。卡尔洛斯扔下铁锹，说道：

“我上去喘口气，一会儿，不会多久。”

别涅季克托脸也没有转过来，就点了点头。卡尔洛斯随身带上半袋沙土，但当他向出口的地方转身的时候，他和沙土袋又一起卡在窄得象一条缝一样的洞洞里。顶上的沙土簌簌地落下来。卡尔洛斯往外拉袋子，但是这玩艺挺不听话，它抵抗着，挣扎着，“龟甲背”和它一块象两个摔跤者一样倒在地上。

哈波涅利亚大街。“旧金山”小店附近

诺维拉差不多在小店的附近赶上了拉达上尉和他太太。拉达夫妇用童车推着自己的初生儿来外面兜风的。小店的门旁站着费利齐奥，他在吃香蕉。

诺维拉绕过他，转身走进小店。

“旧金山”小店。白天。同一时间

诺维拉走进酒吧间。弗兰西斯科给他指了指寝室的门。于是诺维拉隐没不见了。费利齐奥也脚跟脚地进了酒吧间，看来，他是不愿意和上尉碰面。橱窗出现了色彩鲜艳的童车和跟在后面的行列。于是玛利娅拍着手，走到街上去迎接他们，并且要证实，童车里躺的是一个地球上最漂亮、最结实的婴儿。

玛利娅：“多讨人喜欢啊！”

爸爸和妈妈自个儿也知道，但是经旁人的嘴巴再一证实，他们也不是不高兴的。

街上酷热，他们就把车子推进小店。费利齐奥这当儿不由地暗自嘀咕，怎么酒吧间没有弗兰西斯科，也不见刚刚进来的那个陌生人，不过眼下他对此还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他从烟灰缸里拣起一枝冒着烟的香烟（也许是弗兰西斯科的或者是玛利娅的），

并把臂肘拄在柜台上。

哈波涅利亚大街。离“旧金山”小店
稍远的地方。同一时间

哈波涅利亚大街上出现一辆外地的汽车。这种汽车，这儿谁也没有看见过。汽车在药房附近停了下来，打开车窗，一个穿便衣的人问小孩子们：

“小崽三！这儿有个‘旧金山’小店在哪儿？”

他们指给了他。

汽车里坐着四个人。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同一时间

诺维拉坐在装香蕉的箱子上，抽烟。卡尔洛斯躺在角落里的一条破垫子上，尽力想喘口气。弗兰西斯科从地道口拖出一个袋子。半袋……更确切地说，四分之一袋。

弗兰西斯科把它扔在汽车的轮子下，问：

“全在这儿？”

别涅季克托：“全在。”

他从地道口探出头，慢慢地往上爬着。

“旧金山”小店。同一时间

拉达太太：“谢谢你们，还送了礼！”

玛利娅：“嘻，太不值一提啦！”

拉达太太：“玛利娅，你和潘乔为啥不弄这么一个玩艺儿？”

她指的是在这个人世间最美丽、最结实的小男孩。

拉达上尉：“这一点我早就对弗兰西斯科说过了。不要犯错误，犯了错误，没有别人的帮助，有时是很难纠正的。”

玛利娅只是摊了摊手。这时几个邻居进店来买东西。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同一时间

别涅季克托从地道口爬了出来。这时卡尔洛斯开了口：

“全在这儿……明儿可能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么回事。”

别涅季克托走到水桶前，舀了一碗水，喝了一口，又端给卡尔洛斯。

别涅季克托：“明天保险什么也没有。后天也一样……卡尔洛斯是专干这行当的……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无能为力了。”

卡尔洛斯：（噗地把一口水吐了出来。）“谁无能为力？……我从小就在矿山上干活！我以前一直跟岩石和岩盐打交道的。尝够了石粉和汗臭的滋味……你能找出个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掘得更多的人吗？！ 找个给我看看！”

别涅季克托：“谁也找不出……我是说，这土太难弄。”

卡尔洛斯发现别涅季克托朝弗兰西斯科递了个眼色，而后又朝诺维拉来了一个。

卡尔洛斯：“……为啥你朝他们挤眉弄眼的，小伙子？！”

他以出人意料的灵活动作从垫子上一跃而起，向别涅季克托走去。

卡尔洛斯：“你为啥朝他们挤眉弄眼？你给我说说，懂吗！既然，我和你一块儿蹲火坑，你为啥在我背后挤眉弄眼？”

别涅季克托：（真诚地）“我觉得你可怜，又觉着你可气……不过我决不想开你的玩笑……”

卡尔洛斯：“你不应该挤眉弄眼的。”

别涅季克托：“我这样做很不好，你说的对。”

弗兰西斯科站在旁边，用手指甲搔面孔，仿佛脸上忽然发起痒来。他接着别涅季克托的话说：

“卡尔洛斯，怨我不好，因为我问了：全在这儿……这是我提了这么个愚蠢问题。”

“旧金山”小店。同一时间

玛利娅在接待一个女顾客。上尉在喝啤酒。就在这时候，拉达太太开口说：

“玛利娅，您知道，我们决定给我们的宝宝起个什么名字？弗兰西斯科！”

玛利娅受宠若惊，又拍着手说：

“好极啦！”

这当儿，小店的门旁停下那辆坐着四个穿便衣男人的汽车。玛利娅向柜台跨了一步，咋地按了一下信号灯的开关。拉达太太又说：

“这么一来，弗兰西斯科就得当教父啦！他绝对逃不掉啦！”

玛利娅：“这是太赏我们脸啦，太太！”

店门上的铜铃玎玲玎玲地响了起来。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同一时间

诺维拉焦躁不安。别涅季克托着实给他找了不少麻烦。但是工作总要继续下去。他说道：

“不管那边怎么样，卡尔洛斯，你实在太虚弱了……你应该让出自己的位子。我们给你找个替班。”

卡尔洛斯：“替‘龟甲背’的班？”

弗兰西斯科发现红色的灯泡又亮了起来，他向诺维拉作了个手势，示意他要离开一会儿。

诺维拉：“等一等，你别耍滑头。为什么这些话都要我一个人来说？！”

弗兰西斯科给他指了指信号灯，就溜进寝室。

卡尔洛斯的胸膛喷出一股怒火，他嘟囔着说：

“诺维拉，你离开这儿！你走开！这地道是我的！我的！我开始挖的……也要我来结束！你懂吗？”

诺维拉：“当然是你的……但也是我的！也是别涅季克托的！是我们大家的！”

“旧金山”小店。同一时间

弗兰西斯科看见店里有四个陌生人，他一眼又看到，他们的穿着成双成对，好象两对孪生兄弟，每对穿着同样的衣裳。

弗兰西斯科：“先生们有什么事？”

先生中的一个：“弗兰西斯科先生？”

弗兰西斯科：“是。”

两个孪生弟兄一人抓住弗兰西斯科的一只手。手铐咔嚓一响。

先生中的一个：“你被捕了！”

拉达上尉恍然大悟，涨红着脸，架子十足地向前跨了一步，仿佛登上斗牛场。

拉达上尉：“请说明理由！”

一位先生(孪生弟兄中的一个)：“请您闪开点，上尉！”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同一时间

汽车房里依然激情沸腾。卡尔洛斯摇摇晃晃地走上来，把自己的脊背对着诺维拉，低声地说：

“你把这个剥下来！办不到吧！可是地道——你就办得到？地道是我的荣誉，是我复仇的武器，懂吗？我要把它当作一把长刀，捅到陆军部长的臭肠子里去！”

“旧金山”小店附近的哈波涅利亚大街，同一时间

两个孪生兄弟从店里走了出来。接着是第三个先生，他的手和弗兰西斯科铐在一起。最后出来的那个，象是他们几个人的头子。跟在他身后的有玛利娅、拉达上尉和费利齐奥。

一位先生（他可能是这儿的头子）：“打开汽车房。”

弗兰西斯科瞧了一眼费利齐奥，然后又瞧了一眼玛利娅。（他后来发誓说，他是先瞧费利齐奥的。）

拉达上尉：“潘乔，这个鬼事情，你心里有点数了吗？”

弗兰西斯科：“还没有。”

几个特务把他推到汽车房跟前。他可以说把汽车房的钥匙遗忘在什么地方了，他也可以很久不能把钥匙插进大锁的锁眼里，但门迟早还是要被打开的。弗兰西斯科感到脊椎骨一阵酸痛。孪生弟兄中的一个从他手里夺过钥匙，弗兰西斯科转过身去，面向太阳，面向要塞。他觉得，有个人从岗楼上向他招手。（可能是阿里耶奇。）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白天。同一时间

门打开了，几个特务走进汽车房。弗兰西斯科，不消说，也和他们在一起。

地板上有卡尔洛斯的一条垫子，诺维拉的香烟，两只没装满沙土的袋子。

特务头子：“你的汽车吗？”

弗兰西斯科：“我的。”

孪生弟兄中的一个坐在“雪佛兰”的驾驶盘旁边。

“旧金山”小店附近哈波涅利亚大街。同一时间

弗兰西斯科被关进那辆警车。那个特务头子把汽车房的钥匙还给玛利娅。拉达太太朝弗兰西斯科挥了挥手，想说点什么，但是上尉拉住了她……

玛利娅走到汽车跟前：“你留几句话吧！”

弗兰西斯科：“洛兹高原之情，谁也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对吗？”

玛利娅的精神还没有恢复常态。她只是点点头，但是看得出她仍然如痴如呆。

两辆汽车沿哈波涅利亚大街开去。

玛利娅挤到店门前，上了锁，挂上一块牌子：“本店停止营业，请原谅。”

拉达夫妇走了。看热闹的也散了。只剩下费利齐奥。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在人行道上来回走了几趟，朝要塞走去，又站住迟疑了一下。看得见，他站在街中心，仰着眺望天空。

第二部

哈波涅利亚大街。在“旧金山”小店旁边。早晨

一辆旧的小卡车驶近小店。车里是玛利娅。她开始卸蔬菜。一个混血儿走过来，他喊：

“来，我来帮你！”

这是费利齐奥。他拿起箱子，搬进小店。

费利齐奥：“听到什么了？”

玛利娅：“没有……”

费利齐奥：“他在哪儿？”

玛利娅：“不知道。”

费利齐奥：“一个多月过去了，你甚至还不知道他在哪儿？”

玛利娅：“不……”

玛利娅发音时把词尾都吃掉，所以她的所有答复听起来都是“不……”

“旧金山”小店。同一时间

费利齐奥：“你为什么这样跟我说话？我不是你的敌人！”

玛利娅：“我不知道。”

费利齐奥：“你记得两个油漆匠吗？你记得有过这样一件事吗？什么都没有漆的油漆匠？”

玛利娅：“不……”

费利齐奥：“你记得吗？这事我对谁也没有说过……”

玛利娅：“你说什么？”

费利齐奥：“我不知道。”

玛利娅：“谢谢你的帮助，费利齐奥。现在我要整理了。”

费利齐奥：“工作的报酬呢？”

玛利娅给他开了一瓶可口可乐。费利齐奥说：

“你需要一个助手，玛利娅。”

玛利娅：“不……”

费利齐奥：“你极度疲劳了？”

玛利娅：“不……是的！”

费利齐奥：“我的服役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可以在小店里帮助你吗？”

玛利娅：“不……”

费利齐奥：“给我倒一点威士忌！”

玛利娅：“你不是不喝酒的吗？”

费利齐奥：“现在喝了。”

他看着玛利娅把小麦色的液体倒进杯子里。拿起杯子，用长长的手指握紧，说道：

“我的母亲在乡下生病。还有妹妹也……(喝完酒)棚屋烧掉了。公牛死了。没有了牛，她们还能干些什么呢？需要钱。他们以为我在这儿好象是个军官，以为我的钱多得不得了……从哪儿来呢？”

他直盯着玛利娅的眼睛看。舌头喷的响了一声，说：

“如果我的嘴巴不这样严，我也许能赚到钱。但我是个诚实的人……我总是受穷。”

玛利娅犯了一个疏忽的错误。也许，她可怜起他的母亲和妹妹来。她问：

“你要多少？”

费利齐奥：“五百。”

玛利娅：“二百。我可以给你二百。”

费利齐奥深深鞠躬。额角触到了柜台的冷冰冰的白铁皮。

地 道

卡尔洛斯用丁字镐挖着土。敲下去的次数少了起来，而且不象原来那样有力了。别涅季克托听到了铁碰到石头的声音。

别涅季克托：“怎么回事？”

卡尔洛斯：“我不知道……岩石……石头……”

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整个地道。

卡尔洛斯试着从左边，然后又从右边绕过石头。这石头实际上象一堵墙。越挖石头越大，石头压迫着他们，使他们恐惧、绝望。

别涅季克托：“这个东西够我们挖一辈子。”

卡尔洛斯：“得绕过它。……”

别涅季克托：“从哪个方向绕呢？”

卡尔洛斯：“没法知道……可以猜猜……”

卡尔洛斯丢掉丁字镐，把脸贴在石头上。通风机发出响声，把同样污浊的、发着霉味的空气吹进地道。卡尔洛斯试着微笑了一下。别涅季克托可以发誓，他是第一次看到卡尔洛斯微笑。卡尔洛斯捕捉到他的眼光，问道：

“你在想什么，小伙子？”

别涅季克托：“我要打死陆军部长。我甚至知道怎样做到这点。”

“旧金山”小店里的小房间。半夜

角落里立着一株小的塑料枫树，上面挂满小电灯泡。并不丰盛的餐桌上有一瓶威士忌。别涅季克托举起杯子，愁闷地勉强装出笑容，说：

“为明年比较幸福干杯！”

卡尔洛斯：“为革命！为自由！”

一团东西哽住了玛利娅的喉咙。别涅季克托把手放在她的手心上，说：

“为弗兰西斯科！”

大家轻轻地碰杯。然后开始吃东西。

卡尔洛斯：“别涅季克托想要打死部长将军！”

玛利娅通过酒杯上面看见别涅季克托抿紧了嘴唇，玛利娅微笑了。

别涅季克托：“可笑吗？我甚至知道，应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卡尔洛斯：“你不应当……你不懂得国内的政治局势。……”

别涅季克托：“你别作声，卡尔洛斯。”

别涅季克托沉重地看了玛利娅一眼，重复道：

“我要做到这点。我说过了。为了父亲！也为了其他人！……为了弗兰西斯科！”

玛利娅：“住口！……”

卡尔洛斯：“别涅季克托，再倒些酒。”

别涅季克托举起杯，无声地动动嘴唇。玛利娅懂了，她摇摇头。别涅季克托重复了一次。她忧郁地微笑了。这时候卡尔洛斯突然倒在地上，失去知觉。

医院的走廊。白天

卡尔洛斯就躺在医院走廊的病床上，医生在用被单把他盖上。然后对玛利娅说：

“他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种样子的？”

玛利娅：（不是立即地）“矿井……和监狱。”

玛利娅看见病床被推走了……卡尔洛斯，这个被称为“龟甲背”的人，离开了她，到没有尽头的绿色走廊的深处去了。玛利娅哭起来。

市场旁边的仓库。白天

旧的小卡车装满食品，玛利娅驾车开向我们熟悉的街道。她后面跟着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这是费利齐奥。

双层汽车房。白天

玛利娅的小卡车驶进汽车房。一个名叫赫苏斯的小伙子用链条拦住了汽车房的入口。骑自行车的人出现了。看起来象是从旁边路过。从汽车房里驶出诺维拉的汽车。车子里是玛利娅和一个戴着格子轻便帽的男人。

费利齐奥只来得及看清诺维拉的脸。汽车驶得很快，显然是追不上了。

警察局的监狱。会见室。白天

一个光线明亮的大房间被两排用粗铁条做成的栅栏隔成两半。两排栅栏之间的空间把来访者和犯人隔开。而在这个空间里面有一个兵在来回走动。来访者和犯人紧贴栅栏，互相看着对方，每人都竭力叫喊，想使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吵闹得象市场一样。终于弗兰西斯科被带了进来。玛利娅贴紧栅栏，高声大叫起来，她的声音压倒了一切：

“潘乔！派科！我在这儿！这儿！”

弗兰西斯科挤向栅栏。

弗兰西斯科：“你！你怎么样？”

玛利娅：“非常好……我们找不到你……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关了多少人，有多少监狱……你怎么啦？”

弗兰西斯科：“我是小偷，我偷了汽车。”

玛利娅：“这是譬喻的说法吧？”

弗兰西斯科：“不，是真的。这辆‘雪佛兰’原来是偷来的。我受到控告。”

玛利娅笑了。

玛利娅：“你告诉他们了吗，你是向谁买进汽车的？”

弗兰西斯科：“不，不！不必要。你去看看咱们的老是怀孕的圣母——你明白了吗？你对她说：我保持着沉默，我保护着她丈夫的名誉。”

玛利娅：“我明白了。全体朋友都向你问好！……”

弗兰西斯科：“谢谢！也向他们问好！”

玛利娅：“还有拉达上尉和拉达太太也向你问好，还有阿里耶奇中士……潘乔！我要到洛兹高原去！……太闷了！”

她甚至脸也红了。后来哭了：

“我是多么幸福，我是多么幸福，我是多么幸福……”

侦查员的办公室。白天

一张大桌子后面坐着侦查员，旁边坐着拉达上尉，弗兰西斯科和他的律师坐在桌子前面。库利洛中尉和汽车的原主佩列斯先生也坐在桌子的前面。这位先生个子矮小结实，长着小胡子，象一幅自画自的善意漫画。

侦查员：（向弗兰西斯科）“您怎么会得到这辆‘雪佛兰’牌的汽车的？这辆车原来另有主人。”

库利洛：“是我把车卖给他的。”

侦查员：“我现在不是在问您。”（向弗兰西斯科）“用什么方式？”

弗兰西斯科：“我有次看到它停在要塞的院子里，就问：是谁的车放在这儿烂掉？……这已经是很久前的事了，我记不清……”

侦查员：“佩列斯先生，您的汽车是什么时候被偷的？”

佩列斯先生双手一拍：

“喔！我从来没有说过‘被偷’！我不过是声明过，我有一次不见了一辆汽车……失踪了……不过这样而已。至于确定这辆车遭到了什么，——那就是你们的专业了……半年之前！”

侦查员：（向弗兰西斯科）“您看到汽车在要塞里。也许，现在让中尉先生来说说，汽车怎么会到他这儿的？”

库利洛中尉耸耸肩：

“我记不得了。”

侦查员：“努力想一想！”

库利洛中尉耸耸肩：

“那怕上帝把我打死,我也想不起来了,侦查员先生。”

拉达上尉:“您努力想想,中尉。”

库利洛:“我好象……我那时是在一个夜总会里……。到第二天,朋友们对我说,我是夜里乘着这辆汽车回去的。不过这是他们说的,我不能担保。”

侦查员:“那后来怎么样呢?”

库利洛中尉耸耸肩:

“后来?没有什么。它在监狱的院子里停了三个月。”

侦查员:“然后您把它卖给了弗兰西斯科先生?”

弗兰西斯科:(迅速地)“中尉先生不是卖给我,是送给我的。”

侦查员:“送?不要钱?”

弗兰西斯科:“几乎不要钱。”

拉达上尉:“半年不见主人来,汽车在院子里腐烂,而有人需要汽车……”

律师:“侦查员先生,这里面没有人发到任何横财,不构成犯罪。”

侦查员站起来:

“弗兰西斯科先生,您自由了——我会去下命令……谢谢你们,军官先生们!……佩列斯先生,您可以把您的汽车拿去,它就在院子里。”

这时佩列斯先生使大家都感到莫明其妙:

“我不需要这辆汽车。”

侦查员:“什么?!”

佩列斯先生:“我已买了另一辆。我何必要第二辆汽车呢?”

侦查员:“唔……好吧,既然这样……就让弗兰西斯科先生再拿去吧。”

弗兰西斯科向前伸出两个手掌:

“不。经过这一切事情之后再给我?……我也不需要它!”

侦查员看看库利洛中尉。库利洛耸耸肩。

库利洛：“我从来没有需要过这辆汽车。”

侦查员：“好。那就让它留在警察局里吧，真见鬼!”

弗兰西斯科：“如果大家都这样坚决地不要它，我可以拿……”

佩列斯先生：“怎么能说‘拿’? 您说‘拿’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汽车。”

弗兰西斯科：“可是您不是不要它吗? 您开个价钱吧。”

佩列斯先生：“当我买下它时，它价值……”

弗兰西斯科重新向前伸出两个手掌，把他打断了：

“我对它那时价值多少完全不感兴趣!”

佩列斯先生：“但是当……中尉紧急地把它用于公务的时候，它几乎还是新的。”

拉达上尉：“它在露天停了半年，变旧了。当弗兰西斯科把它修复的时候，他花了无数的钱，我是证人。”

律师：“此外，弗兰西斯科先生是无辜受累的。他在这里无缘无故地坐了三个星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不能做生意。这也需要补偿。”

佩列斯先生：“原来如此! 也许，如果弗兰西斯科先生拿去这辆汽车，我还得付钱给他吧?”

拉达上尉：“不清楚! 是得算一算。”

侦查员：“先生们，先生们!……(他看看表) 这一切你们自己去解决，我没有时间了!……”

他走近门边，在那儿停住：

“……先生们。我由于你们而耽误了。也许，谁送送我?……现在这汽车究竟是谁的呢?”

弗兰西斯科：“我送您去。”

“旧金山”小店的附属建筑物。傍晚

在附属建筑物里，在并拢在一起的桌子后面坐着以拉达上尉为首的“圣斯坦方诺”要塞守备队的军官们。拉达太太、玛利娅和弗兰西斯科也坐在这里。

弗兰西斯科为了庆祝自己回来，在请客吃晚饭。最清醒的是库利洛，因为他被认为是酒量最大的。他玩着电视机的键。拉达上尉站在第三块地板上(这块板盖着井)，轻微地摇晃着，在作临别祝酒。

拉达：“弗兰西斯科，我坦白地向你当面直说！……弗兰西斯科，你是个危险人物……你把我们全体都收买了。靠什么呢，你想想看？”

弗兰西斯科不知道。拉达太太插言道：

“靠高尚品质！”

弗兰西斯科：“谢谢！”

拉达：“对，但完全不靠这个。他收买我们完全不是靠这个！……你收买我们是靠自己太太玛利娅的令人心醉的力量！”

上尉干了杯，走过去和玛利娅接吻。库利洛中尉突然说：

“而我对您的高尚觉得可疑，弗兰西斯科先生！……我一直在想，您想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好处呢？”

玛利娅认为，现在她该出来参与了：

“为什么一定要‘好处’呢？”

库利洛：“如果他想不到好处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商人了，对吗？……作为一个商人来说，您是过于慷慨了，弗兰西斯科。而如果您不是商人呢？”

玛利娅：“您对他不了解，中尉先生。他非常吝啬、小气。他只是偶然才和朋友分享一点东西。”

库利洛：“难道我们是他的朋友吗？”

弗兰西斯科：“当然。我和玛利娅在这里很孤单。我们除你们之外什么人也没有了……而为了友谊就应当付代价，是这样吧，中尉？”

库利洛：“这一切都很有道理，可是‘付代价’——这又不是商人的回答。”

弗兰西斯科认真地看着中尉，心里在想，这个人在教给他正确的东西。他微微一笑说：

“我也不是什么圣人。我有不少隐蔽的毛病。”

库利洛中尉露出牙齿笑道：

“隐蔽的毛病……这是为了自己舒服。还不妨有两个明显的毛病，这样就会取得周围人们的信任。”

拉达上尉：“您不要听他，弗兰西斯科。库利洛是另一个极端。坏的极端！（高兴起来）我早就注意着他，所以我有时觉得，他有太多的明显的毛病。这也是可疑的！”

库利洛耸耸肩。大家笑了一阵，于是对晚会感到满意的拉达上尉拍一拍手说：

“是时候了，先生们！……该各自回家了！（突然想起）玛利娅太太，你知道吗，我们的小儿子不长牙齿！……我很怕，万一他永远也不长出牙齿来怎么办呢？”

弗兰西斯科开心地挥挥手：

“喔，那可就太好了。他将大大地交运了！”

拉达上尉：“为什么？”

弗兰西斯科：“因为地球上还不曾有过一个人是从来不长牙齿的，他将因此成名。”

拉达上尉：“这倒是真的！……谢谢您，弗兰西斯科！……您使我放心了。您真好！多么可惜，您没有能成为他的教父。”

玛利娅：“下一次，亲爱的上尉！下一次吧！”

“再见！……”

“谢谢，再见！……”

“旧金山”小店里的小房间。夜里

他们终于只有两人在一起了。弗兰西斯科略带醉意。他关掉电视机的音响部分。不带恶意地说：

“这个库利洛是个坏蛋。”

玛利娅没有回答。她脱掉衣服，然后坐到桌子后面，用手指头指着：

“他那时坐在这儿。别涅季克托说着傻话，说他要打死部长将军……一起为你干杯……”

她想起了什么事，沉默了一阵。

“……他坐得笔挺。修过脸，要求倒点酒。就跌倒了……”

正是现在弗兰西斯科才懂得，为什么玛利娅再也没有眼泪了。

弗兰西斯科：“把他葬在哪里了？”

玛利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能到那边去。”

弗兰西斯科叫了她一声：

“玛丽……”

她摇摇头。她不穿衣服坐在卡尔洛斯跌倒的那张椅子上，眼神停滞地听着墙外面哨兵们的呼喊声。

无声的电视机熄灭了。

玛利娅：“他有殉教圣徒的天才。”

哈波涅利亚大街。白天

“圣斯坦方诺”监狱旁的整条街道上都有士兵和宪兵在奔跑，整个街区被汽车包围起来。正在进行挨户挨户的搜查。

哈波涅利亚大街。“旧金山”小店旁。同一时间

弗兰西斯科把手插在口袋里，走到人行道上，好奇地环视四周。然后招呼正从旁边走过的阿里耶奇中士：

“发生了什么事？海军陆战队演习？”

阿里耶奇：“哈！有点类似。在找寻地道。挖向监狱地下的。他们时常在找地道。”

弗兰西斯科：“也是一种娱乐。”

阿里耶奇：“有时也能找到。”

“旧金山”小店。白天

玛利娅什么也没有问。在酒吧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是经验养成了习惯：沉默，甚至眼睛也仍是漠不关心的样子，而手则只做最必须的动作。

弗兰西斯科为了以防万一，把钱从钱柜里收集到衣袋里。然后好象是在泛美电视节目中演说一样随随便便地说（也许是过分装得随便）：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吗？他们在找什么地道！……”

弗兰西斯科走到附属建筑物里去了。玛利娅独自留下来看着在街上乱跑的士兵。她向杯子里倒了一点苏打水，从钱柜里

摸出一包塑料薄膜包装的药片，挖出一片，放到舌头上，用苏打水吞下，突然抖了一下。这是因为门上的铃响了。进来的是拉达太太，她搀着自己的小儿子。她在门口停了片刻，再看看街上。在通常无人的哈波涅利亚大街上今天真是太热闹了。玛利娅看着小拉达，他试着独立地在酒吧间的地板地上行走。

拉达太太：“您觉得我的宝宝怎么样？”

玛利娅夸奖了。然后问：

“小拉达上尉，你叫什么？说！”

拉达太太：“您叫他什么了？小上尉？这真妙！我要把这告诉所有的人。”

她笑着。小上尉向着通向附属建筑物的门边咿通咿通走去，拉达太太不得不追上去。

费利齐奥骑自行车来到小店旁。他把自行车放在橱窗边，走进小店。

费利齐奥穿着便服，裤子很窄，看上去不合身。

玛利娅：“你要什么，费利齐奥？用什么招待你？”

费利齐奥：“如果要招待，那最好是来一滴威士忌。”

玛利娅：“你为什么穿便服？”

费利齐奥：“完了！我的服役期结束了！从今天起我是世上最自由的鸟儿了！”

玛利娅：“这样的话——就给你两滴……（她把他的杯子倒满）现在准备飞向何方，自由的鸟儿？”

费利齐奥：“什么地方也不去！”

他直盯着她的眼睛。如果他想要吓唬她，他已经大大地迟了。玛利娅不解地看着他的眼睛（橄榄形的黑眼睛）。

玛利娅：“那么您的乡下怎么办？您的妹妹和母亲怎么办？您曾经说过，她们在那里很困难。”

费利齐奥：“我没有钱，对她们有什么用？”

混血儿用无拘无束的眼光打量一下拉达太太。也许，他急于要使自己本人相信，他已经完全不把官衔放在心上。

费利齐奥：“尊敬的太太，据说，您又怀孕了？”

太太被水呛了。

拉达太太：“我自己还搞不清楚……这是谁对您说的？”

费利齐奥：“我的眼睛！”

费利齐奥把背转向她，开始集中对付玛利娅。他仔细端详她。也许，他想要她自己先说话。玛利娅擦着器皿，装作没有看到费利齐奥的杯子已经空了。当费利齐奥仿佛偶然地用粉红色的手指尖把杯子推到了柜台边缘时，玛利娅用左手把杯子抓住，丢进了洗碗器里。这出于费利齐奥的意外。他说：

“我决定不离开你。我想，咱们已互相习惯……我还能找到什么更好的？”

玛利娅还是照旧用手工作着，擦着，整理着，洗着。中等的演员就是这样在戏院的舞台上控制自己。偶尔她看看拉达太太的肚子。可能，费利齐奥说对了：这位太太又穿上了象口袋一样的宽裙子……

太太在对她笑。大概是在为自己做母亲的幸福而不好意思。铃响了，玛利娅在柜台下面按了两下信号开关。士兵们进来了。大约十个人，是海军陆战队和宪兵，由两个军官指挥着（其中一个为库利洛）。阿里耶奇中士也和他们在了一起。

阿里耶奇：“您好，拉达太太！您好，玛利娅太太！”

窗外有一辆卡车停下来。显然是偶然巧合。这时一部分士兵走向寝室，一部分走向汽车房。酒吧间里留下一个军官和三个士兵。他们开始敲打地板。木棒的顶端已经敲坏了，每敲一次都有小木片飞散开来。拉达太太一把抱起小孩准备离开，但

军官说：

“坐着，太太。”

阿里耶奇：“这是我们上尉的妻子。”

军官：“全都给我留在原地！您的证件？”

这是针对费利齐奥的。他拿出一张小卡片。

军官：“您在这里有什么目的？”

费利齐奥：“喝酒。”

军官：（向玛利娅）“您的证件呢？”

玛利娅拿出证件。当军官翻阅有照片的证件时，玛利娅给他倒了杯掺可口可乐的罗姆酒。可是军官甚至对杯子连看也不看一眼。他走进寝室。士兵们在一块接一块地敲打地板。

“旧金山”小店的附属建筑物。白天

一张小方机放在第三块地板上，机上坐着库利洛中尉。弗兰西斯科在为他从瓶里添加可口可乐。士兵们吃着香蕉。有一个兵在角落里寻找着什么东西，把空的罐头箱丢得满地都是。弗兰西斯科直接从瓶里喝着，边喝边说：

“朋友们！你们怎么全都吃起香蕉来了？多用棒敲敲吧！不要忘记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地道。同一时间

在信号灯旁边，通风机冒着水汽。锹头闪耀着湿润的红光。

别涅季克托迟钝地看了看红灯，但是没有停手，然后突然站起来，开亮了大灯，拿起丁字镐，爬向石墙。右面已能看到绕过

去的路。别涅季克托抡起丁字镐劈下去，一镐又一镐用力地挖着绿色的、多孔的土层。瘖哑的声音在地道里回响。别涅季克托拚命地、发狂地、充满仇恨地、恐惧地、豪迈地挖着。他看见一只红蜘蛛“骑士”开始在墙上爬。别涅季克托用一只眼睛盯着它。一边挖、一边看。

“旧金山”小店。同一时间

弗兰西斯科和汽车房里的士兵回到酒吧间。弗兰西斯科友好地挽着库利洛中尉的军服袖子。士兵们涌到街上去。

弗兰西斯科：“再见！再见，太太！您的小姑娘多漂亮！”

这是针对小拉达上尉说的。

拉达太太：“是儿子！”

弗兰西斯科：“唔……”

弗兰西斯科让门开着，对费利齐奥说：

“请原谅，费利齐奥。我们要打烊了。要收拾一下……在这样的事情以后……”

费利齐奥：“我服役期满了。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工作给我做？”

弗兰西斯科：“我很高兴你来向我们告别，费利齐奥。喏，拿着吧！这是我给你路上用的……祝你顺风……”

费利齐奥：“我还要来……我决定暂时留在这里……”

弗兰西斯科：“好极了……再见……”

几乎是把他推出门外，上了锁，挂上一块小牌子：“抱歉，现在不工作”，慢慢地从酒吧间走向小房间。玛利娅看见混血儿两次在橱窗旁边走过。士兵们涌入一家赌场。

“旧金山”小店。同一天

哨子声。柜台后面坐着弗兰西斯科。他咬着铅笔。一大张纸上写着数目字和坦克的图形。听到玛利娅的声音后，弗兰西斯科不转身地问道：

“你要走，玛丽？我在这儿算了一下：咱们要破产了！生意做得少，开支倒很大。”

玛利娅：“我是双重的破产者。”

弗兰西斯科抬眼一看。玛利娅穿着夜间衬衣立着，手里拿着旅行提包。

玛利娅：“我准备好了，派科！我要坐夜车走了。到那边去！”

她咬住嘴唇站着，等待他说一声“不”，等待他对她说些什么话。弗兰西斯科只是吞了一口水，说：

“即使你准备坐夜车，也应当穿一件白天的衬衫。”

玛利娅：“你没有我能行吗？”

弗兰西斯科不知道。

火 车

车厢里除了玛利娅之外，还有一个和尚、一个农民和他的女儿。农民和他女儿略带醉意。可能是参加了什么喜庆宴会回来。他们的穿戴也象是去作客。姑娘不分好坏地唱着各种各样歌曲，老是在父亲耳边低声说话，两个人都哈哈笑着，而父亲老是用手掌拍着女儿的左膝。然后姑娘跑到厕所里去了。父亲好象直到这时才看到了玛利娅和和尚。稍稍有点难为情，摊摊双手。

农民：“这是我的女儿。”

没有人提出异议。隔壁车厢里有士兵们在谈话。士兵们是从头谈起的。

声音：我们把他们五个人全都埋在土里，已经走了。我们走着，大概走了至少一哩。这时赫苏斯·玛利亚中尉突然说：“来，回去！”他的嗅觉象狗一样灵。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回到那里：坑挖开了，枪毙了的人一个也不见了……这时赫苏斯·玛利亚就说：去找，死人是走不远的！……找到了。在农村的妇女们那儿找到了。

第二个声音：妇女们要死人干什么？

声音：其中有两个还活着。

声音：只不过是我們射击得不好。他们中间的一个是在一个女人的床上找到的。女人叫喊起来：“把他留给我，那怕一天也好！把他给我一天！”可是伙伴们都很凶。在大热天里多走了两哩路！于是赫苏斯·玛利亚说：“女人，你要这个半死的人有什么用？你最好给自己挑一个健康的人！”随后有个人把房子烧着了……

传来低语声。两个或三个喉咙同时低声说起来。有一个士兵来到车厢里，毫无礼貌地审视玛利娅，然后审视和尚。

这时姑娘回来了。士兵用手碰到她，她立刻大叫起来，使得士兵象被蜂螫了一下一样，急忙跳开。姑娘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对父亲笑笑，重新用缓慢的西班牙拍子唱起歌来。

海洋岸边的小饭馆。白天

在芦苇屋顶上空，一块由巨大的旗鱼骨骼组成的招牌在北风中摇晃作响。

“玛利娅！玛——利——娅！”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小饭

馆门口喊。

海岸。白天

玛利娅躺在岸上，她的头发上沾满沙子。

孩子的声音：妈妈玛利娅！

玛利娅睁开眼睛，惊慌地微笑了。沙滩上长出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她的身体挡住了四分之一的天空。

小女孩：“你从我这里跑开了，妈妈玛利娅！”

玛利娅：“你睡得象小羊羔一样熟，我不想叫醒你。”

小女孩：“我醒来时……（她在玛利娅的两脚之间跪下）用手一拉，在床上摸来摸去，可是你不在。我就慌了。我想，你根本就没有来，是我做梦以为你来了……”

玛利娅：“我在这儿。”

小女孩伸出双手：

“你和我们一起去吃早饭吗？”

玛利娅抓住她的手，坐了起来。然后立起来。

海洋岸边的小饭馆。白天

小饭馆里放着一张长的木板桌子，桌子两边是长枱。靠近没有门窗的一堵墙边，在显眼的地方有一只炉子，使顾客们能够看见他们吃的鱼是怎么煎的。时间还很早，小饭馆里空荡荡的。

通过不装玻璃的大窗可以看到两个拖鱼网的男人。

母亲和玛尔塔（玛利娅的妹妹）在炉边忙碌。玛利娅和玛尔赛拉在位子上坐定，等待母亲用陶制钵头把食物端过来。

母亲：“她以为你走掉了……她就开始责怪我把你放走了。”

玛尔赛拉：“我没有以为她走掉了，我以为她根本没有来过。”

母亲：“这还不是一样。”

玛尔赛拉：“不！这完全不同！”

玛利娅轻轻用叉敲敲盆子，向玛尔赛拉眨眨眼。

玛利娅：“你吃，玛尔赛拉。”

玛尔赛拉对这种暗语十分满意。她把头低到盆子上，微笑一下，然后自己向玛利娅眨眨眼睛。玛利娅回答了她。不是立即。几乎难以察觉。正是这样使玛尔赛拉分外喜欢。然后玛尔赛拉嘴里满含着食物问道：

“妈妈玛利娅。为什么爸爸弗兰西斯科不愿住在这里？他不喜欢鱼。”

玛利娅：“难道会有人不喜欢鱼吗？……他不能。……”

玛尔赛拉：“妈妈玛利娅，但这是不对的吧，说什么爸爸在监牢里？”

玛利娅笑了起来，被鱼骨头刺痛了。

玛尔赛拉：“你痛吗？你知道吗，以前小朋友们说，我根本没有爸爸……直等到爸爸弗兰西斯科来到咱们这里并且大家都看到了他……可是现在他们又在说，爸爸在监牢里……”

玛利娅：“孩子们总是凶恶的。玛尔赛拉。他们甚至比成年人更凶恶。你不要去听他们。”

海 岸

玛利娅和玛尔赛拉盘着腿坐着。旁边放着一捆棕榈叶。玛尔赛拉在教玛利娅编草帽。

玛尔赛拉：“不，不。你抓了两根草。男人的草帽是这样做。

可是女人的只要用一根。你懂吗？”

玛利娅：“我懂……可是我不会。”

玛利娅把玛尔赛拉推倒在棕榈叶上，然后两人滚到沙上，累了，才安静下来，互相看着。玛尔赛拉向玛利娅眨眨眼，而玛利娅向她点点头，两人都感到幸福，看着没有飞鸟和云彩的天空。当玛利娅想哭时，她背着玛尔赛拉转过身去，把头歪在肩上，忽然看见别涅季克托正沿着海岸笔直向她们，向一捆散乱的棕榈叶子走来。玛利娅害怕立起来。她看着他越走越近，等待着最坏的事情。当别涅季克托走过来在她的脚旁停下时，玛利娅求他：

“如果你要对我说什么可怕的事——最好是住口……”

别涅季克托：“我由于没有买票，在火车上被查出来了，我只好中途跳车……”

他笑了一声。

玛利娅：“那么现在你的脚怎么样？”

别涅季克托抬起眼睛，以便更好地看清自己的脚，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看清这个小女孩。

别涅季克托：“怎么对你说呢？……在回去的路上我大概要买票了……”

玛尔赛拉：“这才聪明……票子毕竟比假肢来得便宜，对吗？”

别涅季克托：“你是谁？”

玛尔赛拉：“我是玛尔赛拉。妈妈玛利娅和爸爸弗兰西斯科的女儿！”

别涅季克托：“原来是这样！……”

别涅季克托坐到沙上，面向着海洋；玛利娅看见了他的上衣背上被撕破，沾满了红色的灰尘。

玛利娅：“那边怎么样？……还是老样子？”

别涅季克托：“大概是！我不干这个了。我离开了他们。和你一样。人各有志……”

玛利娅：“人并不是总能够自由选择……”

别涅季克托：（稍顿）“这里附近有地方暂住吗？”

玛利娅：“你往那边走。有座房子。你去问古斯塔沃先生。这是我的父亲。”

别涅季克托：“方便吗？”

玛利娅：“爸爸古斯塔沃说，打渔的人是地球上最早的基督徒，并且将永远是基督徒……因为不是富翁。”

玛尔赛拉：“这里不会使您喜欢的……大蚊子很多。”

玛利娅：“别说话，玛尔赛拉。”

海岸。一星期后。白天

别涅季克托和爸爸古斯塔沃在拖网。他们卷起裤腿，涉水走着。

海洋岸边的小饭馆。白天

玛利娅坐在芦苇的天棚下编草帽。

玛尔赛拉忧郁地时时看她一眼。

玛尔赛拉：“妈妈玛利娅，看来，我永远也教不会你了，我说过只要抓一根草。”

玛利娅：“我现在是做男人的草帽，玛尔赛拉。你说过，做男人的草帽要用双股的草……”

玛尔赛拉：“这是替别涅季克托先生做的草帽？”

玛利娅：“你看到的，他一直在太阳下面。”

玛尔赛拉：“让他走吧。”

玛利娅：“要知道我不能对他说这个……”

海洋岸边的小饭馆。晚上

桌子上空挂着一盏大火油灯。在吃晚饭。玛尔赛拉专注地看着别涅季克托。他在吃自己的汤，每吃一匙就皱一次眉头。他的目光和玛尔赛拉的目光相遇。

别涅季克托：“怎么？”

玛尔赛拉：“是我给你的汤里放了这许多盐。”

别涅季克托：“为什么？”

玛尔赛拉：“风俗是这样。”

玛利娅：“玛尔赛拉，别说了。”

古斯塔沃：“什么事，玛尔赛拉？”

母亲：“玛尔塔，如果你吃好了，就可以离开桌子了。”

玛尔赛拉：“我还没有吃。”

别涅季克托：“什么风俗？”

玛尔赛拉：“当客人住得过久了，就开始往他的汤里多放盐。”

玛利娅：“别涅季克托，请允许我替你换汤了！……”

海洋岸边。白天

玛利娅和别涅季克托在沙滩上走。两人都戴着草帽。在他们后面五十公尺，玛尔赛拉在爬行着。她假作是在收集卵石。收起来，又丢掉，丢到旁边的沙丘堆里。

玛利娅：“她跟在咱们后面？”

别涅季克托：“我的敌人？……是的。”

玛利娅：“她不是你的敌人。她是我的朋友……也是弗兰西斯科的朋友。你现在上哪儿去？你有计划吗？”

别涅季克托：“去打死将军。”

玛利娅微笑。

别涅季克托：“你吻我一下好吗？”

玛尔赛拉接近了他们，但没有走过来。

玛利娅：“在那边，在警笛声下面，我每天夜里看见这一切……海岸和玛尔赛拉……现在我重又睡不着并且看见‘圣斯坦方诺’监狱。”

别涅季克托：“以及弗兰西斯科？”

玛利娅：“还有卡尔洛斯。他是忠诚的化身。不是吗？……我有权不相信他已经不在了。也许，有朝一日他会象你一样踏着沙滩向我走来，我们一起散步，一起坐下……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过任何东西。”

别涅季克托：“跟我也一样。”

玛尔赛拉看到，妈妈玛利娅抱住那个人，吻他的嘴唇，他三天前就说要走，可就是还不走。玛尔赛拉扭转身，把一块石头丢到一只生锈的汽油桶里。然后又丢第二块，第三块，好象她是在轰炸、射击这只桶。

她们只剩下两个人在一起，沿着海岸回家。浪花冲洗着她们的脚。需要和解，所以玛利娅眨了一下眼睛。玛尔赛拉皱着眉头走着，不想这么快就屈服，但是当玛利娅一把握住她的头发时，女孩子笑起来，含着泪说：

“你是最、最、最属于我的！……”

岛上的监狱。大门里边。白天

几个人挤在大门旁边，等待有人来给他们开门。对他们来说，昨天是监禁的最后一天，而今天是自由的第一天。他们伸展着腿脚，好象准备走向起跑线的赛跑运动员，他们用手指摸弄着好久不穿了的、已被遗忘的衣服纽扣，无缘无故地笑着。哨兵们嘲笑地沉默着。

从哨亭里走出一个戴黑眼镜的班长，他把那些幸运的人们重新用眼睛数了一下，看了看名单，随即高声喊叫起来：

“涅利松·阿伊亚！”

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摇晃了一下，向大门走去。（片上题字：“涅利松·阿伊亚”。）笑声停了。因为谁能知道，在这最后一分钟里命运还会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开什么玩笑呢？

班长：“刑满释放。出去吧！”

涅利松走向门洞中的转门。

涅利松：“别了！”

班长：（咕哝地）“再见。”

涅利松：（模仿他的腔调）“这咱们还得走着瞧，剥皮的家伙！”

涅利松用力推转门，但门不动，小伙子有点不安起来。班长笑了一声，向哨亭中一个看不见的人点点头。门扇动了，涅利松走出去，获得了自由。

岛上的监狱。大门外边。白天

这里有许多妇女和儿童。这些人是在等待获释者。一个男孩向涅利松跑来，喊道：

“爸爸！爸爸！妈妈，你看，咱们的爸爸在这里！”

涅利松：“你，小伙子，没有搞错吗？我好象记不得……”

在男孩后面有一个穿高跟鞋的混血女人跌跌撞撞地赶过来。涅利松摊摊手，对她说：

“请原谅，太太！我当然不是说‘不’，但他不太象我！”

混血女人：“啊，这是误会，先生！……米格尔！这个不是你的爸爸！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的爸爸是红头发，象七个鬼一样红，而鼻子简直象罂粟花……”

涅利松没有人来接。他相信有人在等他，但忽然从墙边出来一个小伙子，向着他走来。（片上题字：“阿希列斯·艾恰里”）

艾恰里：“你不想喝一瓶啤酒吗？”

涅利松仔细看看穿着黑色皮短衣的小伙子，咂咂舌头，慢慢地说：

“啤酒？……就是那种棕色的……带点苦味的……喝了能使人舒服的饮料吗？好，去试试看！……”

天棚下面的露天酒吧间。白天

涅利松和阿希列斯从柜台上各拿一瓶啤酒，走向一张小桌子，桌子后面已有一个单身顾客坐着。阿希列斯带头向那边走，虽然周围的空桌子有的是。涅利松看看顾客的脸，认出了诺维拉。涅利松迟疑着，诺维拉首先开口：

“我很高兴看到你……”

涅利松：“我也是。”

诺维拉：“我们在等你……”

涅利松：“他说了……”

诺维拉：“有事找你。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的事……”

涅利松：“我准备着。不过我要回家一次。我四年没有看到任何人了。”

诺维拉：“好的。你回去一天。”

地道。时间不清楚

涅利松手脚着地在地道里爬行，轻轻吹着口哨。弗兰斯科和阿希列斯跟在他后面爬。

涅利松：“设想得不错……那个小伙子是由于什么死的？就是以前在这儿干的那个？”

弗兰斯科：“他背上生过病。”

涅利松：“要考虑通风……”

涅利松拿起丁字镐，向墙劈去，劈下块石头。深深地喘口气。

“旧金山”小店的附属建筑物。夜里

涅利松睡在卡尔洛斯的旧席子上。阿希列斯躺在地板上，倾听着警笛声。突然涅利松看见阿希列斯·艾恰里走近他，弯下身，用刀子刺进他的胸膛。涅利松在梦中大叫起来，坐起身子。阿希列斯也从自己的角落里跑过来。

阿希列斯：“什么事？”

涅利松睁开眼，不再叫喊。环视着墙和地板，想弄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他安静下来。微微一笑。

仿电视纪录片。城市的街道

一辆在街上燃烧的汽车镜头。

电视广播员的声音：昨天在独立大街上恐怖分子袭击了陆军部长的汽车！……

照 片

将军——陆军部长的照片。片上字幕：“我们有责任斩掉左手！”

仿纪录片。城市的街道

电视广播员的声音：将军——陆军部长的汽车如同每天一样于十六点从官邸的大门口驶出来。由于幸运的巧合，在汽车里只有将军的副官。

在破碎的电影胶片上，看得到从铁门里驶出一辆由头戴白色钢盔的摩托车手护送的“梅塞德斯”。镜头里的动作缓慢，犹如在梦境一般，因为这是用高速拍摄的。

看得见一个带着提琴盒子的人从人行道上走到马路上，提琴盒慢慢地打开……手里拿着自动步枪。响起了警报。那个人一面射击，一面走到马路中间。

照 片

在报纸的第一版上登着一辆燃烧着的汽车的照片。

广播员的声音：将军的副官和司机被打死了。一个摩托车手受了伤。抓住一个恐怖分子……

仿 纪 录 片

几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侦探捆绑别涅季克托·列恰达。他挣脱开，手里有手枪。

广播员的声音：……于是……他自杀了。罪犯的身份还没有弄清楚。

照 片

别涅季克托躺在人行道上。一块眼镜片被打碎，血从嘴里流出来。

哈波涅利亚大街

混血儿费利齐奥走进赌场。他显得没精打彩和消瘦。便服象麻袋一样挂在他身上。中士阿里耶奇喊住他：

“啊！……自由的鸟儿！在自由的生活中，日子过得怎么样呀？”

费利齐奥没有回答。他在赌博自动装置后面站住并且瞧着街上。他看到弗兰西斯科到市场去。

双层汽车房旁的街道。别涅季克托死亡的当天

汽车房近旁停着弗兰西斯科的“雪佛兰”。

在隔壁房子的角落后面，放着费利齐奥的自行车。

弗兰西斯科从汽车房里走出来，坐到汽车里，开走了。费利

齐奥从自己的隐蔽处看到弗兰西斯科一个人在汽车上，这辆运货车上放着水果和蔬菜。不过费利齐奥对弗兰西斯科的汽车似乎没有表示特别的兴趣。

这时开来了一辆珠母色的“大众牌”。里面坐着我们熟悉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曾经在马努艾礼那里洗过汽车。又开来一辆小“福特”汽车，在美洲，妇女们很喜欢坐这种车子。果然是这样，一个女人驾着这辆小“福特”，她旁边坐着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这是爱莲·卡列拉和她的女儿。一个叫赫苏斯的职员掀起铁链，汽车便开到二楼去。

费利齐奥剃光了胡子。瘦削，穿了便衣，用穿旧了的凉鞋的鞋尖把人行道上的垃圾踢下去。纸、报纸的碎片、香蕉皮掉到一股沿着人行道台阶流的水里，旋转着，漂走了。

爱莲·卡列拉和女儿已经不坐汽车了，她们步行着。

城市的大街。白天

费利齐奥盯梢。爱莲和女儿穿过马路，她们走到独立广场那边。费利齐奥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在“圣斯坦方诺”看到过这个女人。在同犯人会见的房间里。现在他们走到了将军——部长的“梅塞德斯”烧掉的地方。

女人们走进商店。门上写着“沙龙”，但这是出售图画的普通商店，有写生画，甚至招贴画。

图画沙龙旁的街道。白天

费利齐奥在商店旁边走了两遍，后来突然看到诺维拉，他认得他的脸。他记得那时诺维拉到哈波涅利亚大街弗兰西斯科和

玛利娅那里来过。

诺维拉走进商店——沙龙。

地 道

在隧道里，诺维拉和弗兰西斯科坐在灯下。诺维拉看了看表，自言自语。

诺维拉：（小声地）“已经十一点五十五分了，再等五分钟。”

涅利松站在地道尽头，那儿已经开始垂直向上挖，坑洞正在重新变为一口井。诺维拉和弗兰西斯科只看到他的脚。

涅利松的声音：同志们！你们摸摸看，这儿的土多么热啊！我发誓，这儿的土已经完全是热的。

诺维拉：（小声地）“他喊什么？”

弗兰西斯科：“他说，土是热的。”

诺维拉：（小声地）“这是好还是不好？土怎么突然热了？”

他们看着秒针，沉默不语。听到涅利松的声音：

“我什么也听不见。”

弗兰西斯科和诺维拉：“什么？什么？！”

涅利松：“什么也听不见……或是他们敲得轻，或是土层还太厚。”

诺维拉瞧着弗兰西斯科，毫无结果地想捕捉他的情绪。诺维拉小心地问道：

“这是胜利还是失败的开始？啊？”

弗兰西斯科：“大概既不是胜利也不是失败……我们没有工程师不行。要不然我们有打穿到军官娱乐场或者司令卧室里去的危险。”

涅利松跪下来向他们爬去。

涅利松：“不必等待了。有什么东西妨碍着他们，要不然我应当听得见他们的。你们瞧，多么热和干燥的土。”

诺维拉取了一掬土，放在手里揉搓，闻着。

诺维拉：“涅利松，我不喜欢土是热的，为什么它是热的？”

涅利松：“我不知道。让他们明天重复一下信号，我们会看到的。土吗？土怎么？有点热有点冷……多半是正常的！”

弗兰西斯科：“需要工程师！”

双层汽车房。几天以后

“雪佛兰”高速开进汽车房，登上二层楼。赫苏斯用铁链把入口处关上。

弗兰西斯科走出汽车，看到赫苏斯向他走来。他四面张望。旁边，在灰色的竖起盖子的“大众牌”里，坐着一个瘦削的戴眼镜的人，他留着松软的墨西哥式的连鬓胡子，抽着一支长长的、弯成弧形的香烟。他在看书。

赫苏斯走近，向坐在“大众牌”里的人做了一个手势，那个人就从狭窄的门里走出来。

弗兰西斯科瞧着下面，那里，在汽车房的入口处，赫苏斯的助手在忙着。接着弗兰西斯科害怕起来了。后来他说，他不过是惊奇，但实际上他是害怕。在下面，费利齐奥在走动。他穿着通常是汽车房工人穿的白色短上衣，拿着橡皮管，吹着口哨。

弗兰西斯科握着戴眼镜的人的手，听到：

“……阿乌古斯托！”

弗兰西斯科：“很高兴。”

然后弗兰西斯科坐进自己的汽车里。一个人。

赫苏斯：（关怀地）“他家里的房子烧了，或许是板棚。家里有

母亲和妹妹。他要帮助她们生活……”

弗兰西斯科赞同地点点头。

弗兰西斯科：“他没有撒谎……牛也死了。”

“雪佛兰”开到下面，虽然弗兰西斯科故意慢慢地从大门里滑出去，费利齐奥甚至没有为了好奇，看看到底是谁，是乘了什么车开出汽车房的。他蹲着，在搞轮胎，这里有很多轮胎丢着。

赫苏斯在玻璃房里打开电视机并且对费利齐奥喊道：

“足球赛！……不感兴趣吗？……”

然后赫苏斯打了个呵欠，含糊地说：

“富翁！……你看到他来了吗？真正的富翁！做麻醉品生意。走私！……”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白天

弗兰西斯科正在关门，然后开始从带篷货车上卸下空箱子，在箱子底里躺着一个戴着眼镜、留着墨西哥式胡子的矮小的人。

弗兰西斯科：“到了！”

阿乌古斯托：“喔——喔！咳——咳！呸——呸，呸——呸！”

阿乌古斯托同志揉揉腰，掸掸西装上的灰，扣上纽扣，做好了准备，看着弗兰西斯科，弗兰西斯科打开地道口，说道：

“上这儿来。”

地 道

几个人并排坐着，把膝盖放在下巴下面。工程师翻着图纸，问弗兰西斯科（大概他以为他是主要负责人）：

“我应该回答什么问题？”

弗兰西斯科：“我们在哪儿？”

涅利松：“我相信……”

阿乌古斯托：“等一等，同志！别用自己的权威压我……”

工程师在地道里走着，走到地道的尽头。他矮得可以在这儿走而不必使人的尊严受到过分的影响。涅利松跟在他后面爬。

诺维拉看着通风机说道：

“潘乔，我们这件事的成功与否，‘出版书’的成功与否，其意义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党需要清醒的头脑……极端派分子能够毁灭党，就象在印度尼西亚那样。当然还不仅在那里。谁需要别涅季克托的死呢？”

弗兰西斯科：“他自己需要。他正象名副其实的西班牙人，蔑视死，别人的和自己的……我知道他会这么干的，这是无法改变的，他只是在一点上不走运——汽车是空的……”

然后又补充道：

“我需要麻醉品……不！这不是为我。随便什么样的。走私来的。”

这时涅利松要工程师摸土。工程师拿着一掬土，闻着，笑了起来。

涅利松：“您笑什么？”

阿乌古斯托：“您大大的走运了，小伙子！”

工程师往回走，又对弗兰西斯科照样重复：

“你们大大地走运了，朋友们……依我看，你们挖到士兵厨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开一家卖热菜的小饭店来代替小店，那些热菜就从这条走廊里搬过去。”

工程师感到很可笑。大家都瞧着他，一直等到他不笑。然后诺维拉问道：

“请您在平面图上指出，我们在哪儿？厨房在哪儿？”

阿乌古斯托：“我哪儿知道？我不过是不合时宜地开了个玩笑……我先要看看你们的计算并且测量一下，要是能从上面看看这一切就好了……我想，明天我能给你们带一个详细的平面图来。”

弗兰西斯科：“您在这儿过夜。”

阿乌古斯托：“在这儿？”

弗兰西斯科：“在上面。在汽车房里。”

哈波涅利亚大街。白天

玛利娅在通往哈波涅利亚大街的胡同里走着。她走着，高高地抬起了头，同熟悉的人打招呼，嘴唇边挂着为所有的人预先准备好的笑容。

费利齐奥在自己和自己玩“二红一白”。看到玛利娅后，抛开球，跑到街上来了。

玛利娅没有立刻认出他来。也许，她忘了有这样的人活在世上。然后她喊道：

“喔，费利齐奥？！你已经退伍了？你知道吗，你真漂亮。”

这很使费利齐奥喜欢。他微笑着，露出了牙齿。缺口一点也没有了。费利齐奥抓起近来形影不离的自行车，和玛利娅一起走着，微笑着。

玛利娅：“喔！连你的牙齿也是新的？”

费利齐奥：“新的生活！”

玛利娅：“嗯，你喜欢这个生活吗？”

费利齐奥：“我希望得到最好的。”

“旧金山”小店。白天

玛利娅出现在门玻璃后面，弗兰西斯科第一个看到她。心里一阵激动。看得出他是激动得多么厉害，他一下子振作起来了。然后他看到费利齐奥。玛利娅开了门，响起了铃声，于是弗兰西斯科对着她迎面走出来。玛利娅用两只拳头敲打他的胸前，说道：

“我想吃些肉食，鱼把我吃傻了。”

弗兰西斯科：“马上来，太太。”

他们走进房间。阿乌古斯托先生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而玛利娅不认识他，也没有注意他。但是柜台后面的阿希列斯把她的目光引了过去，于是她对他点点头。

走了五六步到门那里，她发现这里一切都是老样子，也许，不太清洁些，但是东西都在老地方放着。在这一切的上面散发着已经淡忘了的香蕉——香烟——咖啡的气味。

“旧金山”小店的小房间

玛利娅：“我没迟到，对吗？”

弗兰西斯科：“不，相反。那里怎么样？”

玛利娅：“正常。”

弗兰西斯科：“这儿也……别涅季克托？！”

玛利娅：“报上看到了。他要这样。”

玛利娅突然用手、用嘴唇、用整个身子抱住他，并且准备就这样长久地抱住他。弗兰西斯科说：

“你能工作吗？”

玛利娅：(低声地)“现在吗？”

弗兰西斯科：“是的。你在哪儿碰到他的？”

玛利娅：“在拐角上，一分钟之前。”

“旧金山”小店。还是那个时间

阿希列斯给费利齐奥倒了掺罗姆酒的可乐。费利齐奥在柜台上丢了张纸币。这时弗兰西斯科回来了。费利齐奥拿着高脚杯走到桌子面前去，同阿乌古斯托并排，对窗坐下。阿乌古斯托在餐巾上画着什么。他画着一只狗。在窗子里看得到十几只狗在街中心乱爬。玛利娅走进来，这时弗兰西斯科打开火腿罐头，切成片，放在盘子里端给她。玛利娅走到空桌子前，开始吃。她体态端正、毫不做作、自豪、幸福，她笑着。也许，她觉得，她是到旧居来作客的。与此同时，街上的狗吵翻了天，它们转来转去，嗅着路面，叫着。

阿乌古斯托走到柜台跟前，高声说道：

“请来一点罗姆酒。(接着轻声地)狗！”

弗兰西斯科懂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办。他木然呆立，蹙缩着，脊椎骨都发痛了，以致他不能从原地走开。

阿乌古斯托：(轻声地)“我用不着计算了……狗已经发现了正确的地点……它们嗅到了人……原来，土热是因为太阳晒的……(高声点)请再加一点果汁！”

也许，弗兰西斯科没有听清楚。他用手指在钱柜里掏摸一阵，拿了一夸脱酒，从柜台里出来到门口去。

费利齐奥以为弗兰西斯科上他这儿来，于是他拉开了嘴巴笑。弗兰西斯科下意识地暗自觉察到混血儿的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在一瞬间使他慌乱了，于是弗兰西斯科站定，用目光

寻找幸福而温柔、不可理解而又安静的玛利娅。

弗兰西斯科突然平静下来，无忧无虑地把手伸进口袋(本来可以不必这么着重做)，另一只手抓住门把手。他把铃摇得很响，玛利娅哆嗦了一下。

哈波涅利亚大街。赌场附近。白天

弗兰西斯科在门口站了一会，然后绕过自行车，沿着一条胡同走去。听得见狗的叫声。在“圣塔·克鲁佐”附近，弗兰西斯科钻进了自动电话亭。当话筒里传来“哈啰”的声音时，弗兰西斯科点了点头，说道：

“白天好。我是哈波涅利亚大街的居民。前天有两个小姑娘从我店里买了东西出去，被一条疯狗咬了。您大概知道这件事了……没有？那末现在在哈波涅利亚大街聚着一大群狗，它们叫着，咬人……您说什么？疯狗不叫?! 它们也未必是叫，发出一种尖叫声，向人们扑去……是的，同监狱在一起！士兵们打算开枪打它们，但是要知道，这样可能会伤了人！……代表所有的居民表示感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地道。同一时间

在涅利松的头上出现了混凝土的地板，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自言自语道：

“混凝土!……混凝土!……”

他滑到下面，喊诺维拉。诺维拉穿着一件衬衫，浑身是汗，坐在通风机下面，从水瓶里喝着什么。

“诺维拉! 地板! 混凝土! 真正的混凝土! 上这儿来!”

诺维拉的头几次撞到了木头盖板。两个人站在狭窄的坑里，涅利松用小灯照着混凝土粗糙的表面。然后他们清楚地听到狗的叫。诺维拉不相信地看着涅利松，干燥的嘴唇微微动起来：

“哪儿来的狗？”

涅利松：（小声地）“我怎么知道？……也许，这是只小狗？我是象您一样的瞎子，您干吗瞧着我？我从来也没看到过，上面是什么。”

涅利松稍稍抬起身子，用手掌摸到混凝土。大概这块天花板——地板比他现在所希望的更热，所以涅利松就象吃了不成熟的柠檬一样皱着眉头。

上面的狗叫声使人想到象是猎狗舍。

诺维拉：（小声地）“如果这是厨房，那我要问：谁在厨房里养着成千上百只狗？”

“旧金山”小店

小店里人很多。玛利娅和阿希列斯在柜台后面应付士兵们。弗兰西斯科同几个女人在柜台旁谈话。但是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街上，集中在一大群狗身上。看来，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这样多的这种畜生。在街的那边，聚集着一群士兵，开始向狗扔石头。只有费利齐奥这个无动于衷的客人坐着，背朝着街道，慢慢地转动着头，漠不关心地一会儿盯着弗兰西斯科，一会儿注视着阿希列斯。弗兰西斯科终于问他说：

“你等谁？”

费利齐奥眨巴着发炎的眼皮，接着说道：

“等你。”

弗兰西斯科打开一罐可口可乐，面对费利齐奥坐下，直接从

罐头里慢慢地喝。他瞧着街上的一群狗，等待着。当阿希列斯在小房间门后消失后，费利齐奥说道：

“潘乔，我不走运……到乡下去了一趟，那儿一团糟。妹妹病了……周围都是贫穷……我上了大麻的瘾……我已经不能没有它了。”

弗兰西斯科：“你不象嗜毒的人，费利齐奥。”

费利齐奥忧郁地笑道：

“这还要往后……或者，也许，我把这戒掉……不知道。”

费利齐奥机械地转向窗外，那儿被石头击倒的狗嚎叫着。他皱着眉头，以一种郑重其事的腔调说道：

“你招我来工作吧，不要吗？你错了。也许，我就是你所需要的那个小伙子。”

弗兰西斯科象库利洛中尉那样耸耸肩膀。费利齐奥四肢伸开躺在桌子上，由于委屈而呻吟着。他想弗兰西斯科是傻瓜，这使他失望。他说道：

“借给我钱！”

弗兰西斯科：“我自己也周转不过来，费利齐奥。”

费利齐奥：“那我就糟了，那我在美洲是最糟的了！”

费利齐奥抽搐的手抓起弗兰西斯科放在桌上的罐头，把剩在底里的可口可乐全喝光。然后说道：

“我就象棺材，属于不爱说话的人。你可以给我钱，于是胡狼就不叫了。我是棺材。”

弗兰西斯科：“你怎么是棺材？”

费利齐奥：“我不响！这是我对您的帮助换您对我的帮助。”

费利齐奥暗自觉察到弗兰西斯科有些惊奇，并且象瞧着疯子那样瞧着他，但同时他没有笑起来，也没有骂他是白痴。

“旧金山”小店

中士阿里耶奇跑进小店说道：

“它们，这些狗嗅到什么了！这是逮老鼠的狗。把它们养在营房里为了抓老鼠……你好哇，费利齐奥！我看，不知为什么你总不能和‘旧金山’告别？……多么圣洁的姑娘！是玛利娅太太？！好吗？从您的眼睛看，一定很好吧？……这个败类费利齐奥是不是为了您在这儿磨菇？要是他有什么肮脏的念头，我就毙了他！”

费利齐奥明白，这不象是开玩笑。然后他对弗兰西斯科望望，在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先前的可怜和软弱性。

费利齐奥：“我不要求施舍。我要求借钱。你可以定出一个利息。我便宜地出卖自己，只要几个铜板……我是出于好心才要你借给我钱，而你却逼我去出卖我的货物……”

弗兰西斯科：“我懂得你讲的什么！”

弗兰西斯科拿了罐头走到柜台那里，把罐头丢在篮子里，打开警报信号，把音乐放得很响，用嘴唇从打开的一包香烟里脚起一支香烟。

费利齐奥：“也给我一支！……”

弗兰西斯科从柜子里拿出一支大麻烟，把它放在餐具台上，关上洗碗机。阿里耶奇跑到街上，出主意帮助孩子们赶狗。

费利齐奥突然目不转睛地瞧着留墨西哥式连鬓胡子的人。冷笑一下，拿起大麻，摸摸、嗅嗅。

弗兰西斯科：“你是对的，费利齐奥。我们应当相互帮助，但是我现在真的很困难。”

与此同时，费利齐奥表现出对麻醉剂没有预先感到快慰。

费利齐奥：“你们大家都困难。”

弗兰西斯科：“‘你们大家’这是谁？”

费利齐奥从弗兰西斯科手里夺过香烟，借着香烟火点燃大麻烟，露出过早秃了的后脑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道：

“潘乔，你装佯装得太晚了。”

弗兰西斯科：“你说‘你们大家’你是指谁？”

费利齐奥：“指你，还有两个油漆匠！（笑了起来）拉达上尉！库利洛中尉，他大概从小就贩卖偷来的汽车和麻醉剂……”

弗兰西斯科：“别碰拉达上尉，费利齐奥。”

混血儿象是吃醉了酒似的。

费利齐奥：“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我没有出路。我挨饿，贫穷，等待够了！……当你们为偷来的汽车倒了楣的时候，我马上明白，你们大家是一起的。我说得清楚吗？”

弗兰西斯科点点头。

“回家去吧，费利齐奥，你听我的话，你该回去了，到乡下去。”

费利齐奥：“我在乡下待过了……那里也是一塌糊涂。请问，你帮助我吗？”

弗兰西斯科开始在一张纸上划着。他叫阿希列斯，于是阿希列斯出现在柜台后面，当他的目光和混血儿相遇时，他有点慌张，接着问道：

“先生，给您来点什么吧？”

费利齐奥：“谢谢。我自己拿，别费心。”

弗兰西斯科把纸给小伙子并且轻声说着，但还是听得见的：

“到大门口叫值班的，请他把这张条子给拉达上尉。”

混血儿用舌头咂着嘴，似乎他真的满不在乎。看得到阿希列斯跑到大街那边去。

费利齐奥：“上个星期我第一次找到了工作，在一家体面的双层汽车房，我洗两天汽车拿十个比索。在赫苏斯那儿。那里地方很好，对吗？但今天他们的长工回来了，于是我又不走运了。”

这时，一辆画有蓝十字的汽车响着警报开进了哈波涅利亚大街。从车窗里抛出有毒的肉。听得到一块块肉啪啪地摔在马路上。狗向着有血腥味的地方扑去，一分钟之后，路上静下来了。于是从车上跳下两个穿橙黄色工作服的男人，他们用铁钩把死狗拉到汽车后面的车厢里，横七竖八地堆了一堆。周围的人们默默地看着这一场处决。工程师利用这个时间在柜台后面的门里消失了。

“旧金山”小店

拉达上尉走到哈波涅利亚大街上。阿希列斯用细碎的步伐在他前面走着。他们成弧形绕过蓝十字车。弗兰西斯科打呵欠，他的目光几次无意中看到玛利娅。有一点是他们这些年真正学会了的，这就是相互看。秘密在于他们不用眼睛说话，他们的秘密和担心不表现在眼色上。

拉达走进来。混血儿用发红的大眼睛瞧着他，接着转过身去。拉达甚至感到惊奇，低声地问弗兰西斯科：

“他喝醉了？”

弗兰西斯科：“未必……上尉，我给你写了……”

拉达拿出皮夹子。

拉达：“别装假了，潘乔。第一，我自己还欠着你……”

他数了几张纸币，把它们放在桌子上，问道：

“对吗？……第二，你也几次搭救过我……因此我很乐意！”

弗兰西斯科把钱塞进口袋，点头表示感谢。

混血儿斜眼盯着拉达数钞票。弗兰西斯科这时甚至给混血儿使眼色。上尉已经打算要走了，却又看到费利齐奥。上尉问道：

“您为什么不招呼一声，费利齐奥？”

费利齐奥：“我没有认出您，上尉。”

拉达上尉：“这不是这样！小伙子，你以为同军官可以想招呼就招呼，不想招呼就不招呼？！”

费利齐奥：“是这样，上尉！”

拉达上尉：“你是只猪，费利齐奥！”

拉达上尉焦躁起来，也许，这是人们无缘无故就突然向他要三百比索的自然反应。不管怎样，他身上的恼怒找到了出路。

拉达上尉：“站起来！立正！”

费利齐奥没有动摇。他软弱无力地半躺在柜台上，香烟的烟熏着眼睛，他看到弗兰西斯科走到房间里去。

拉达上尉揍混血儿，混血儿从柜台上滑下来，一瞬间他用手掌抓了个空，然后跌在地上。

阿希列斯暗自觉察到，混血儿软软地倒在地上，象只猫。就这样跪倒着，一动不动，头也不抬，瞧着地板和拉达上尉的皮鞋。皮鞋走掉了，费利齐奥摸着地板上的大麻烟头，站起来，坐到靠柜台的自己的位子上去，他坐着不动，等待着。

弗兰西斯科回来，走到费利齐奥跟前，给他一把钱。费利齐奥甚至没有用眼睛估量一下有多少，收下，塞进西装口袋，说道：

“谢谢你。”

弗兰西斯科：“去吧，费利齐奥，到乡下去，买一头牛。我给你的建议。”

弗兰西斯科拿出几支大麻烟放在混血儿面前。

费利齐奥点点头，嗅嗅，小心地放在皮夹子里，说道：

“一定……”

他站起来,现在已经看着玛利娅太太。

费利齐奥:“潘乔,我向你要钱,你不生气吗?”

弗兰西斯科:“一点也不……我知道,什么是生活……”

费利齐奥:“正是这样……再见。”

他走出去,瘦长的脚摇摇晃晃,慢慢地坐在自行车上,踏走了。

“旧金山”小店的小房间。那天的晚上

阿里方索·诺维拉,党书记。

阿乌古斯托同志,工程师。

涅利松·阿伊亚,职业革命者。

阿希列斯·艾恰里,在不久的将来是叛徒。

玛利娅,弗兰西斯科的妻子。

弗兰西斯科,商人。

桌子上放着一张很大的图画纸,上面用两种颜色整洁地画着平面图。工程师阿乌古斯托说:

“用医生们的话来说,我的诊断是:当你们在二十五米处碰到山岩,你们就向右面偏了三十五度……”

涅利松:(一面打着手势)“啊,啊?那时我还不在这儿!我正好在这以后才来的!”

大家默默地转身向他。涅利松闭上眼睛,靠在墙上,开始嚼起来,但嘴里没有吃的东西。

阿乌古斯托:“这就弄清楚了!一些人转了个弯,另一些人不知道这一点,就照这个角度朝前干了……于是直接掘到街上去了。”

诺维拉：“白费了半年……我们恰恰可能不够这半年……”

阿乌古斯托：“你瞧，小伙子。（这是对涅利松）你伤心了么？……每个人都常常会碰到的。笑笑吧，笑笑吧，小伙子……”

涅利松试着笑。然后用两只手抓着头，俯身看图纸，头一直低到不仅谁也看不到他的脸，而且也看不到图纸。阿乌古斯托同志轻轻地把他的头推到一边去。

“我们回到山岩那儿去，就在这儿。这样走……这样……几乎是垂直地……二十四公尺。这儿就是地基……九十度转弯，接着又是八公尺……这就是囚室！”

涅利松：“你确信吗？”

这是他的报复。工程师有些轻度抽搐。

弗兰西斯科瞧着玛利娅。但是在她脸上既看不到悲观失望，也看不到害怕。玛利娅平静地说：

“现在阿希列斯可以更多地帮助涅利松，不是这样吗？……你们会看到，一切都将进行得……”

好象，她优先对着阿希列斯说：

“……从前，似乎我们判决要在这儿一辈子……没有感觉到的全局。可是一条地道不是已被我们打通了吗？下一个新年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在自由中庆祝……”

阿希列斯以惊奇的、非常兴奋的眼神，目不转睛地望着玛利娅。

弗兰西斯科发现了这一点，暗自懒懒地笑了一笑。

汽车房前面的一条街。白天

费利齐奥从汽车房里推出一辆摩托车来。还在人行道上，他就跳上坐鞍。摩托车看上去真是非常漂亮，有两只大的、角一

样的把手，镀的镍闪闪发光，轮子向前突起。费利齐奥就在这里从这条人行道到另一条人行道，在街上兜圈子。

同市场并排的仓库。白天

“雪佛兰”停在仓库旁。当玛利娅同一个青年抬出一箱货物要装上带篷货车去的那个时候，费利齐奥骑着车来了。他开过去，转了个圈子，走掉了。费利齐奥骑着车在街上。他身子笔挺，勇猛、疯狂。

在古老城市里的街道。白天

一辆小“福特”在奔驰。爱莲·卡列拉和女儿还有一个戴着格子便帽的男人——律师坐在里面。汽车的号码。费利齐奥坐在摩托车上，很威武。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会见犯人的小房间。白天

同警察局的监狱不同的是，这里一个个地会见。现在是卡列拉议员。米盖里·卡列拉议员会见他的妻子。在他们中间是一道坚固的铁丝网。阿里耶奇在角落里。

卡列拉：“男孩怎么样？”

爱莲：“很好。小姑娘也好，我也好，你看……”

卡列拉：“把眼镜摘下。”

她摇摇头。

爱莲：“你回想一下你留下我时我的样子。没有皱纹，没有怨恨，我憎恨，我憎恨一切人。你的心怎么样？”

卡列拉：“我的心和你在一起。”

她把手指尖伸进铁丝网，于是他用自己的手指碰她，他觉得似乎一直碰到了他的神经。阿里耶奇警觉起来。

卡列拉对他说道：

“这是我的妻子。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事情。”

然后他对着爱莲。

“你说吧。给我们时间让你说的。要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被隔离了(笑着)……同一切隔离。”

爱莲：“我也是……”

她摘下眼镜。

“……三年了！……难道只是在监狱里才有隔离吗？”

卡列拉：(对阿里耶奇)“转过脸去。”

阿里耶奇甚至欠过身子。

卡列拉俯下身去吻她手指的小小的骨突。他感到铁的酸味。她戴上眼镜说道：

“我乘汽车到二层楼，懂吗？”

卡列拉：(不方便地)“是的。”

爱莲：“他说……他……”

卡列拉：“是啊！我们的孩子！”

爱莲：“不是……(懂了)……嗯，是的……他说出版书延迟了……”

卡列拉：“为什么？”

爱莲：“他们铅字排错了……我不知道……也许，这是某种转义的意思。”

卡列拉：“还有呢？……”

爱莲：“没了。他说，有错误，我说这是下流无耻。你别难过，现在这不是主要的。我和律师一起到部长那儿去过，要求他

把你转到医院去。”

卡列拉：“不要做这种事。”

阿里耶奇咳嗽一声：

“对不起，时间过了。”

爱莲：“我要去做。”

阿里耶奇站起来。

卡列拉：“爱莲，不要！”

爱莲：“米盖里！我可以等你二十年。可以永远等着！……”

嗓子嘶哑了，但眼镜却遮住了眼泪，她控制了自己。

“……但是如果发生不幸，那你要知道，我也没有了！”

卡列拉：“我们很快会见面的，爱莲，请你相信。一定的。”

爱莲：(点点头)“我星期五再到你这儿来。”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走廊。白天

医生（在绝食一段情节里见过）说：

“我明白，他在医院里会更好些。但是在囚室里他同朋友们在一起会得到某种有益的情绪，这对心脏病患者是非常重要的。”

爱莲：“杀人犯……都是杀人犯。需要保护他！您明白吗？”

眼泪从眼镜后面流下来，被墨一样的眼镜片映黑了。

“……我的孩子们需要他，人们需要他……也可以说国家需要他，……”

医生：“革命需要他。”

很难肯定地说，但是她的眼睛似乎在黑色的镜片后面微微眯缝着，接着她轻轻地说道：

“也可以说……是的！他没有心，他的心成了碎片了……我

同他讲并且害怕……需要把他隔离……从监狱里隔离出来。我们大家都需要他。”

医生对她轻声地、清楚地、平静地说，好象正是她的心需要有益的情绪：

“好的。您得到许可以后，我就马上把他转到五楼去。”

地 道

涅利松在石头上钻孔。阿希列斯在他肩膀后面跪着，很受感动。涅利松吐出灰尘来，一边说道：

“好……好……好……”

然后说：

“……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三条地道。那两次没成功……出了叛徒……就没成功，而本来马上就……”

收拾好碗盏打算要走的阿希列斯喊道：

“涅利松！……”

在用以加固的木板之间，绿色的粘土层上老鼠在爬。吱吱地叫。涅利松四面张望——用什么打？他抓起一只空酒瓶。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白天

在装沙的塑料口袋上啪的掉下一只死老鼠。

涅利松嘟囔着说：

“这样的老鼠至少可以咬掉一只鼻子……”

弗兰西斯科高兴地点头：

“好的，很好。老鼠，就是说监狱近了。”

通向南方的公路

弗兰西斯科一面看着汽车的侧面镜，一面吹着口哨，有一分钟他分了心，而当他重新看时，他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摩托车手。他打了个呵欠，希望最好这里没有他，希望根本没有他。

山。路。白天

“雪佛兰”在爬高。弗兰西斯科看着镜子，然后看着窗外，看着下面，一条小溪劈开的山谷。摩托车手早已消失在转弯处了。两辆载着士兵的吉普车飞驰而过，一辆直达冷藏车从南方开来，直到这时，摩托车手才气喘吁吁地从陡峻的峭壁后面出现。

为要高速爬上这样的高度，这汽车是太新了。它呼哧呼哧喘着气，颠簸着，好象马上就要停下来似的。

山上的一块空地。白天

某处，汽车从旁边开过，内燃机的隆隆声在空地上回响。

弗兰西斯科把沙倒在斜坡下面，用海绵把塑料袋擦干净，整齐地把一只只口袋叠放在后轮旁。他放好口袋去整理车身时，摩托车手来到空地。弗兰西斯科从汽车里出来。摩托车绕着“雪佛兰”转了两圈，停下了。

费利齐奥从车上下来，走到悬崖处，向下面望望。

费利齐奥：“你认为我的车子怎么样？”

弗兰西斯科：“漂亮。但要是牛就更好。”

费利齐奥：“和牛不同的是这辆车子可以挤钱。”

弗兰西斯科：“这是真的。”

费利齐奥很清楚由于自己个人的愿望而陷入的危险性。他把双手深深地插在半军服式上衣的口袋里，隔着三步远的距离同弗兰西斯科谈话。

费利齐奥：“潘乔，牛的事情我没有搞成……也不能说没有搞成。我决定暂时等一等，有些事再同你商量商量。”

弗兰西斯科收拾起口袋，把它们丢进车里。关上车门，开始用海绵擦掉沾在皮鞋上的山上的白色灰尘。然后走到发动机那儿，抬起盖板，说道：

“谈吧！”

费利齐奥：“你帮助过我，可怜过我。但是我不需要施舍，我能够工作！随便什么我都能干。我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人。”

弗兰西斯科没有来得及回答，费利齐奥把他从发动机旁推开，关上盖子，重复说道：

“我准备给你瞧瞧，我是什么样的人！”

弗兰西斯科：“你还要钱吗？要多少？”

费利齐奥：“不！”

他向前跳到弗兰西斯科那里，喊着：“不！”就揍。

弗兰西斯科倒下去，但费利齐奥马上帮他站起来，又重新接他的神经丛。弗兰西斯科蹲下，对上面，对费利齐奥看看。

费利齐奥：“站起来！我们谈谈！”

弗兰西斯科站起来，活动一下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几乎是盲目地打费利齐奥，但是费利齐奥比他快一点点就避开了。弗兰西斯科由于惯性冲到了悬崖边上，抓住石头才勉强在上面站住，费利齐奥急忙向他跑去，说道：

“潘乔，丢掉石头！”

弗兰西斯科不服从，于是费利齐奥从短上衣口袋里掏出了

手枪。弗兰西斯科摇摇晃晃，两只脚都站不住了。费利齐奥藏了武器，便把他推向汽车。在这里，把弗兰西斯科紧紧压在车门上，费利齐奥慢腾腾地、不慌不忙地开始打他的身体和头部。他歇了一会儿，接着又打起来。象做一件习惯的事一样。甚至不是恶狠狠的样子。弗兰西斯科终于倒下去了，而费利齐奥已经无法扶住他。便让他摔到地上。

费利齐奥：“你不再看不起我了吧？……可以和我打交道吗？你看怎么样？我要向你证实，我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弗兰西斯科点头表示同意，可是由于疼痛，脸都扭歪了。他看着重叠的群山，长时间地气喘吁吁。费利齐奥说道：

“买一头公牛，这一点意思也没有。这是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反正一样，还是穷苦。在我们的时代，应该去杀人，或者做麻醉品和武器的买卖……要不然就是完蛋……”

弗兰西斯科依然点头同意，并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大麻烟……请你拿一下。”

费利齐奥：“在什么地方？”

弗兰西斯科：“在左边口袋里。”

这是指在车门上的口袋。费利齐奥解开口袋，取出了一个皮荷包。里面放着大麻烟。

费利齐奥：“你是不会因为和我发生关系而后悔的，潘乔。你看，我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小伙子？……”

他点着了烟，吸了一口，便递给了弗兰西斯科，后者吸了一口，又吸一口，接着一只手颤抖地又还给了他。费利齐奥装作正在抽烟的样子，绕着汽车走起来，他以车主的眼色看了看车里装的东西问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潘乔？”

弗兰西斯科：“我把一些口袋留在这里……把装满的拿走

……或者相反……”

费利齐奥：“整袋整袋的吗？我们现在将干些什么呢？”

弗兰西斯科：“我们开到下面去……到双层汽车房去……我们就说，没有找到装满的口袋。”

弗兰西斯科伸过来一只手，费利齐奥帮他站起身来，让他坐到驾驶盘旁边的后面，同时戒备地注视着他的举止行动。弗兰西斯科在口袋里摸索了好久，随后发现所有钥匙都放在他旁边的坐垫上。他无法把钥匙插进洞眼，于是费利齐奥又给他帮忙。弗兰西斯科发肿的眼睛朝费利齐奥扫了一眼，可是费利齐奥从那肿胀的眼神里既没有看到深藏的仇恨，也没有看到恐惧。

费利齐奥：“我跟在你后面去。你不应把车子开得太快。你懂我的意思吗？”

弗兰西斯科：“懂。”

群山。道路。白天

“雪佛兰”牌汽车开到了大路上，接着便慢慢地向下开去。弗兰西斯科以疲乏的眼神注视着小镜子。看到费利齐奥朝他一挥手，这一动作大概意味着可以开得更快一点。弗兰西斯科一只手伸出窗子，做了个否定的姿势。几乎没有迎面来的车辆。突然“雪佛兰”猛向前一冲便飞驰起来，甚至在转弯处也没有降低速度。

一张照片。原来那条道路的平面图

照片上出现一个画上去的小圆圈，注上一个字母“A”（大概是指汽车），一个向下的箭头。后面是第二个小圆圈，注着字母

“M”。^①又紧跟着一个箭头。转弯处，在转弯处后面有一个小圆圈，中间是一个交叉的十字形。

群山。道路。白天

“雪佛兰”降低了速度，一辆摩托车又出现在后面。又是加速。摩托车消失不见了。又是慢一些。费利齐奥出现了。可以听到他不停地掀动警报器发出的声响。

照片。转弯处。一个交叉的十字形

“雪佛兰”时隐时现地向下冲去，摩托车保持着五十公尺的距离。开始追赶。掀喇叭。追上了。（交叉的十字形）转弯处。“雪佛兰”突然刹车并占了路中心的位置。

弗兰西斯科猛然停下汽车，脸朝下地倒在坐垫上……汽车后窗的玻璃纷纷碎落下来了。可以听到车身镶板包皮铁弯曲的声响。有一样东西撞在车顶上，跳过去，滑下来，继续向悬崖下飞去……（交叉的十字形）

弗兰西斯科把摩托车推到悬崖下，用扫帚扫除了水泥路上的碎玻璃，用海绵擦净了潮湿的车身和门框。一场追逐结束了。

“旧金山”小店里的一个小房间。除夕之夜

桌上放着塑料制的节日小枱树。习常所见的各种姿势。大家都熟悉的微笑。那同样的餐具。

弗兰西斯科：“为我们书籍的出版！”

^① 字母“M”在这里是指摩托车。

玛利娅：“为卡尔洛斯。为别涅季克托。为世界上全体奴隶的自由！”

涅利松说道：

“为了你，玛利娅！”

阿希列斯：“为了你，同志！”

阿希列斯好象脸红了。他所指的也是玛利娅。可以听到有一辆坦克开上大街的声音。因为坦克的声响，他们没有马上听到那敲门声。

“旧金山”小店。夜晚

中士阿里耶奇出现在橱窗玻璃的后面。接着拉达上尉对空鸣枪，一颗绿色的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阿里耶奇拿着一只装着酒的瓶子，他跨进小店便通知说：

“上尉的妻子生了个女孩！”

玛利娅：“天哪！她怎么能这样快啊。”

弗兰西斯科：“他们简直是不停不歇的人，对吗？”

阿里耶奇：“还有好消息！上尉正在等待着晋升呢！”

拉达上尉在哈波涅利亚大街中心跳着舞，同时以五彩缤纷的火花洒向天空。阿里耶奇自己找上去跟玛利娅接吻。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白天

三个囚犯站在淋浴单间的水流下。阿里耶奇中士看着他们的背脊，好象在数他们的肋骨。

阿里耶奇：“结束了！转过身来！”

囚犯们转过身来……三个长着浓密连腮胡子的人。三个颧

骨突起的脸孔，六只深陷的炯炯发光的眼睛——这就是拉米列斯、卡列拉、康杰。

“穿衣裳！”

“集合！”

“起步走！”

他们排着队，鱼贯地走进了“烟洞”部的走廊。

“一、二！”

“一、二！”

“立停！”

“面朝墙壁！”

“手举起来！”

在小室内进行了搜查。拉达上尉的士兵们翻动床铺，用木棍敲击地板。一个年轻的士兵向面壁站在那里的囚犯们走去，开始检查他们的衣衫。

拉米列斯：“关于香烟的问题怎么样？”

一个士兵从嘴里取下一支没有点着的香烟，马上把它塞进了拉米列斯短上衣的口袋。拉达上尉从小室里走了出来。

拉达：“你可以进去了，代表先生……还有各位参议员先生。”

拉米列斯：“我们谢谢了，帕勃洛·拉法埃利·赫苏斯·马利亚·拉达上尉先生。恭贺新禧！但愿来年对您来说将是果实不少的一年！”

参议员和代表们都躺到狭小的铁床上。拉米列斯从口袋里掏出了从士兵那里得来的香烟，拆下了滤嘴，把它撕开，取出一张小纸条便读起来。

拉米列斯：“我们证实，第一份书已经送到。请告知，印刷是否清晰。”

卡列拉整了整眼镜。他已经明白了。随即便解释说：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三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把他的温厚性情扼杀。

拉米列斯：“什么？”

卡列拉：“他们在问，我们是否听见他们的讲话？”

康杰：“对……我们听不见他们的讲话。”

他们躺着在听。在墙后面，抽水马桶里的水发出淙淙的响声。

康杰：“米盖里（这是对卡列拉说的）！既然他们写着，我们应该听到他们的讲话，那为什么我们听不见呢？这个问题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呢？”

卡列拉什么也没有回答。他躺着，漠不关心地把脸转向墙壁。

拉米列斯：“你不舒服吗，米盖里？”

卡列拉：“我们听不见他们的讲话，因为我们讲得多了。其中也有我一份。”

囚犯们被带到帕季奥去放风，这是“鸟笼”里的一个小内院。在康杰前面绕着圈子走的一个老头儿，转过头来对他说：

“代表先生，您睡得怎样？好吗？我也经常睡觉。现在我无法睡着，已经接连第二夜了。在我的房间下面，好象有人在啃地板。我不是想诉苦。我感到惭愧。我一生中从来也没有诉过苦。可是我的忍耐性已经完了！”

康杰瞬息间把他扶住了说道：

“没有比诉苦再糟的了！不应该背叛自己的原则，教授。您是在中-2号房间吗？要是有什么事，在万不得已时，我请求把我跟您的房间调换一下！”

康杰走向拉米列斯身旁。

康杰：“ ϕ -2号房间的教授夜里睡不着，说有人在啃他的地板！……你懂吗，阿里别托？好象有人在啃他房间的地板！……他听着，所以无法睡着！……我说了，要是有什么事，我们可以调换一下！”

拉米列斯：“是 ϕ -2号吗？这是四公尺。”

地 道

涅利松：“小事情，四公尺——这不是个错误，阿希列斯！……你算一算吧，我们反正已经到家了……一……二……三……四……敲！”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小房间。夜晚

三个人睡在铺位上。忽然间康杰啪的一声摔到地板上。拉米列斯醒来了问道：

“你怎么啦？瓦里杰尔？”

康杰：“我听到……老头儿们，我听到啦！”

忽然大家都听到了远处电钻的嗡嗡声。卡列拉哭起来了。

拉米列斯：“别再哭鼻子了……来听一听。”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囚室。早晨

康杰站在囚室门边。他把一把镶着一条小镜子的牙刷塞进了监视孔。镜子里反照出一条走廊。康杰看到了拉达上尉，他在医生的陪同下走来。

康杰：(朝囚室)把机磨开起来！

拉米列斯从地板上站起身来，随即把咖啡机磨的一根插头插进了磨眼。机磨开动起来了，发出很响的令人讨厌的刺耳声。卡列拉用枕头把头遮盖了说道：

“这不是囚室，而是牙科医生的办公室。”

拉达上尉走了进来，眉头一皱。

拉达：“你们又弄来咖啡了。各种毛病就是由此而生的！（朝卡列拉说）卡列拉先生，请您收拾一下吧。已经同意把您转到医院去了。”

卡列拉非常惊慌。三个人都感到吃惊。

卡列拉：“我什么地方也不去。”

医生：“参议员先生，在您这样的处境下……不应当拒绝稍微治疗一下和休息一下的可能性。”

卡列拉：“我感到自己很正常。我什么也不需要！”

医生：“可是，是您亲自向部里说有病的……”

卡列拉：“这是我妻子干的事，不是我！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

医生：“您以为在这段时间里，您已经痊愈了吗？”

卡列拉：“我不知道。”

康杰：“他忘记了心脏病。他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拉米列斯：“我觉得，他近来好得多了。他最好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有良好的情绪。”

医生没有听他的话。他朝拉达上尉做了个手势，便坐到床上，跟卡列拉并排坐在一起，提起了他的一只手。

医生：“我们来搭一搭脉再说。”

拉达上尉走出去了。

医生：“请你们把要命的机器关掉吧。”

拉米列斯踌躇起来，他朝康杰看了一眼……随后才把咖啡

机磨关了。顿时，大家都好象觉得，在那地板底下远处蚊子叫似的嗡嗡声传遍了整个囚室，响彻了整个监狱。医生已经切了脉。

医生：“镇静一点……镇静一点……”

拉达上尉又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四个穿着白罩衫和白腿套的士兵。拉米列斯把插头朝磨盘洞眼里戳了戳，于是机磨又厉声尖叫起来。

拉达：“你们把病人带去！”

卡列拉：(叫喊)“不去！……”

于是士兵们把他抓住了，要他听话，把他按到了担架上。

拉米列斯：(轻声地)“医生，请您把他留在这里吧。您听到我的讲话吗？”

拉达：“已经批准把病人转到医院去……对他来说，这叫批准，可是对我来说，这叫做命令。”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囚室。夜晚

两个人躺在地板上。拉米列斯用一只带柄的铁杯子有节奏地在敲着地板：一下——二下——三下！接着又是一下……下面回响起短促而低沉的敲击声。

地道。同一时间

涅利松用丁字镐的把手在敲击头顶上的混凝土。一！二！三！上面也响起了回音：一下，二下……

阿希列斯转过身来，对跪在他背后的玛利娅说道：

“玛利娅！”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囚室。白天

一把镶着小镜子的牙刷塞在门上的监视孔里。拉米列斯看到一个推着饭车的士兵。

拉米列斯：(朝着囚室说)“开饭啦。”

康杰开了咖啡机磨。拉米列斯吹着口哨，那是三年多前曾经流行过的一支小调。

门打开了，小车子推进来了。机磨发出刺耳的尖声。士兵耳朵上夹着一支香烟。他开始分起饭来。

士兵：“卡列拉先生呢？我带来了三个人的饭……”

康杰：“卡列拉先生不在了。有烟吗？”

士兵：“好象有的。”

他从怀里取出了香烟。他走了。拉米列斯关掉了机磨。

下面传来了钻头钻动的咯咯声，声音隐约可闻，但是刚毅坚定。拉米列斯带着装在牙刷上的“潜望镜”回到监视孔那里，拆开烟头滤纸，便默读起来。

康杰：“你干吗一声不响，阿里别托？是收到了情人的短信，还是什么的？”

拉米列斯(读)：“我们重复一遍。尽管在你们的铅字中没有‘K’这一个字母，但是书的出版不能延期。书应该在明天城市狂欢节开始前出售，在十九点正出售，诺维拉”。

康杰：“天晓得！要是字母‘K’躺在医院里，躺过了我们书籍出版的时刻，那真是太不公平了……等了多少年啊！……明天?!”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医院的病房。同一天

米盖里·卡列拉穿着一件新衬衫，头剃得光光的，一副忧郁的神态。他半躺在医院的床上，在跟库利洛中尉下棋。他赢了中尉，看来，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欢乐。

卡列拉：“您是故意输掉的吧，中尉？是为我的心脏病创造一个好情绪吧？”

库利洛：“噢，不……我下棋实在是下得不好。”

卡列拉（把棋子一推）：“那末，您就不要下吧！”

库利洛：“我学习学习。（他忽然凝神静听起来）这是什么声音？这是在攻打监狱吧？”

可以听到走廊里有清晰的人声和脚步声。

卡列拉：“不，……好象，这是我的孩子们。”

孩子们奔进了房间，接着爱莲太太也跟随而来。

爱莲：“米盖里，看来你气色不好！”

卡列拉：“请原谅……我是在监狱里……（对孩子们说）生活怎么样？”

爱莲：“明天就是他们的狂欢节了！他们讨厌地对我唠唠叨叨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说实在话，要知道，巴布洛一生中还没有看到过狂欢节呢。”

巴布洛：“我看到过！经常看到！”

爱莲：“你看到过，可是你不记得了！”

小姑娘：“狂欢节不应当把它记住！对吗，爸？”

库利洛中尉悄悄地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卡列拉（抓着她的一只手）：“爱莲……（可能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这种头发对你来讲很合式，……这头发是什么颜色？该怎

么说呢？是黄蓝色的？”

爱莲：“你欢喜吗？”

爱莲吻了一下丈夫，她转眼看到医生站在门口。她跟他问了好，朝他笑了一下，把他带到了走廊里。

“请你原谅，米盖里！”

她背靠到墙上，把自己那黄蓝色的假发移到一侧，便轻声地说道：

“医生，他气色很不好。”

医生：“是的。这看来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了。我们是用强制办法才把他带到这里来的。四个担架兵啊！可是他现在依旧每时每刻在要求，要把他仍旧……到那里去，仍旧回去！”

爱莲：“无论如何，医生！我恳求，你们要拖住他，用强制手段拖住他。总的说来，他是不该进监狱来的，请您相信！”

医生：“我相信。”

哈波涅利亚大街。狂欢节的一天

哈波涅利亚大街上，人们从中午时候起，便开始准备狂欢节的事情了。从赌博场传来了乐声。下午二点前，穿着一身节日盛装的阿里耶奇中士，穿过大街，从“圣塔克鲁佐”向小店走去，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旧金山”小店

阿里耶奇走进了小店。他把门铃敲得叮咣作响。阿里耶奇关上了门……又打开……又关上，这样门上的铃就叮咣响个不停。

玛利娅：“阿里耶奇，别再敲了。我看到您又在这里了。”

阿里耶奇：“难道是我‘又’在这里？……但是既然已经在这里……来一杯罗姆酒，太太。”

玛利娅：“阿里耶奇，到狂欢节开始，还有五个小时零十五分钟，可是您已经！……”

阿里耶奇：“太太，请您别担心。一切都正确！……”

诺维拉走进了酒吧间。他坐到靠窗一张小桌边。也是喜气洋洋和等不及的样子。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白天

囚犯们举起双手，沿着走廊的墙壁站着。各个囚室里正在进行搜查。随后又开始搜查囚犯。拉达上尉队里的一个士兵，在仔细搜查了拉米列斯的衣服之后说道：

“今天没有烟草。”

拉米列斯：“我们能熬过去。”

当拉达上尉来到走廊里的时候，拉米列斯用举着的一只手朝他挥了一下。他说道：

“上尉，不管怎样，今天总算是个节日……”

拉达：（气忿地）“我是没有节日的。我是值班。”

拉米列斯：“自然，我们也是没有的。可是毕竟……请您允许他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夜晚吧……”

拉达：“不行。”

拉米列斯：“上尉，不过是按照人道精神吧？……也许，将来什么时候我们会报答你？生活中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多得很。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这样吧？”

拉达：（狡猾地）“我明白，您是讲的什么。我倒是愿意。可是我无能为力。部长的命令——把他留在医院里！”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小内院——

帕季奥。白天。十五点十五分

囚徒们在带刺铁丝做成的一个圆顶下绕圈子走着。马路上传来音乐声，这是他们节日的一部分。阿里耶奇中士在这之前，已经灌下了第四杯，甚至第五杯罗姆酒，他不耐烦地在圈子中间踏着步。康杰走到他跟前问道：

“中士先生，您没有把我们的请求，即关于我们朋友卡列拉的事给忘了吧？”

阿里耶奇：“是的。我跟医生谈过了。他什么也不愿意听。他说，是你们卡列拉的妻子恳求把他留在医院里的……放风结束啦！”

开始把囚徒们分别领到各个囚室。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囚室。白天。十七点钟

一条空荡荡的走廊映进了潜望镜。拉米列斯和康杰在忙碌着。康杰在翻阅着文件和手稿。把一部分撕掉了，扔进了垃圾桶。拉米列斯则相反，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分别塞进口袋，揣到怀里，插到那短袜筒里。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时间：十七点三十分

弗兰西斯科绕着汽车走，把汽车的点火起动装置检查了好几次。他皱起眉头央求说：

“别再吐烟了！人家以为这里起火了呢。”

诺维拉和涅利松顺从地把香烟灭了。确实，烟抽得已经不少。

涅利松：（对诺维拉）“钟上面怎么样了？”

诺维拉：“仍旧是老样子……我刚才跟你说过了。十七点三十一分。

涅利松站起身来。

涅利松：“那好极了。我到下面去。”

弗兰西斯科：“你是刚从那里来的！”

涅利松：“不妨把那里清扫清扫……你知道，明天这里要来多少记者？一个师！……有电影！有电视！你有刷子吗？……（开始寻找刷子）……可不能在整個美洲面前丢脸啊。”

地道。时间：十七点四十五分

涅利松在清扫地道。在转弯处他拉紧电线。开动通风机。

“旧金山”小店

房东马诺拉太太走了进来。她恰恰要在这种时候来取房租。

马诺拉：“您好，亲爱的！”（这是对玛利娅说的）

玛利娅：“是的，是的！您总是很准时的！”

玛利娅打开了钱柜，便算起钞票来。

马诺拉：“看来，您今天生意很好？”

玛利娅：“是的，是的……”

玛利娅赶紧计算了一下，可是钱柜里的钱不够付房租。

马诺拉：“我的心肝，我看见什么了？您头上出现了一绺一绺的白发？！”

玛利娅：“现在这是时髦的，太太。”

马诺拉：“哈，您这是染发?! 喏，当然! 现在大家都把头发染成老太婆的样子。”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同一时间

玛利娅走了进来，因为香烟的烟雾，她呛得咳嗽起来。

玛利娅：“马诺拉太太在那里。我钱不够。”

弗兰西斯科伸手到衣袋里去掏。掏出了几张零碎的纸币。

弗兰西斯科：“我所有的钱都在这里了。”

诺维拉掏出了皮夹子。那里边钱也不多。

玛利娅：“也许，够了。”

她拿了他们的全部钞票便走了。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医院。病房。

时间：十八点四十分

卡列拉独自一个人躺在十张空床之间，他看着表，他自己在给自己数着脉搏的跳动次数。时钟指着十八点四十分。脉搏的跳动超过了秒针的速度。库利洛中尉走进了病房。他一手捏着威士忌酒瓶的小瓶颈。

卡列拉：“您怎么啦? 您来输棋来了?”

库利洛：“谢谢，可是我急于要去参加狂欢节开幕。……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卡列拉：(生气地)“好得很!”

库利洛：“您不愿意跟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去把这瓶酒喝光吗? 在那里，在囚室里?”

卡列拉坐了起来。

卡列拉：“怎么？现在去？！”

“旧金山”小店

当阿里耶奇中士跑到门口的时候，玛利娅闩上了酒吧间的大门。

阿里耶奇：“玛利娅！开开门！”

玛利娅：“不，不行，阿里耶奇！”

阿里耶奇中士惊奇地问道：

“为什么？请您让我来换一换衣服？我要紧去参加节日活动！”

玛利娅：“我们也要去，我们也要去！”

阿里耶奇：（一面推门）“总共只要一分钟！……（他闯入酒吧间）我一会儿功夫！”

他向藏着他上衣的房间跑去，一边走一边解开身上的衣服。

地道。时间：十八点五十分

涅利松在囚室地板的水泥平板下面安装千斤顶。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时间：十八点五十五分

康杰从“潜望镜”里看到了正在走廊里走着的库利洛中尉和卡列拉。

康杰：（朝着囚室说）“天晓得！”

也无法明了，他是高兴呢，还是惊恐。

拉米列斯用带柄的杯子，在地板的平板上匆促地敲了两下。门打开了。库利洛拿着酒瓶走了进来。卡列拉跟着他走了进来。

库利洛：“我不会把你们见面的欢乐搞坏的。再见了。”

他向门口走去。他停住了脚步。

库利洛：“哈，对了！酒瓶！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开吗？”

大家：（仓促地）“有！”

地道。时间：十九点

涅利松用千斤顶的杠杆工作起来。水泥平板没有被推开。利涅松用全身压呀压地压在杠杆上。“圣斯坦方诺”古老要塞的全部重量好象都压在千斤顶小平台上似的。

“圣斯坦方诺”要塞监狱。囚室。时间：十九点十分

三个囚徒站着，同时在看那嗡嗡作响的水泥平板。卡列拉忽然间躺到床上。

康杰：“你打算睡觉啦？”

卡列拉：“我激动……要转到新工作岗位，我感到困难。”

从“潜望镜”里可以看到一条走廊，走廊里充满了强烈的黄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手里端着冲锋枪，穿着白色护腿的两只脚拉得开开地，站在那转弯的地方。平板发出折裂的声响，好象被炸毁了似的，因此大家都哆嗦了一下。弯曲不平的破块被顶上地板。囚犯们都奔到洞口，开始用双手撬开那被锯断的一小块水泥。涅利松滚满汗水的面孔在洞口出现了。他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他好象是在问：“对不起，我打得准确吗？”

涅利松：“大家准备好了？！快！……”

他的头隐匿不见了。随后从下面，从黑暗处，从井里传来了他的声音：

“……跳下来！”

大家把米盖里·卡列拉第一个放了下去。

地 道

卡列拉怎么也赶不上涅利松，后者在干活的岁月里已经习惯灵巧地在地道里爬行，就好象蜥蜴一样。

卡列拉想少许站起一点，可是头已经撞到地道顶上去了，他又跪下来，爬下来，气喘吁吁地，少许站起一点，又跪下来，可是依旧跟不上。他听到了自己后面其他人的喘息声。在地道无数之字形的地方，点着了一盏盏小灯，使汗水流满的眼睛发花，看来，这条在他一生中最长的地道好象永远也到不了头。

“旧金山”小店的汽车房。时间：十九点三十分

弗兰西斯科、涅利松和阿希列斯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井里拉了上来，也不让喘一口气，不让说一句话，便叫他们躺到“雪佛兰”铁的地板上，用硬纸板箱和麻袋投到他们身上。

哈波涅利亚大街

附属建筑物的大门打开了。“雪佛兰”从那里开了出来，就停在酒吧间的门口。弗兰西斯科从汽车里探出头来，高声地叫道：

“玛利娅，你准备好了吗？”

玛利娅走出了酒吧间的大门。她穿着一套晚礼服，弗兰西

斯科已经三年半多的时间没有看到她穿这套衣服了。

弗兰西斯科：“阿希列斯怎么啦？”

玛利娅：“阿希列斯把酒吧间关了就去参加狂欢节。”

……在阿马古拉大街的角落上汽车被巡逻队拦住了。

弗兰西斯科出示一张小卡片。

……汽车转到一条城市大街上。

城市。一辆汽车。狂欢节的时候

越向城里开下去，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有人在十字路口跳起舞来了。天空中摇摇摆摆的浮游着五彩缤纷的风筝。

卡列拉伏着身子。他听着其他人的呼吸声，可是他甚至无法辨别得出谁是在哪一边。他听到了弗兰西斯科的声音：

“过三分钟停车。拉米列斯同志换乘另一辆汽车。”

一 张 照 片

从上面看是一个十字路口，好象一张平面图。街角上停着一辆汽车，上面标着十字形和圆圈的记号。

大街。第一次换车

“雪佛兰”在街角上拐了个弯，在一辆标着十字形记号的汽车后面停了下来。弗兰西斯科从“雪佛兰”里跳了出来，绕过汽车，打开了车后的小门。转眼间，拉米列斯从那里走了出来，转乘上前面一辆汽车。两辆汽车分道而去。

拉米列斯乘上的那辆汽车。狂欢节的时候

穿着宪兵队中尉制服的一个人坐在汽车驾驶盘边。他说道：“同志，您面前那套子里有支冲锋枪……这是这样的……以防万一……”

拉米列斯一手伸进套子，便摸到一块冰凉光滑的钢。他对司机说道：

“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按照官衔称呼？”

司机向他转个脸来，微笑了一下说：

“就叫名字好了。假如你记得的话，我叫库利洛……”

这确实是中尉库利洛。

拉米列斯：“开到哪里去？”

库利洛：“到记者招待会上去。”

大街。“雪佛兰”。弗兰西斯科。

第二次换车。狂欢节的时候

弗兰西斯科：“过一分钟换车，同志们。”

“雪佛兰”向停在人行道边的一辆汽车开去。赫苏斯站在汽车旁边，嘴里在嚼着东西。

城市。赫苏斯的汽车。狂欢节

那些逃亡者从一个汽车小门出来，又转进另一个汽车小门。赫苏斯坐到驾驶盘后面。

赫苏斯：“这给你们。你们都戴上，就跟大伙一样了。”

这是他给他们的狂欢节用的各种颜色的大假面具。康杰取了个狮子头，他赶忙把它套到自己头上，他又探出头来。卡列拉取了个“快活人”假面。

康杰：“既然我们都套上了假面，我们就到人堆里去。看，多漂亮的姑娘？！”

卡列拉：（没有立即说出来）“我觉得不大舒服……原来，对自由也需要有习惯……”

弗兰西斯科敲了敲汽车的窗子。他在说些什么，也许是在问什么事。卡列拉没有听见。人们戴着假面，跳着舞，嘻笑地在旁边走过。有人把彩纸屑撒进了汽车窗口。在这里他看到了爱莲，一身节日的打扮，一副幸福的神情，她搀着一个女孩和男孩，在大街当中跳舞。随后女孩指着汽车叫爱莲看，因为车窗口有一个“快活人”的假面。

汽车开走了。爱莲和孩子们不见了。

汽 车

快活人：“瓦里杰尔，应该停车。”

狮子：“不行。”

快活人：“我要出去。”

狮子：“不应该停车。要知道我们是在逃跑，不是这样吗？”

卡列拉摘下了假面，又数次看到了带着孩子们在街中心，在印度鼓周围跳舞的爱莲。随后她又出现了。好象你不论开到那里，总一定是向她开去那样。她欢笑地看着孩子们。爱莲经常善于给孩子带来节日的愉快……我的爱莲……应当停车！……应当停车！……

大街。第二次换车的地方。狂欢节的时候

汽车把卡列拉开走了，把玛利娅和弗兰西斯科留在大街上。一些男孩子跑过来，问要不要彩色纸条和假面。弗兰西斯科摇了摇手说：

“不要！离开我们！”

玛利娅：“为什么不要？要知道，这是很好的！”

弗兰西斯科向“雪佛兰”走去，可是当玛利娅在给自己选择一个绵羊假面的时候，他不得不等待。

无人知道的一间房屋。狂欢节的时候

武装的小伙子把记者和摄影记者一个一个地引进房间，那些摄影记者身上挂满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只是到了这里，在房间中间，才把蒙着他们眼睛的黑色绷带给解了下来。被带到这里来的人，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报纸，只见房间里的所有墙壁和天花板都用报纸糊了，地板和一张桌子也糊了，还有一张大桌子，诺维拉站在它的后面。（糊上报纸叫你对房间的环境，什么也记不清楚）

诺维拉：“各位先生，我应该向你们保证，你们现在完全安全。要请你们原谅了，因为用了狂欢节的绷带和武装护送队，这一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我想，你们在这里将听到的报告会使得你们原谅我们！……请坐！……”

武装的小伙子端进了放着咖啡和水的托盘。记者们嘲笑地相互以目示意，喝着，等待着。阿·阿里别托·拉米列斯在门口出现了。他没有停下脚步，径直走到桌边，跟诺维拉拥抱起来。

照相机噼啪地响了起来。

拉米列斯向照相机的镜头转过身去。闪光灯突然闪烁了一下。拉米列斯眼睛眯缝着说：

“各位先生！从前曾经有一个时期，人家叫我阿里别托·拉米列斯！”

笑声。鼓掌声。屋角里响起了电话铃声。诺维拉走过去，拿起了电话筒。拉米列斯继续说下去：

“是这样的，半个钟头以前，从‘圣斯坦方诺’要塞那里，通过一条八十七公尺长的地道逃跑了，这条地道是人们化了四年劳动的代价筑成的，这些人现在不在这里……三个被囚的代表和参议员已经走了。把这件事通知政府，这副重担现在落到你们肩上了！”

笑声。“好极了！”的欢呼声。

拉米列斯：“担子落到了你们肩上，要通知政府：不管怎样，革命在继续！革命在发展！要进行巨大的工作和斗争，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

诺维拉从电话机旁回到桌子跟前，他挽起拉米列斯的手臂，对大家说：

“各位先生，我应该告诉你们，共产党参议员米盖里·卡列拉，是三个逃跑的犯人之一，获得自由才半个钟点，在到这里来的半路上去世了，……因为心力衰竭。”

一片沉寂。拉米列斯闭起了眼睛。闪光灯突然一亮。

一 张 照 片

拉米列斯两手伸向前面，闭着双眼。显出一副痛苦的神情。

汽车。公路。夜晚

汽车开足了二百五十匹马力，急速驶离那些追捕者，他们将在明天出现，也许是后天，但这些追捕者是一定会出现的。汽车赶上了一阵暴雨，它象进入了大海，在暴雨中隐匿不见了。弗兰西斯科说道：

“你哭啦？”

玛利娅：“没有。”

弗兰西斯科：“你是在笑？”

玛利娅：“没有。”

玛利娅摘掉了绵羊假面。她的双眼是干干的。她说道：

“潘乔，你看到我头发全都白了吗？”

弗兰西斯科：“是的……是的……我觉得，也许是该给你找个年轻接班人的时候了……”

玛利娅：“一定要找一个年轻女的吗？……比方说，在某些事情方面，我有不少经验……这也是可宝贵的财富，不是这样吗？”

弗兰西斯科：“我考虑一下，可是白发……”

玛利娅：“潘乔，别讨价还价的。你跟着我是不会吃亏的。白发，现在这是很时髦的。”

汽车好不容易地在爬行着。在暴雨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好象是在海底里爬行着。弗兰西斯科停下了汽车。

海岸。拂晓

阳光照耀着海洋、白色的沙土、“旗鱼”——小饭馆和一辆汽车，汽车的轮胎碰在一只翻转过来的小船上。汽车里玛利娅和弗兰西斯科拥抱着在睡觉。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睡眠惺忪

的玛尔赛拉从小饭馆里走了出来。她走到潮湿的沙土上便停下了脚步。她因为感到晨风的冷意，瑟缩地站在那里，露出两条纤细的腿，眯缝着眼睛，看着太阳。

尾 声

电视广播员的声音(或者是片上字幕): 阿里方索·诺维拉, 共产党书记, 参议员们越狱的组织者, 他将被出卖……

诺维拉的脸庞。随后又出现了海洋。

“……他将被那些身份不明的人出卖, 并将在刑讯室里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去。

他的遗体将被抛入海洋, 只是过了三年之后波浪才把他推到岸上……

短暂的闪光。诺维拉在说话。海洋。随后出现涅利松的面孔。

声音: 涅利松·阿伊亚, 是青年共产党人联盟的领导人……

涅利松的面孔。随后又出现了海洋。玛尔赛拉和太阳。

“……他将被阿希列斯·艾恰里出卖……并且端着武器而牺牲。”

高速摄成的镜头: 被打伤的涅利松在古老城市的大街上奔跑。短暂的闪光。阿希列斯·艾恰里的照片。

玛利娅和弗兰西斯科睡在汽车里。拉米列斯的照片: 他在听到卡列拉去世的消息后, 两手突然向前举起。

又出现了海洋, 玛尔赛拉, 早起的渔人背着鱼网沿着海岸缓步而行。玛尔赛拉绕过陷进沙土里的那辆孤零零的汽车。她朝车里张望着。

(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译自苏修

《电影艺术》杂志 1972 年第 3、4 期)

苏修文艺动态

苏修公布文艺、建筑方面 一九七四年“列宁奖金”候选作品名单

《文学俄罗斯》一九七四年第八期报道：苏修部长会议公布一九七四年“列宁奖金”候选作品如下（建筑方面及部分艺术略）：

长篇小说 《无家可归》 作者 阿维茹斯

电影 《要热爱人》（即《城市建设者》） 编导 格拉西莫夫

话剧 《炼钢工人》 导演 叶甫连莫夫及美工、主要演员等

诗集 《土地的书》 作者 古利也夫

电影 《这儿的朝霞是宁静的》 编导 瓦西利也夫及摄影等

三部曲 《生者与死者》（《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的夏天》） 作者 西蒙诺夫

“专题学术论著” 《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发展》 作者 赫拉普钦柯

苏修当局责令作家用特写和 “政论文学”为完成“五年计划”打气

勃列日涅夫吹嘘的“大大提高劳动人民福利”的“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执行以来，情况非常不妙，许多指标年年完不成计划，这使苏修统治集团十分焦虑不安。为了挽救败局，他们开“中央全会”，发“号召书”，开动各种宣传机器，采取种种手段，要广大工人、农民为完成计划卖命。去年，苏修作协召开的名叫“作家和五年计划”的理事会会议，就是专门催逼作家为“第九个五年计划”打气的。这次会议的中心是责令作家用特写和“政论文学”来“积极地干预生活”，反映“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因为创作长篇小说、电影、戏剧等体裁需要时间，远水救不了近火，而“政论文

学”的特点就是“快”。苏修作协第一书记马尔科夫在报告中把各种体裁比作“时钟”。他说，长篇小说、戏剧、长诗好比“缓慢地转着圈子、计算小时的短针”；短篇小说、短诗是“计算分的长针”，而“政论文学”是“计算秒的秒针”。

今年二月二十日《真理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和五年计划》的社论，再次鼓吹写特写和“政论文学”。社论说，这些体裁“应当成为真正的现代生活的史册”，它们的“发展”可以“推动产生新的、描写工人阶级、农庄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巨著。”

《文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七期也在《作家和五年计划》专栏里，刊登了苏修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杂志主编、诗人格里巴乔夫和西蒙诺夫鼓吹写特写和“政论文学”的文章。他们声称“政论文学”是一种“精干”的体裁，是“文学的前沿阵地”。不仅要报章杂志多搞这类体裁，而且还鼓吹搞广播政论、电视政论和电影政论等。

叶甫图申科因反对驱逐索尔仁尼琴挨批

《文学报》一九七四年第十期报道：苏修“莫斯科作家组织”举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是“莫斯科——五年计划——文学”。会议除继续要作家响应苏修去年十二月全会和所谓“号召书”，利用文艺驱使苏联劳动人民卖命来完成“第九个五年计划”外，还借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加紧对文艺界的思想控制。会议特别强调要“提高遵守苏联作协章程的要求”，声称作家在“尖锐的思想搏斗中应当对自己特别严格，要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特别负责。”该组织第一书记纳洛夫恰托夫、俄罗斯联邦作协主席米哈尔可夫等在会上公开指责叶甫图申科（据外电报道，叶甫图申科曾发表公开信，反对驱逐索尔仁尼琴）。纳洛夫恰托夫责问说，叶甫图申科在现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是否应该停止“荡秋千”了呢？雅科夫列夫对叶甫图申科的“轻率”表示“遗憾”，他说，“苏联诗人不应该去追求臭名气”。米哈尔可夫则警告叶甫图申科要“严格对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倾听作家同志们的批评和忠告。”

贝特西

(美国长篇小说·梗概)

长篇小说《贝特西》叙述了美国汽车工业资本家洛伦·哈德曼祖孙三代从冲突到“和好”的故事。作者哈罗德·罗宾斯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通过描写这祖孙三代的矛盾冲突，反映了资产阶级妄想以调和矛盾来挽救本阶级灭亡的社会思潮。

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新老三代资本家在本国大垄断企业和外国商品输入的打击下，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如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如何“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尽管作者煞费苦心给小说勉强设计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还是无法掩饰资本主义社会“树倒猢猻散”的衰颓景象。故事梗概如下：

在汽车城底特律市，有一家由祖孙三代经营的“伯利恒汽车公司”。祖父洛伦·哈德曼一世是个野心勃勃、独断专行的资本家。他是“汽车大王”福特和克里斯勒的同代人。早在他开设一间修自行车的小店的时候，便立下了制造汽车的宏愿。一九一一年，他制造的“森丹塞”牌轿车问世了。这种轿车在底特律街头一出现，马上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迅速畅销各地，压倒了其他公司的很多同类产品。洛伦一世本人后来还受到美国总统罗斯

福的青睐，一度被提拔到华盛顿“国家复兴条例”的执行机构担任要职，成为汽车工业界里赫赫有名的人物。唯一使洛伦一世感到不称心的是，他的儿子洛伦二世是个软弱无能的脓包。洛伦一世虽然极力扶持他，把他捧上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仍然未能使他有所改变。洛伦二世只图赢利，目光短浅，在他手下一个叫沃伦的副总经理的撺掇下，竟然停止生产新式轿车，专门为“福特汽车公司”制造配件。洛伦一世得知后非常生气。他用计处死了沃伦，并把公司的股份作了分摊：洛伦一世掌握百分之四十一，一个叫“哈德曼基金会”的机构掌握百分之三十九，基金会在股东会的表决权归洛伦一世；洛伦二世只掌握百分之十的股份，孙子洛伦三世和孙女安妮各掌握百分之五，他们未成年时暂归洛伦二世代管。这样，洛伦一世独揽了公司的大权，洛伦二世完全退居被支配的地位。洛伦二世原来已因发觉父亲跟他的妻子萨莉有私情而怀恨在心，如今又被父亲剥夺了公司的领导权更是义愤填膺，但是他不敢反抗，后来不知为什么缘故自杀了。

光阴荏苒，几十年过去了。到一九六九年，洛伦一世已成了九十开外的老人。他由于脑部动过手术，得了残疾，整天坐在手推车上过活，可是他的野心依旧不减当年。他仍然把持着“伯利恒汽车公司”百分之八十股份的表决权，其余的百分之二十分属他的孙子洛伦三世和孙女安妮。洛伦三世当上了“伯利恒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娶了“通用汽车公司”采购部副总经理的女儿阿莉西亚，生了个女儿，取名贝特西。洛伦一世很疼爱这个曾孙女。一天，他看见她在游泳，忽然动了豪兴，决心制造一种“贝特西”牌的新式轿车。他把自己的得力助手、意裔美国人安吉洛召来，对他说：“我有个宏大的计划。我想造一种新式汽车！”

安吉洛吃惊地张大了嘴：“你要干什么？”

“你听到了嘛！”洛伦一世不耐烦地说，“一种新式汽车，从车

顶到车底都要簇新，跟以前造过的车子都不一样。”

“你跟别人谈起过吗？”安吉洛问道，“跟洛伦三世谈过吗？”

“我不必跟任何人谈。”洛伦一世烦躁地说，“我仍旧拥有公司百分之八十的股份的表决权。”他把手推车推到安吉洛跟前接着说：“我尤其不想跟我的孙子谈。”

“那你希望我干什么呢？”

“我希望你为我跑腿！预定的日期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纽约汽车展览。这样，我们还有三年时间。”

安吉洛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洛伦一世笑了起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已经九十一岁了。别担心。我要活到一百岁。”

“这可不容易啊。”安吉洛说。

“没有什么事是容易的。”洛伦一世说，“但是我已经活到现在了。”

安吉洛也笑起来。“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相信你会活到一百五十岁。我说的是新式汽车。”

“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了，”洛伦一世说，“三十年来我一直让他们把我钉死在这辆手推车上。这是大错特错。我不该让他们这样做。”

“战前我们占有差不多百分之十五的市场。现在我们只有百分之二。甚至那些蹩脚的‘沃尔克斯瓦根’牌小汽车^①的销售量也比我们大。而且这还不算数。日本人也来了。他们会把我们一扫光的。这些小杂种将会席卷全球。他们会减价出售，我们即使联合起来也赛不过他们。”

“今年和明年，美国的公司就要出产小型汽车了。这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肯定会卖出一些汽车，但是他们抢不

^① “沃尔克斯瓦根”牌小汽车是西德出品的一种小轿车。

了外国人的生意，他们只会抢自己的生意，而且会降低按单位计价的总销售量。

“唯一的应付办法是造一种完全新式的汽车，要以新的方式造，要设置一条全自动化的电子生产线。我还记得福特出产他的T型汽车的时候，轰动了全世界。这只有一个理由：福特的点子比别人高明。不过他们公司就是出过这么一次点子。从此他们就一直步‘通用汽车公司’的后尘了。其他同行也是如此，甚至包括我们在内。”

“这可是个相当大的计划啊。”安吉洛说。

“这能够办到。”洛伦一世说，“我可不喜欢退手，让钱都给别人捞去。我是个赢家。我历来是个赢家。”

“我看过年度报告了。”安吉洛说，“‘伯利恒’是赚钱的，他们总是赚钱的。”

“但是不是汽车赚钱。”洛伦一世反驳道，“汽车只占我们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三十。设备部提供百分之五十七，其余的利润是为别的公司制造配件得来的。这就是他们确保我们在这个行业里站住脚的办法。他们害怕反托辣斯和垄断。现在我们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生产场地用来搞那个东西，而不是用来造汽车。”

“我以前不知道。”安吉洛说。

“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战时开始的。‘福特’、‘通用’和‘克里斯勒’包揽了大生意。洛伦二世致力于其他领域。战争结束后，他们都为恢复大规模生产作好了一切准备，而我们毫无准备。不过我们有了投入设备生产的装备，而且我应该说，他干得很出色。我们每年的纯利润超过四千万。但是我一点也不高兴。这不是汽车的收入。”

安吉洛靠在椅背上望着洛伦一世。“三世怎么样？”

“他是个好孩子。”一世回答道，“但是他只对利润感兴趣。他

不管钱从哪儿来，电视机、冰箱或者汽车，对他都是一样。我有时想，要不是为了免得使我伤心，他早就让我们脱离汽车业了。”

“你打算怎么样告诉他呢？”

“我暂时不打算告诉他，”洛伦一世说，“等我们办起来以后再告诉他。”

“这个秘密你是保不住的，”安吉洛说，“干我们这一行要保密可行不通。我刚着手工作，他们就会知道了。”

洛伦一世微微一笑。“我们要是告诉他们别的事，他们就不会知道了。”

“譬如什么事？”

“人人都知道你的职业，一个赛车驾驶员。我干的事他们可不知道：譬如说你是麻省理工学院汽车工艺和设计专业的毕业生，还有多年以前约翰·邓根曾经想推荐你在他退休以后接管他的部门。

“我们会给你一个头衔——负责特别设计的副总经理；然后我们假装要成立本厂的赛车队和制造赛车。放这样的烟幕就足够了。”

事情就这样谈妥了。安吉洛照洛伦一世的吩咐，先去底特律跟洛伦三世打了招呼，过了一段时期后以替公司物色赛车队员为名瞒过洛伦三世，乘飞机到加利福尼亚州跟洛伦一世信任的、已退休的工程师邓根会面，一起去购置了场地，着手筹建汽车厂。

消息很快走漏了出去，传到洛伦三世的耳朵里。洛伦一世决定跟他谈判一次，索性向他摊牌。谈判那天，洛伦一世和安吉洛为一方，洛伦三世和公司的执行副总经理韦曼为一方，各自摆开了阵势。洛伦一世仔仔细细地向对方解释了他的计划，然后静候他们的反应。

“对不起，爷爷，”洛伦三世开腔了，“我们就是不能批准。这个险冒得太大了。把公司的未来押在一辆汽车上，我们可实在赌不起。”

洛伦一世嗤之以鼻。“你以为这家公司是怎样创办起来的？正是这个点子——一辆汽车的未来。”

“现在时代不同了，”洛伦三世说，“经济不同了。多样化生产证明是我们公司的救星。”

“我并不怀疑其他部门的价值，”洛伦一世说，“但是我不同意说它是我们公司的救星。我相信它已经差不多将我们的公司消耗光了。我们的汽车生产几乎停顿了，真是喧宾夺主。”

“自从你停止经营这家公司到现在这三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洛伦三世执拗地说，“市场上最新的两种美国汽车是‘亨利·J’牌和‘埃德塞尔’牌。你看看它们的命运吧。凯泽退出了汽车业，‘埃德塞尔’牌几乎使福特破了产。”

“凯泽如果坚持下来是会成功的，但是他不是吃汽车这行饭的人。”洛伦一世说，“‘埃德塞尔’牌没有使福特停下来。他们越办越大了。明年他们要出产小型汽车。要是他们认为他们要亏本，你以为他们会干这个吗？”

“他们非这样不可，”洛伦三世说，“他们必须应付外国的竞争。我们就不必这样做。只要维持现状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你可能满意，但是我不满意。”洛伦一世说，“在这一行里我们过去一直是直系亲属，我可不喜欢做个次一等的表弟。”洛伦一世看了安吉洛一眼，又回过头去盯着他的孙子。“如果这是你的态度，我不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留在汽车业里。”

“很可能到明年我们就要脱离汽车业了，”洛伦三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负担不起了。”

“你们要跨过我的尸体才能走出汽车业。”洛伦一世用冷峻

的声调说。

洛伦三世沉默了。他的脸色很不好。眼睛下面有两道蓝色的眼圈，脸皮浮肿，脸显得很长，显然是缺乏休息。他直视着他的祖父，用同样冷峻的声调说：“在昨天举行的一次董事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三项提议：

“一、立即解除安吉洛·佩林诺的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

“二、就佩林诺先生未经正式批准使公司蒙受某些开支制定刑事诉讼程序。

“三、请求密西根州法院指定一个人接管你在公司的股份，直到能够断定你已完全能够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时为止。”

轮到洛伦一世沉默了，但是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洛伦三世的脸。他叹了一口气。“你真的要这样赌吗？”

洛伦三世点点头。他站起身来。“走吧，韦曼。会议结束了。”

“还没有。”洛伦一世的声调很平静。他隔着桌子把一张纸推到洛伦三世面前。“看看这个吧。”

洛伦三世匆匆地看了一遍。他的脸显得更长，变得更苍白。“你不能这样做！”

“我已经做了。”洛伦一世说，“完全正式、合法。你还可以看到密西根州公司法律顾问的图章作证。作为公司的主要股东和百分之八十股份的表决信托人，我有权任意解除公司的任何董事或全部董事的职务。而这正是我做了的事。你昨天开的董事会帮不了你的忙。他们从星期一起就全部撤职了。”

洛伦三世站在原地。

“你最好坐下，孩子。”洛伦一世温和地说。

洛伦三世呆立不动。

洛伦一世的声调还是那样温和。“你有两种选择。你可以退出，也可以留下。你的父亲不是始终跟我看法一致的，但是我

们待在一起。”

洛伦三世慢慢地坐了下来。他仍旧不吭声。

洛伦一世点点头。“这就好多了。”他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谈这次会议的正经事了。造一种新式汽车。我答应过你的女儿我要为她造一种新式汽车，天啊，我一定要实践我的诺言！”

洛伦三世没有开口。安吉洛看了他一眼，从他的眼神中，安吉洛看出这场恶斗还刚刚拉开战幕。

一九七〇年，贝特西满十八岁了。洛伦三世决定为女儿初进社交界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洛伦一世的孙女安妮和她的丈夫艾戈专程从法国远道赶来参加。那天晚上，哈德曼公馆贺客盈门，觥筹交错，从好莱坞请来的歌星唱着迷人的歌曲，年轻人发狂似地跳着摇摆舞。安吉洛也来赴宴。他发现，在这一片欢乐的气氛上笼罩着一层阴影。原来，洛伦三世爱上了一个英国籍的女骗子，硬逼着妻子阿莉西亚跟他离婚。后天，阿莉西亚就要到雷诺市去办理离婚手续了。阿莉西亚心里很难受，强颜欢笑地招待着客人。贝特西为此也深感不快，只好借吸毒来麻醉神经，借以排遣内心的痛苦。

舞厅里的管弦乐队开始演奏“早晨三点钟”这支乐曲了。曲声传到洛伦一世的卧室里，使他从睡梦中惊醒。四十多年前洛伦二世结婚那天在这所公馆里举行宴会时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他按铃召仆人来，吩咐他将他的手推车推到楼下的图书室去。他到了图书室后，命令仆人把他的儿孙们全部找来。洛伦三世最后一个到达。他看着洛伦一世说：“现在我们到齐了。爷爷，你有什么想法？”

洛伦一世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想既然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座房子里团聚了，我们一起来喝一杯告别酒倒也不错。”

洛伦三世点了一下头。“这是一个很好的多愁善感的姿态。”他转向阿莉西亚。“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爷爷会这样喜欢你，竟然主动提出要为你喝一杯告别酒。”

洛伦一世的声调突然变得严酷了。“做我的孙子可不准失礼。我认为你该向阿莉西亚赔个礼。”

“我啥也不用赔她！”洛伦三世怒气冲冲地说，“她该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已经全部到她手里了。”

老头子的声调变得更加严峻。“我不准对哈德曼家的女人这样说话。”

“几个星期之后她就不是了。”洛伦三世反驳说。

“但是现在她还是你的老婆。”洛伦一世厉声说，“而且，天啊，你要尊重她，否则……”

“否则什么，爷爷？”洛伦三世用讥刺的口吻问，“你要将我从你的遗嘱上除名吗？”

“不，”老头子沉静地说，“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将你从我的生活中除名。”

在他们怒目相视的时候，房间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洛伦三世垂下了眼睛。“我道歉。”他轻声咕哝着。

“酒仆，”洛伦一世转动他的手推车。“给每个人倒一杯酒。”

当仆人斟酒和递送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然后全部转向洛伦一世。

他举起酒杯。“首先，为我们初登社交界的人干杯。祝她快乐、长寿。”

他用嘴唇抿一下酒，其余的人都在喝。然后他再次举起酒杯，“我还得告诉你们另外一件事。”他说。

“这是在哈德曼公馆里举行的最后一次聚会。当你们的奶奶和我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我们曾经梦想过它将充满我们家族

的欢声笑语，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我揣摩我们都没想到过我们的儿孙们会各行其是，各自谋生。可能我们这种梦想是愚蠢的，不过现在这些梦想已经打消了，它们对我毫无用处了。

“明天，哈德曼公馆就要关门了。在以后几个星期里，一些私人的东西要搬到棕榈滩去。下个月初密西根州将接管这座公馆，由它随意支配。这就是我要在这里举行这次最后的聚会的道理，我要再次感受一下这座房子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滋味。”

洛伦一世环顾四周，举起酒杯。“为哈德曼公馆，为我的妻子，为我所有的儿孙们，为你们干杯。”

他把酒杯举到唇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一饮而尽。他咳嗽了一声，眼睛里涌起了泪水，然后他微微一笑。“别这样垂头丧气的，孩子们，”他声音沙哑地说，“这不过是让你们看看一个老头子为了找个借口喝一口威士忌会走得多远罢了。”

一九七一年，在“贝特西牌”轿车投产前夕发生了意外的波折：“伯利恒汽车公司”的一名驾驶员在高速驾驶一辆试验车时撞在墙上送了命。地方法院对这次事故进行审理。安吉洛和工程师邓根都出席了审判。检察官一再询问邓根，驾驶员的死是不是因为试验车在高速行驶时煤气涡轮发动机发生爆炸造成的。邓根据理加以否定，并且当场放送了这个驾驶员在驾驶途中通过对讲机跟邓根对话的录音，指出他是由于不听邓根的劝告，超高速行驶而造成惨祸的，与煤气涡轮发动机无关。法庭在听了这段录音后，一致同意这个驾驶员的死是他自己轻率莽撞造成的，公司对此无需负责。可是审判结束后不久，法院却通知“伯利恒汽车公司”禁止它的试验车开出厂门。安吉洛后来设法使法院撤销了这个禁令，但这件事却引起了他的警觉。他断定有人在背后捣鬼，蓄意阻挠“贝特西”牌轿车的生产。他就派人调

查，果然发现有一个在“独立汽车安全组织”工作的名叫辛普森的人，利用他办的汽车内部新闻周报搞破坏“贝特西”牌轿车声誉的活动。他抓住驾驶员惨死事故造谣说“贝特西”牌轿车的煤气涡轮增压发动机在车子高速行驶时会发生爆炸，煽动汽车行商人纷纷撤回对“贝特西”牌轿车的订货。安吉洛一面组织汽车行商人到试验场实地参观，揭穿辛普森的谎言，一面对辛普森深入调查，决心追查出他的后台老板。

一九七二年，随着“贝特西”牌轿车的投产，围绕它的一场争斗更趋白热化。洛伦三世把妹妹安妮和“哈德曼基金会”中除洛伦一世外的其他委员拉到自己一边，组成反对洛伦一世的联合阵线。在密西根州首席检察官的支持下，他同安妮联名向法院起诉，指控洛伦一世独揽“哈德曼基金会”在公司股东会上的表决权，企图把这个表决权夺过来，击败洛伦一世。洛伦三世还凭借他总经理的身份下令立即停止生产“贝特西”牌轿车。洛伦一世和安吉洛针对这种情况，立即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洛伦一世从他占有的股份中转让一部分给安吉洛，让他取得干预公司生产的权力，迫使洛伦三世恢复了“贝特西”牌轿车的生产。安吉洛还从侧面了解到辛普森的幕后指使人就是洛伦三世。洛伦三世对祖父那样恨之入骨，是因为他家里藏着洛伦二世自杀前写的绝命书，绝命书上说他被一个人纠缠不休，这个人不断向他提出无法办到的要求，逼得他走上绝路。洛伦三世认定这个人就是洛伦一世，因此对祖父怀恨在心，立誓要跟他决一死战，为父报仇。安吉洛和洛伦一世商量后，决定尽力把辛普森收买过来，给洛伦三世套上破坏公司的罪名，夺回对“哈德曼基金会”的控制权。为此，安吉洛亲自去“独立汽车安全组织”找辛普森，结果没有见到他，出门时却被暴徒蓄意打伤。这时，法院审理洛伦三

世的起诉的日子已经迫近。而在法院作出裁决的次日，公司就要举行股东会议，决定双方的胜负了。因此，安吉洛不顾自己伤势严重，立即乘飞机赶到凤城找到他的法律顾问杰克，请他设法弄到洛伦三世收买辛普森的证据和洛伦二世的绝命书。杰克很快就满足了安吉洛的请求。

股东会举行的那天，洛伦三世、安妮、安吉洛和其他股东先到达会场。他们焦急地等候着洛伦一世。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洛伦一世精神抖擞地推着手推车进入会场，紧跟在后的的是他的私人律师阿蒂、阿莉西亚和一个头发灰白、身材高大的女人，她就是洛伦三世和安妮的母亲萨莉，现在已改嫁给海军上将司各特。

洛伦三世拿起小槌，轻快地敲击着桌子。“‘伯利恒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议现在正式开始。”他朝他祖父瞟了一眼。“在开始办这个会议的正事之前，主席对司各特夫人和前哈德曼夫人出席这次会议的权利和合理性提出质疑。主席的论点是她们在这家公司里没有任何股份、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能够允许她们出席这次会议，因为主席已经掌握了哈德曼夫人委托的任意投票权，而且主席不知道司各特夫人在这家公司里有什么股份。”

阿蒂俯过身来，将一张纸放进阿莉西亚手里，跟她耳语了几句。她点点头，站起身来。“主席先生！”

“是，哈德曼夫人。”洛伦三世一本正经地回答。

阿蒂在阿莉西亚背后耳语着，阿莉西亚用很轻但很清晰的声音说：“我提请主席考虑我收回以前给他的代理权和其中包括的投票特权的通知。”她把这张纸放在桌子上，推到她的前夫面前，然后坐下。

洛伦三世捡起这张纸，看了一遍。他转过身来，把这张纸递给坐在他身后的韦曼，韦曼又将它传给公司的法律顾问。洛伦三世迫不及待地开口了：“据我看来，这一收回是非法的、违背合

约的，因此在这个会议上无效。”

阿蒂又俯过身来，跟阿莉西亚很快地耳语了几句。阿莉西亚这次没有站起来，只是把身子朝前倾着。“本股东表示赞成推迟这次会议，直到这个问题在法庭上解决以后为止。据我看来，本股东就她的股份进行投票的权利跟主席在同样的情况下要求认可的在‘基金会’的权利同样有效，后者已经得到裁决并且为各方所接受。”

洛伦三世转过身去跟公司的法律顾问耳语了一番。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身来，轻蔑地耸耸肩。阿莉西亚毕竟只拥有百分之五的股份。连“基金会”的股份算在内，他仍然拥有百分之五十四的明显多数。“主席愿意承认这一收回，”他说，“但是主席仍然反对司各特夫人出席。”

这回轮到洛伦一世把一张纸扔到桌上。“按照‘哈德曼基金会’会章授予我的权利，我有权在我退休时指定一个人接替我‘基金会’信托人的位置，我现在就这样做了。你在这张纸上可以看到我已正式辞去‘基金会’信托人的位置，并且指定萨莉·司各特夫人接替我。”

洛伦三世捡起这张纸，交给“基金会”的执行董事。那个董事匆匆看了一遍，随后点点头。洛伦三世转过身来。“‘基金会’承认司各特夫人为信托人，主席本人也欢迎她在桌旁就座。”

司各特夫人微微一笑。“谢谢你，洛伦。”

他点点头。这毕竟无伤大局。在五个信托人中他仍旧控制着四票。“现在，我们可以着手处理手头的正事了吧？”他以讥刺的口吻问。

洛伦一世愉快地点了一下头。“我想可以了，孩子。”

洛伦三世用目光扫视全桌，人们一致点头同意，但是安吉洛摇了摇头。

“主席先生。”安吉洛说。

“是，佩林诺先生。”洛伦三世答道。

“在谈这次会议的正事之前，是否可能开一个与公司有私人利害关系的股东和哈德曼家族过去和现在的成员的家庭会议？”

洛伦一世用好奇的眼光望着安吉洛。

洛伦三世迷惑不解。“这是一个很古怪的请求，佩林诺先生。”

“根据我掌握的某些情报，主席先生，”安吉洛平静地说，“我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既然我手头的情报只跟哈德曼家族里的人有关，我觉得没有理由要公诸于众。”

“主席可以看看这些所谓的‘情报’，以便更好地估计你的请求的合理性吗？”

“我不反对。”安吉洛说，一边打开公事皮包，拿出两叠纸交给洛伦三世。

洛伦三世低头看了几秒钟，脸色由愤怒时的紫红变成死灰般的苍白。最后，他抬起头来，用痛苦的眼神望着安吉洛。“敲诈不了我！”他声音沙哑地说，“我干的事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让我看看。”洛伦一世说。

洛伦三世愤怒地把这两叠纸扔到洛伦一世面前的桌子上。洛伦一世捡起来，读了一遍。然后他望着安吉洛，眼神中流露出内心的极度痛苦。他慢慢地环顾全室，用一个疲乏的声音说：“我想我们最好到我的办公室里私下谈。”股东会就此结束。

在洛伦一世的办公室里，他问安吉洛：“你说这封信被认为是我死去的儿子自杀前写下的绝命书吗？”

“真该死，爷爷！”洛伦三世突然爆发了，“你他妈的知道得一清二楚。你认得出他的笔迹！也许因为他写的是你，你不想认出来吧？”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安吉洛怎么得到这封信的，我不知道，但是自从爸爸死后我一直把它锁在我的保险箱里的！这

样世上的人就永远不会发现你这个狗崽子竟然会混账到把自己的儿子逼得自杀的！”

他开始哭了。“啊，天哪，我为了这件事真恨死你了！每当我想到我爸爸躺在图书室冰凉的地板上，头打掉了，脑浆溅污了地毯，我就更恨你了。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觉得难以置信。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你经常跟我们一起玩的情景。但是当你着手搞‘贝特西’时，这一切又重新涌上我的心头。你对我的做法就象你对我爸爸的做法一模一样。但是我下了决心：你对他的所作所为不能再在我身上重复。我要先发制人消灭你！”他慢慢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用手遮住脸。

“你相信这是我对你父亲的所作所为吗？”洛伦一世用平静的声调问。

洛伦三世已经恢复了自制力。他看着祖父。“我还能相信别的什么吗？我了解他的遭遇。我看过那封绝命书，他历数了你的罪行就是没有点你的名。我就知道你是怎样对待他的。”

洛伦一世的声调依然很平静。“你有没有另外想到过你父亲指的可能是别人？”

“除了你还会有谁呢？”洛伦三世攻击道。

洛伦一世望着在房间另一头的司各特夫人。“会水落石出的。”他声调沉重地说，“如果你够长寿的话，你会明白真相的。”

司各特夫人望着他，然后又把目光转向她的儿子，眼睛里充满着对这两人的同样热烈的怜爱。她最后开口了。“你爷爷说的是真话，洛伦，”她说，“你爸爸在那封绝命书里写的不是他。”

“你说这个话不过是替他辩护罢了！”洛伦三世责备道，“我听说过你跟他的逸事了，妈妈。我知道你对他的感情。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这一切。”

“洛伦，”司各特夫人说，“你的……”

“萨莉！”洛伦一世厉声说，“让我告诉他！”

司各特夫人不顾他，继续说下去：“洛伦，你爸爸是个同性恋者。有好几年他一直跟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个叫沃伦的人鬼混。沃伦是个讨厌的、可怕的、堕落的家伙。在他死后我们本来以为这件事总算了结了，但是并非如此。

“好象是沃伦把他们的关系用照片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这些照片落到一个同样不择手段的人手里。这个人勒索了你父亲好多年，弄得他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听到他自杀的消息跟你同样震惊，同样迷惑不解。

“但是你爸爸的死并没有遏止这个人的贪欲。他就来找你爷爷了。我记得那时跟你爷爷谈起过。他当时告诉我，唯一的好事是这个勒索者来找他而没找你，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父亲的底细了。

“你爷爷设法把这个勒索者送进了监牢，而且把所有的照片都毁掉了。你爷爷花了一大笔钱才平息了这件事。他这样做与其说为他自己，不如说为了使你和你妹妹免于受害。你看，尽管出了那么多事，他仍旧爱他的儿子而且想顾全你爸爸的名誉。”

洛伦三世看着她，然后又看着祖父：“这是真的吗？”

洛伦一世慢慢地点了一下头。

正在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阿莉西亚拿起听筒，听了几句后马上笑逐颜开。原来这是贝特西的丈夫打来的电话，报告贝特西刚生下一个男孩。阿莉西亚和洛伦三世都为自己添了外孙而兴高采烈，他们忘记了积怨，重新言归于好。全家都沉浸在和解的欢乐里。

事后，洛伦一世对安吉洛作了解释：他请安吉洛帮忙并不是为了击败洛伦三世，而是想把他争取过来，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一个孙子了。但是，安吉洛也并非一无所

获，他占有的股份在“贝特西”牌轿车出售时可以给他带来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他不是应该心满意足了吗？

附：作者哈罗德·罗宾斯，美国小说家。1912年生，中学毕业后做过厨师、招待、账房等各种工作。1943年开始写小说。主要作品有：《别爱陌生人》、《幻梦商人》、《别离开我》、《冒险家》等。
(崔库译)

美国经济动态

能源危机使美国艺术事业受到沉重打击

目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蔓延的能源危机也波及美国的文艺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华盛顿邮报》以“能源与艺术”为题报道了美国的很多文艺团体在能源危机的沉重打击下陷入了无以为生的困境。

报道说，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文艺团体，如“大都会歌剧团”、“华盛顿表演艺术协会”等团体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纽约开会，商量应付能源危机的办法。

到会者指出，由于燃料和电力供应不足，学校和其他公众场所都提早关门，演出场地就丧失大半；加上因为缺乏汽油，校车不送学生到剧场来看戏，靠巡回演出勉强渡日的剧团又受到公共汽车车速限制的影响而大大亏本，这样不少剧团都要解散，有半数以上的演员面临失业的威胁。

有些到会者还懊丧地说，看来目前的状况不会很快改变，虽然许多剧团的经济状况已经朝不保夕，也只得尽量“勒紧裤带”了。

美国资产阶级戏剧日趋没落

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由奥蒂斯·L·格恩西主编的《1972—1973年最佳剧本选》已经出版。入选的剧本有《小夜曲》、《变化着的房间》、《绿色的朱莉娅》、《布特莱》、《奈杰尔河》、《创世及其他》、《画龙点睛》、《快乐的小伙子们》等。

从报道看来，美国资产阶级的剧作不仅逐年减少，而且就入选的“最佳剧本”而言，大多题材狭隘、内容荒唐。如《快乐的小伙子们》就是描写两个杂耍演员的无谓争吵。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也只能靠上帝创世的故事滥竽充数。这反映出美国的资产阶级戏剧正日趋没落。连《1972—1973年最佳剧本选》主编格恩西也不得不承认，“期待、失望、惊奇，期待、失望、惊奇”，这就是每个纽约戏剧季节的“走马灯式的节奏”。

纳鲍可夫获一九七三年国家文学奖

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美籍俄国作家符拉基米尔·纳鲍可夫被美国国家图书委员会提名为一九七三年国家文学奖金和奖章的获奖者（国家文学奖是国家图书委员会为纪念该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哈罗德·K·金兹伯格而设立的，是美国的主要文学奖之一）。

符拉基米尔·纳鲍可夫，一八九九年生于俄国的圣彼得堡。他的父亲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立宪民主党”的一名党魁。十月革命胜利后，纳鲍可夫全家于一九一九年逃离苏联。纳鲍可夫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一九二二年后长期旅居柏林。一九四〇年携妻儿迁往美国入籍，曾在斯坦福、康奈尔、哈佛等大学讲授俄国文学、俄文等课程。现在住在瑞士。

纳鲍可夫用俄文和英文写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反映侨居国外的白俄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以所谓“超然物外”的“贵族风度”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赞赏。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绝望》、《观新的邀请》、《天赋》，短篇小说《俄罗斯美人》，电影剧本《洛莉塔》等。

不良少年

(日本中篇小说·梗概)

这个中篇小说原载日本《中央公论》1970年12月——1971年5月号。作者：结城昌治。小说通过少年澄川隆持枪杀人、最后自杀的悲剧，反映了日本青少年精神空虚、不满现实、但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情。小说着重抨击了日本反动暴力组织的横行霸道，还触及了当前日本的一些社会问题，如教育制度的腐朽、公害等等。故事梗概如下：

在东京神宫外苑的巡逻警察被枪杀案件发生后不久，古岛警官走访了少年刑事调查部，就这一案件向调查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杀人凶手可能是澄川隆。据他获得的可靠情报，隶属于暴力组织“天神会”管辖的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大竹，前些日子丢失了一枝手枪，而该夜总会的少年招待员隆恰恰就在大竹发现丢枪后第三天无缘无故地辞职他去，从此销声匿迹。调查官听后颇为吃惊，他清楚地记得，四个月前调查过的一起轮奸案中就牵连到隆，这个少年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十七岁的隆是个高中生，起先对飞机模型、塑料手枪感兴趣，后来热衷于星座的研究。他是个独子，尽管母亲对他特别宠爱，精神上总感到很空虚、无聊，于是便偷偷地吸起毒来，有时还旷课外出游荡。他生性沉默寡言，胆子也小。那次轮奸虽然他也在场，但唯独他没碰

过那个姑娘，因而后来就被宣判无罪释放了。象这样一个少年怎么会去偷枪乃至杀人呢？调查官委实难以同意古岛的看法，但一时又说服不了对方，为此很想见见隆问个明白，于是便决定外出寻访他。

调查官了解到“骆驼饭店”是不良少年经常出入的场所，他便抱着很大希望光顾了这家饭店，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隆，店主也告诉他隆已好久没露面了。调查官在扫兴之余，便向店主了解不良少年们的情况。店主报告说，他每天要接触不少这类少年，发现他们大多数对家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也没有理由同社会闹别扭，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将来不抱任何希望。也许是从成人那里得到的启示，他们醒悟到什么职业啦，结婚啦，等等，都只不过是幻影罢了。希望有无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反正将来会自然降临，这种回答实际上正反映了他们内心的不安。调查官听到这里把话接过来，说：这些少年之所以吸毒，吃安眠药，恐怕也就是因为内心不安的缘故吧！战时，少年们悲叹生命的短促，对将来完全失去了希望。而现在，平均寿命延长了，少年们看上去似乎很幸福，其实他们的内心却因此更感不安。有时候听少年们的谈话，发觉他们也在认真考虑问题，正因为认真，他们才同周围不妥协，才冲破了循规蹈矩的生活。不过，具体地拿隆来说，他究竟同什么不妥协呢？对此，调查官坦率地承认，他也无法解答。就这样扯了许久，调查官才起身告别。临别前他要求店主一发现隆的情况马上通知他。

随后，调查官又遍访了隆的家庭和学校以及街头巷尾，结果还是没发现隆的踪迹。但调查官并不灰心，他坚信隆并没走远，肯定还在东京街头游荡。的确，隆这时正在繁华的街道上游荡着。夜总会、酒吧间里不时传出节奏强烈的音乐，裸体的电影广告在四处醒目地张贴着……但这一切现已引不起隆的兴趣来。

他一边仰望着天上的星斗，一边在想，所谓生活究竟是什么呢？除了重复着吃饭、喝酒、睡觉以外，其他还有什么呢？学校？一点意思也没有，考试一完，全都忘光，老实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书。至于说到将来，哎！一想到还要过几十年，心里就感到烦恼。其实活着也不过如此，不会有什么好事降到你头上来的。接着，他回忆起进大竹的夜总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隆在这家夜总会里前后只当了半个月的招待，有一天，他偶然从大竹的亲信野口的魔爪下，解救了他平时所爱慕的、为人正派的女招待荣子。野口的暴行使他对这家夜总会很反感，翌日一早他便到办公室去找大竹提出辞职。没想到办公室里竟空无一人，保险柜却大开着。他忽然想起夜总会里的脱衣舞女花村曾暗地告诉过他：大竹的保险柜里藏着手枪。他稍微犹豫之后，便伸手往保险柜里一摸，果然摸到了一支手枪。他马上把它取出来，藏到一间放杂品的房间里。不几天，他便带着手枪离开夜总会，从此开始了流浪生活。事有凑巧，一天傍晚，他正在神宫外苑的草地上把枪拿出来观看时，被巡逻警察发现了，他在惊慌之际，扣动扳机，竟把那个警察当场击毙了……隆就这样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已经是深夜了。于是就找了个隐蔽场所准备过夜，他刚要躺下，忽然有个妓女跑了过来，隆吓了一跳，赶紧拔步就逃。

一天，隆在游荡时，遇见了花村和夜总会的同事百井。花村很喜欢隆，一见到隆马上就要他注意别叫大竹和警察发现，她还极力称赞隆敢于同野口搏斗，说夜总会里的人都高兴地在谈论这件事。接着花村告诉隆，荣子有要紧事找他，要他赶快同荣子取得联系。最后她还透露了大竹正阴谋派倔强的荣子去香港分店工作，在那里逼她卖身。百井也在一边证实了这个消息。随即他向隆介绍起荣子的身世来：大竹夜总会里的女招待都是因家里欠“天神会”的债才被迫来夜总会工作的，荣子也不例外。

荣子的父亲本来开一家小印刷厂，事业还算顺利，后来引起了一个同行的嫉妒，这个同行暗地勾结了“天神会”以及同该会有关系的高利贷者耍弄诡计，把荣子父亲的厂搞垮了，不仅如此，还使荣子父亲背了一大笔债。在这肮脏的罪恶勾当中，“天神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天神会”专门干这种事，什么警察啦，法律啦，全不在他们的眼里。据说“天神会”的三个顾问律师以前都当过检察官。讲到这里，百井露出厌恶的神色表示：等他一满二十岁就坚决退出“天神会”。临别时，百井也叮嘱隆要多加小心。

翌日，隆同荣子在闹市某处碰头。隆嫌那里人头嘈杂：戴着钢盔的学生在征集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签名，而另一些学生在作归还北方领土的演说……，于是他俩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远郊和平岛去。隆一下车，很快就发现和平岛的面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远处烟囱林立，冒出的烟雾使得东京变成灰濛濛的一片，飞机不时掠过头顶，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大海因为填海正在向外移……这一切使隆感到很气愤。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问荣子有什么事找他。荣子露出不安的神色告诉隆，他藏枪的时候她正好在那间房子里，后来从报纸上得知警察被枪杀的消息，就一直担心是隆干的。隆听后暗吃一惊，想不到藏枪的事会被荣子发现。但他深信她是不会讲出去的，也就坦率地承认了，但还是隐瞒了枪杀警察一事。接着，隆故意把话题引到荣子去香港事。他告诉荣子香港万万去不得，并表示要带荣子逃到远方去，或者是美国，或者是西班牙，在那里就不要再担心“天神会”的迫害了。荣子尽管认为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但对她来说毕竟是一个鼓舞，因此感到很高兴。交谈时，荣子无意中透露了“佐佐田办事处”也参与了对她父亲的迫害。临别前，他俩又约定了下次碰头的地点和时间。

一眨眼，又到了相会的日子。离碰头还有两个小时，隆来到

了“佐佐田办事处”门口。他犹豫了一下，终于下了狠心敲门而入。里面只有佐佐田与一个女办事员。隆迅速掏出手枪对准佐佐田，勒令他交出钱财。但老练的佐佐田拒不交出，还故意拖延时间。隆端着手枪急得满头大汗，心想：这家伙是个尽干坏事的害人虫，打死他或许会使许多人得救，把他剥削得来的钱还给原主也不算坏事。法律只不过是骗人的东西，而警察又不起作用，看来只有自己来干啦！这是为了正义啊！他想到这里，再次振作起来，向佐佐田下达了最后通牒，但佐佐田仍然不睬他。这时警铃响了，隆心里一急，他在慌乱中开枪打死了佐佐田。不一会，警察闻声赶来，但遭到了隆的阻击，冲不进去，于是他们层层包围了“佐佐田办事处”，通过喊话，命令投降。这时，办事处的周围已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群众，人群中还不断响起喊声：“坚持啊！”“后面有我们呐！”调查官、花村、“骆驼饭店”老板、百井等都先后赶来了，大竹、野口也夹在人群中窥伺。这时，突然有个女人趁警察不备之际，溜进了“佐佐田办事处”，她就是荣子。她是在约会地点听到收音机里的广播急忙赶来的。

荣子知道隆的处境非常危险，就诚恳地劝隆自首，并保证自己一定等到他出狱。可是隆告诉荣子，上次被枪杀的那个警察也是他干的，现在已经是来不及了。看来，他俩远走高飞的愿望是无法实现了，唯一使他庆幸的是在这个时候还能见到荣子一面，说着他便开枪自杀了。荣子痛不欲生，抱住隆的尸体放声大哭，随即拾起枪对准了自己的脑门，随着枪声，她倒在隆的尸体上。

（薛毅译）

日本文艺动态

日本宣扬世界末日来临的小说畅销

小松左京著的《日本沉没》，占一九七三年日本畅销书的首位。这是一部描写一九七×年地壳变动而日本列岛沉没的科学幻想小说。

此书出版前后适逢日本浅间山火山爆发、北海道发生地震，同时由于公害问题、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能源危机等，世界末日论很是流行。因此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就成了畅销书。

一九七四年《日本沉没》降为第二位。五岛勉著的《诺斯特拉达姆的大预言》成为第一位畅销书。诺斯特拉达姆是十六世纪的一个法国医生。他预言人类的未来，说什么“一九九九年七月将从空中降下一个恐怖的大王”，即二十几年后，人类的末日即将来临。

这两本宣扬世界末日来临的小说均能成为最畅销的书，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没落，已处于日薄西山的境地。

获得一九七三年度日本主要文学奖的作品

芥川奖（第68、69次）

山本道子：《贝蒂的院子》

乡静子：《安魂曲》

三木卓：《金翅雀》

直木奖（第69次）

长部日出雄：《津轻遁世曲》

藤沢周平：《暗杀的年轮》

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第26次）

夏树静子：《蒸发》

森村诚一：《腐蚀的构造》

太宰治奖 (第9次)

宫尾登美子:《桨》

日本文学大奖 (第5次)

武田泰淳:《快乐(一、二部)》

谷崎润一郎奖 (第9次)

加贺乙彦:《未归的夏天》

野间文艺奖 (第26次)

大江健三郎:《洪水涌上我灵魂(上、下册)》

日本《电影旬报》杂志 发表 1973 年度十部最佳影片

日本《电影旬报》选出一九七三年度的十部最佳影片及导演、男女演员、剧本奖。

影片奖: ①津轻小调 ②没有仁义的战斗 ③青幻记 ④到处流浪 ⑤恍惚的人 ⑥四叠半榻榻米的裱糊底子 ⑦戒严令 ⑧没有仁义的战斗·代理战争 ⑨男人难当·寅次郎勿忘草 ⑩战争和人·末集

导演奖: 斋藤耕一

女演员奖: 江波杏子

男演员奖: 菅原文太

剧本奖: 笠原和夫(《没有仁义的战斗》、《没有仁义的战斗·广岛死斗篇》、《没有仁义的战斗·代理战争》等剧本作者)